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一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七五三 次会议

2016年8月2日星期二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易卜拉欣先生/阿德宁夫人.....	(马来西亚)
成员:	安哥拉	卢卡斯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埃及	穆斯塔法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日本.....	别所先生
	新西兰	范博希曼先生
	俄罗斯联邦	扎加伊诺夫先生
	塞内加尔	塞克先生
	西班牙	冈萨雷斯·德利纳雷斯·帕洛先生
	乌克兰	叶利琴科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威尔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乌拉圭	贝穆德斯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

议程项目

儿童与武装冲突

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报告 (S/2016/360)

2016年7月29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6/662)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16-24436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向卸任主席致谢

主席（以英语发言）：由于这是8月份安全理事会的首次公开会议，我谨借此机会代表安理会赞扬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别所浩郎大使阁下在7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所提供的服务。别所大使及其代表团以出色的外交技巧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我相信我是代表安理会全体成员向他表示深切谢意。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儿童与武装冲突

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报告 (S/2016/360)

2016年7月29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6/662)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博茨瓦纳、巴西、柬埔寨、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墨西哥、摩洛哥、缅甸、荷兰、巴基斯坦、巴拿马、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斯洛文尼亚、斯里兰卡、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瑞士、泰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越南和也门等国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通报者参加本次会议：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和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查尔斯·怀特利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我提议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惯例，邀请观察员国罗马教廷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参加本次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我提议安理会按照暂行议事规则和这方面的惯例，邀请观察员国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参加本次会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360，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

我还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6/662，其中载有2016年7月29日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一封信，转递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谨热烈欢迎秘书长潘基文先生阁下并请他发言。

秘书长（以英语发言）：全球安全形势继续发生重大变化，但一个严酷的现实却保持不变——儿童仍然在战争中付出最大代价。年轻的男孩和女孩成为直接打击对象并受到招募。他们遭受酷刑、监禁、性侵、杀戮和被迫挨饿。他们的住房和学校被毁。在伊拉克、尼日利亚、索马里、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地，儿童在人间地狱里受苦。

在许多情况下，局势每况愈下。自叙利亚冲突开始以来，数以千计儿童已被杀死。另有数百万人受尽创伤。去年，阿富汗记录了2009年以来最高的儿童伤亡率。在索马里，从2014年至2015年，有记录的侵犯行为增加了50%。在南苏丹，儿童继续由于领导人未对和平作出承诺而付出最沉重的代价。在也门，2015年被打死打伤的儿童人数是仅仅一年前的六倍，被招募参加战斗的人数是一年前的五倍。

暴力继续造成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儿童的伤亡。我的上一份报告（S/2015/409）呼吁以色列确保实行问责制。这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世界上的难民中有一半以上是饱受惊恐的儿童。我们必须紧急处理流离失所的根源。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直面这一巨大危机。9月19日，我们将举行一次联合国难民和移徙者问题首脑会议。我敦促各国政府提出建议并作出特别注重保护儿童承诺。

暴力恐怖主义迫使人民离开自己的家园和社区。极端分子拷打、拘留和杀戮儿童，派他们执行自杀任务，并把他们卖作性奴隶。有效的对策必须把尊重人权和人道主义法放在核心位置。这包括在军事行动期间和之后保护儿童，不论他们属于何种派别。我深感关切的是，越来越多的儿童在反恐行动中遭到逮捕、拘留甚或杀害。

我也对空中轰炸之类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感到震惊。即使战争也有规则。医院和学校应受保护。平民应幸免于难。儿童不应被用于从事战斗。维持和平也有规则。我们必须结束联合国维和人员、工作人员和非联合国部队的性剥削和性侵犯暴行。我感谢安理会核准我的决定，在我们掌握确凿证据时把违规的部队遣返回国，但我们大家必须作出更大努力，以确保问责、实施标准、提供培训、协助受害者和伸张正义。

今年，由于年度报告（S/2016/360）遭到反对，我再次被迫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经过非常仔细的考虑之后，在审查结论出来之前，已从附件中删除了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军。我在尽可能最高一级与沙特阿拉伯王国进行了会谈，包括在纽约会见副王储、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以表达我对实地局势和儿童受到的破坏性影响的严重关切。我的高级顾问也进行了积极参与。此后我收到了关于盟军为防止和停止对儿童的严重侵犯所采取措施的信息。我仍然对保护也门儿童感到非常强烈的关切。他们必须始终被放在首位。前瞻性的审查工作仍在继续，

将对实地局势进行密切监测。我们将继续参与此事，以确保执行保护儿童的具体措施。

但我要重申，报告的内容不变。让我明确指出，报告及其附件可能会令一些人不快，但这不是目的所在。我们的目的是切实改变状况，以保护身处险境的儿童。今天，我再次呼吁每个会员国和冲突各方：若要保护自己的形象，就要保护儿童。

今年是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设立二十周年。现任特别代表及其前任为保护战争中最年幼的受害者促成了有意义的改变。勇敢而辛勤工作的实地工作人员收集、核实信息，有时甚至不惜承担巨大的个人危险。我完全支持他们。这项工作和我的特别代表值得所有会员国的充分政治支持。

我们需要资源，但更需要政治意愿。承诺产生结果。2015年，8 000多名儿童兵获释，正在各方的帮助下恢复正常生活。许多国家还通过法律并配以执法机制，增加保护儿童免受招募的新保障。最终目标是结束此类严重侵犯儿童人权的现象。这就要求结束冲突，建立和平。我呼吁安理会和所有国家尽一切可能用行动履行承诺，保护儿童免受武装冲突的祸害，避免今后发生此类事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秘书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泽鲁居伊女士发言。

泽鲁居伊女士（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表示，我感谢马来西亚组织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感谢所有与会者参加会议。

秘书长刚才指出，儿童仍然是武装冲突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也是20年前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中最令人不安的结论。遗憾的是，尽管开展了协同努力并且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仍未能改变这个事实。安理会面前的报告（S/2016/360）指出，众多旷日持久和日益复杂的冲突正在对儿童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在一些局势

中，令人震惊的无视国际法的行为明显可见，有罪不罚现象盛行。

（以英语发言）

2015年，有数万儿童遭到武装团体和政府军杀害、致残、招募使用和性暴力侵害。报告总共述及20处局势，记录显示，在其中19处发生了逾2 000起攻击学校和医院的事件。绑架现象依然普遍，2015年发生了4 000多起绑架事件。冲突还以报告数据中未述及的方式影响儿童，造成他们失去父母，因为很容易治愈的疾病而沦为残疾人和遭受长期心理创伤。

正如安理会清楚知道的那样，儿童受到暴力极端主义的严重影响。许多目前很活跃的团体无视不得攻击平民的准则，频繁实施野蛮行为。举例而言，4月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公开处决了一名15岁的男孩，指责他不信教。他们把这个男孩绑在两辆反向而行的汽车之间，场面很恐怖。会员国面临的对付这些团体和保护平民的挑战显而易见，但安全对策如果不遵守国际法，则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甚至可能帮政府寻求打击的团体的忙。

政府部队围困平民的做法不合情理，国际联盟或单独会员国针对居民区实行空袭和使用爆炸性武器的情况也令人严重关切。此类做法导致据报出现了数目极高的儿童伤亡人数。据报告，在被从武装组织控制下解放出来的地区还发生了法外处决和对平民施加酷刑的现象。一些政府越来越多地使用民兵参战，协助政府军。这些民兵团体常常不尊重、甚至不了解国际人道主义法。持续有报告说，此类团体继续招募和使用儿童兵，这也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

反恐立法正被广泛应用于许多情况，但缺乏适当的制衡。儿童仅由于涉嫌与非国家武装团体有联系或因为对保护国家安全的解释笼统而遭逮捕。民事法庭被边缘化，少年司法荡然无存。军方和情报部门可任意拘留儿童数月，甚至数年。如果儿童出

庭，也往往是在严重缺乏正当程序和公正审判标准的军事或特别法庭。

甚至有儿童被判处死刑。仅两个星期前，我在索马里遇到因涉嫌与青年党有关联而被判处死刑的男孩。这不能成为儿童获救脱离武装团体之后可以接受的结果。许多人是被绑架、强行入伍的，他们首先是受害者。拘留有时也被用来作为招募和使用儿童以收集情报的手段。我要大力强调指出，以如此方式使用儿童，会给儿童带来极大的危险。儿童因被武装团体怀疑与政府军合作而被处决的报告屡见不鲜。

不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影响也超越冲突区。正如秘书长所言，流离失所的儿童人数不断增加。不幸的是，有些会员国的反应并非始终符合儿童的最佳利益。我们必须进一步努力，包括支持接纳90%难民的少数几个受冲突影响的会员国提供各种基本服务。

虽然时下总体情况不佳，但我们也不能忘记，许多地区已经并且正继续取得进展。我谨借任务创立20周年之际向安理会通报情况的机会，简要回顾某些关键成就。自秘书长向本机构提交的第一份报告（S/2000/712）发表以来，所进行的对话和所实施的行动计划已使11.5万多名与冲突各方有关联的儿童获释。迄今为止，已经与冲突各方签署了25项行动计划，乍得、科特迪瓦、尼泊尔、斯里兰卡和乌干达的9个冲突方已完全遵从，并已被除名。

“儿童不是士兵”运动也帮助巩固了正在出现的全球共识，即在武装冲突中不应使用儿童兵。苏丹政府今年早些时候签署了一项行动计划，联合国目前正在履行与所有被列为招募和使用儿童的会员国签署的一项承诺书。自发起该运动以来，国家安全部队特别是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缅甸的国家安全部队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已核实事例大幅减少。我呼吁有关各国政府以及所有能够提供帮助的方面尽全力充分执行这些行动计划。

和平进程继续是与冲突当事方就儿童保护问题开展接触的重要机会。最近，在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达成了历史性协议，遣散与武装团体有联系的所有儿童，并让他们重返社会。顺利执行该协议将向其它持久冲突的当事方发出一个重要信号，即致力于对话是可以取得成果的。联合国也在与中非共和国、马里、缅甸、菲律宾、苏丹和南苏丹被列名的武装团体开展对话。多年来与有关政府在改进立法框架、建设体制能力和处理出生登记等各种难题方面开展的合作正在结出成果。我要高兴地表示，这种接触在过去18个月中帮助了成千上万名儿童。秘书长在其发言中也提到了这一点。我敦促国家当局支持现在和将来与武装团体就行动计划开展讨论，以便更多人能够获益。

源自该授权的协调行动是这些成就的核心内容。会员国、联合国同事、民间社会和其他很多人的奉献和不懈努力给生活在受战争蹂躏社区的男童和女童带来了并继续带来积极变化。这表明在冲突当事方本着诚信态度进行接触的情况下，只要存在为保护儿童而采取行动的政治空间，我们就能够取得成效。我们的职责是在世界上最艰难的环境下开展行动，与各国政府和非国家武装团体合作取得成效。正如秘书长指出的那样，今天摆在安理会面前的报告不是要制造不安，而是要给遭受国际社会视为可憎侵害行为之害的男女儿童带来变化。我们的工作常常涉及到达成困难的平衡，但安理会制定的应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工具非常宝贵。我刚才概述的进展表明，这些工具是足够务实、建设性和有力的，能够说服冲突当事方亟需保护儿童。我们的成功将取决于我们的公正性、我们所掌握工具的可信性以及国际社会对我们工作的支持。我要重申，我支持为取得成果而不懈努力、在实地恪尽职守的同事们。

尽管多年来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无可否认，武装冲突局势中侵害行为的总体情况令人极为担忧。有关政府对保护平民负有首要责任。联合国愿意支

持这些政府努力保护儿童，帮助处理报告所述的侵害行为，但我们无法弥补政治意愿的缺乏。

议事厅里的其他人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支持这些努力。作为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的成员，它们可以而且必须做更多工作，处理儿童受苦的根源问题。必须作出更大努力，将预防冲突摆在优先位置，支持和平进程，确保遵守国际人道主义、人权和难民法，在发生侵害的情况下寻求问责。战时仍然存在有罪不罚现象，本机关可在制止该现象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危机将在2016年以及未来多年考验我们的能力。我们面临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具有新意的办法，来支持保护儿童的各项举措和方案。我呼吁会员国确保在紧急事态下为教育和卫生服务提供充足资源，并为前儿童兵切实重返社会方案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我们要想建设长期可持续和平与安全，这些举措至关重要。

这项授权及其继续产生的行动，给受战争影响的数百万儿童带来了希望。我们能否合作以及拿出解决最棘手局势的意愿，将对数百万儿童的现在和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泽鲁居伊女士的发言。

我现在请莱克先生发言。

莱克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愿首先感谢秘书长的坚定表态及其对此问题的坚定承诺，也感谢我的同事）莱拉·泽鲁居伊开展的非常坚定的工作。我们儿童基金会全体人员都真心感激安全理事会不断作出努力，保护受武装冲突威胁的儿童的生命和未来。我们也感谢马来西亚领导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

近2.5亿——我们常常听到该数字，但它的的确是2.5亿——儿童生活在受战争影响的国家和地区。3 000多万儿童因冲突而流离失所。另有数百万儿童遭受暴力造成的身心创伤，他们目睹了人类

最丑恶的一面，而且在任何儿童都不应该看到的年龄看到了这些东西。单是这些数字以及秘书长报告（S/2016/360）所述的其它数字，就足以令人看到情况之惨烈。

还有，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统计数字背后是数百万女童和男童个体。一个接一个的儿童、数百万前程各异的儿童处于可怕的危险之中——有可能在学校和医院遇袭时被打死；有可能因地雷或空袭而致残；有可能遭受劫持、性暴力和贩运；有可能被招募当兵打仗，包括令人非常愤慨的是作为自杀炸弹手。他们沦为已丧失起码道德感、不知法律义务为何物的相互交战的成人的牺牲品。如果这一切都没有让我们感到愤慨，我们就枉为人类。但我们在愤慨和愤怒的同时，还必须采取行动，不仅要——比如说——制止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兵，而且也要支持他们重建自己的生活，支持他们为社会未来作出贡献，并寻求采取措施，防止其他儿童遭受同样的命运。

虽然情况依然严峻，但我们也对迄今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单在去年，由于致力于这项事业的我们很多伙伴的不懈努力，近1万名女童和男童被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中解救出来，近7 000人获得了各项服务，如医疗检查、心理社会辅导和咨询、寻找家人和与家人团聚、教育和职业培训。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它们回到其本来应该在的地方——与亲人在一起、在学校里、在安全的场所。他们可在那里治愈创伤，建设其应当享有的未来。

我们也欢迎各国在落实——包括通过“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其预防和制止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兵行为的行动计划方面取得进展。各国政府颁行法律并且制订程序，以防止儿童被征召。这包括缅甸、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阿富汗防止儿童加入军队的年龄评估程序，还包括在原本没有法律把征召儿童定为刑事犯罪的国家颁行这样的法律。

在哥伦比亚，儿童的权利正被纳入当前正在哈瓦那谈判的和平协定，其中包括一项释放卷入冲突

的儿童并且为其提供援助的试行举措。这不仅对这些儿童来说是重要的第一步，而且对于跟随其后的更多儿童来说也是如此——实际上，这对哥伦比亚的未来也是一个重大步骤。另一个例子是，仅四个月前苏丹政府签署了一项行动计划，防止其安全部队征召和使用儿童。

但是，除预防和制止征召之外，还有大量更多的工作要做。各种侵害儿童行为的规模——实际上，这些侵害行为对其所在社会利害攸关——要求冲突各方做得更多，以保护冲突中儿童的权利，无论他们是作为战斗人员悲惨地卷入战事，还是他们的健康、教育以及生命因为战争而面临危险。联合国监测和报告武装冲突局势下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机制提供了儿童经历或目睹的难言暴行方面的重要信息，从而继续协助界定这场危机的整体规模。利用这些信息，我们必须而且必将继续与冲突各方一道努力，以更好地防止儿童的权利在武装冲突中受到侵犯，帮助制定能够给这些儿童带来光明未来的各种方案与服务。这包括在爆炸性武器和战争遗留物、保健以及教育这三个特定关键领域的重点行动。

第一，我注意到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做法。仅去年一年，这些武器就造成近44,000人伤亡。当这些武器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时，十名受害者中有九人为平民。使用这些武器不仅导致儿童死伤，而且还使这些儿童无法安全就医、上学以及使用供水设施，它还给儿童造成新的永久残疾，使那些原本已有残疾者的生活更加艰难和危险。儿童是任何冲突中最弱势和脆弱的群体，残疾儿童更加如此。

我们大家应该呼吁冲突各方承诺改变其发动战争的方式，包括停止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以此来保护儿童。我们应呼吁他们加入对地雷和集束弹药的禁令。儿童占到集束弹药所致伤亡中的大约一半。我们应该呼吁他们分享信息，并在停火与和平协定中纳入将加快清除未爆弹药的规定，提供有针对性的风险教育以使社区更加安全。我们

应该呼吁他们在军事行动与后送计划中保护残疾儿童。我们还应一如继往地继续呼吁他们允许将人道主义援助送达最需要的人。

第二，我提一下保健。袭击保健工作人员与设施不仅违法，立即产生破坏性影响，而且它们还给儿童及其社区和保健系统带来深远影响。冲突各方必须保护这些儿童及其家人，并且容许为其安全地提供保健，因为即使是在冲突中——实际上，特别是在冲突中，每一个儿童都有权享有保健。

第三，教育是关键。与保健设施遭到袭击一样，袭击学校对儿童及其社会未来的破坏性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正因为如此，“教育不能等”基金力求接触千百万这样的年轻人，他们的教育因为各种危机、包括冲突而中断。教育使他们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因此对于其所在社区和社会的未来也至关重要。

我们迄今取得的进展表明，陷入冲突困境的儿童并非遥不可及。在各国政府、全球社会以及冲突各方的支持下，我们能够而且实际上必须帮助这些年轻的生命摆脱战争的阴影，不仅是通过我们的决议，而且要通过我们的决心；不仅是凭借我们的愤慨，而且要凭借我们的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莱克先生的发言。

现在，我谨以马来西亚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潘基文秘书长的发言和他对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的坚定承诺。我还衷心感谢莱拉·泽鲁居伊特别代表和儿基会安东尼·莱克执行主任富于见地和有力的通报。我国代表团赞扬他们两位及其所代表的工作人员与机构不懈奉献和持续倡导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权利。

马来西亚赞同泰国代表将以东南亚国家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

20年前，格拉萨·马谢尔发出行动的号召，呼吁采取大胆的解决办法来处理冲突对儿童的影响问

题。国际社会奋起迎接挑战，把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纳入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工作。根据该议程，过去20年来的儿童保护国际格局发生了演变，在联合国系统内部制定了一整套独特的工具，以制止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为受冲突影响的儿童提供援助与支持，并且追究冲突各方履行其根据国际法所承担义务的责任。

在这方面，作为一位为饱受战争创伤的儿童发声、为他们的事业冲锋陷阵的高级别倡导者，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发挥的作用必须继续得到支持。泽鲁居伊女士及其前任通过与会员国和各伙伴密切接触，并且通过各种提高广泛认识与支持的活动，成功地激发国际社会作出保护儿童的承诺。

一个令人振奋的例子是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与儿基会共同牵头的“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取得的进展，该活动的宗旨是取缔国家安全部队征召和使用儿童的做法。马来西亚赞扬那些已签署行动计划以实现该目标的会员国的坚决承诺，并呼吁国际社会在2016年之后继续支持其努力。

在联合国和平行动中部署儿童保护顾问对于把保护儿童的任务纳入该领域的主流并加以执行也举足轻重。儿童保护顾问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其它行为体一道，在与各国政府和冲突方进行关于儿童保护关切问题的对话中发挥着重要的宣传倡导作用，包括制订行动计划。

在这方面，我们密切关注保护职能在三项联合国和平行动——即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团、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以及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中的整合。我们呼吁秘书长继续确保专门的儿童保护能力得到保留与强化，包括在纳入更大的人权单位时，并敦促就该问题与会员国进行磋商。

马来西亚还重申，它大力支持根据第1612(2005)号决议设立的监测和报告武装冲突局势下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机制，该机制使我们得以收

集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确凿信息，这对于确保这种卑劣行径得到报告至关重要。我们重申，准确和客观的事实、包括通过监测和报告机制收集的信息应该成为指导我们采取行动以寻求冲突各方履约并且追究严重侵害行为实施者责任的决定因素。它提供的授权与工具今天依然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因为儿童继续承受着战争的可怕后果。

我们重复马谢尔女士的呼吁：面对冲突局势下影响儿童的各种不断变化的趋势与持续挑战，必须采取大胆的解决办法。非国家武装团体仍是严重侵害儿童最主要的肇事方之一，确保其履行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所承担的保护儿童义务仍是一项持续的挑战。我们深感震惊的是，非国家武装团体、包括那些使用暴力极端主义战术的群体仍是征召和使用儿童的主要肇事方。一个被绑架的女孩一再遭民兵强奸，后来被培训成为一个自杀式炸弹手。一个“博科圣地”民兵对这个女孩这样说道：

“做一个自杀式炸弹手没什么痛苦。其痛苦程度与一只蚂蚁咬你一下差不多。”

更加令人心碎的是，被非国家武装团体绑架的儿童在返回家乡或逃离这些团体后，其家人和社区给他们贴上污名化的标签，避之不及。这些儿童遭如此对待的原因是，人们怀疑他们可能是自杀式炸弹手，或者女童生了一个父亲是绑架者的婴儿。我们呼吁会员国首先将与此类团体有关系的儿童作为受害者来对待，酌情考虑采取起诉和拘留以外的替代办法，并优先实施重返社会和康复方案。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之间的和谈在确保脱离武装团体的儿童享有各种保护和权利方面，提供了一个正面的实例。

另一个挑战是应对武装冲突造成儿童大规模流离失所导致的各种需求。艾伦·库迪的照片是数以百计被迫逃离武装冲突的儿童命运的缩影，这名三岁的男孩在其家人2015年试图逃离叙利亚冲突时溺水而亡。然而，从一个充满危险的逃难之旅幸存下来，并不能确保安全。流离失所的儿童、特别是失

散和无人照顾的儿童尤其容易遭无耻之徒剥削和严重侵害。因此，必须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的儿童提供支持，包括得到医疗和社会心理服务以及参加娱乐活动的机会，以便他们能适应新的环境。

最后，马来西亚坚信，必须继续加强和改进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在制订该议程20年后的今天，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有人仍在摧毁儿童的希望和梦想，剥夺其童真。国际社会必须加倍努力，以确保和平，并使他们脱离绝望的深渊。虽然我们在使用可用的工具方面有所进展，但是，还需作出更多努力。我们的工作远未完成。我承诺，我国代表团将持久地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安理会成员发言。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非常感谢你主持本次会议，并感谢你和你的团队在你任职安全理事会期间为引起人们关注世界各地儿童的状况所作的一切努力。

我感谢秘书长所作的通报，并感谢他持续关注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这一问题显然应得到这种关注。我们感谢特别代表泽鲁居伊及其团队作出坚定的努力，促使人们注意受影响儿童的困境。我们还感谢儿基会执行主任莱克毕生致力于支助和保护儿童。我还要特别感谢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大使和外交官，他们来自各个不同的国家。我认为，从与会者的情况可以看出，联合国广大会员国是多么重视这一议题。

首先，我要提出一个不具争议性的看法，即：在格拉萨·马谢尔的开创性报告(A/51/306)强调武装冲突对儿童造成不成比例的严重影响二十年之后，秘书长的年度报告依然是一项记录侵权行为和查明责任人的宝贵工具。

安全理事会在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上的职责——包括监测和报告犯下侵权行为的方面并将其列入名单——至关重要，必须予以保留。该监测和

报告机制必须在此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使提交来的报告受到审查，而此种审查必须是透明、独立、不偏不倚和彻底的。但是，为使该机制继续有效，必须实施适当的措施，确保采取完善的方法，并保护来源。必须继续加强这一讲究方法的做法，使之达到最高标准，并接触到受害者。联合国各机构和其他人必须能在无需担心其身份被披露或担心遭报复的情况下提供信息。

我们所有会员国都有责任配合秘书长编写关于这一议题的报告。我们并不指望各国政府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的内容。事实上，我们鼓励会员国及早并经常与联合国接触，对它们认为不正确或不合理的调查结果提出质疑，并提出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这意味着，会员国和联合国本着诚意共同努力，以分享信息，解决关切，查明事实，并寻找改进的办法。即便我们各国政府最终不认同联合国的某些调查结果或结论，但是，我们仍必须继续支持联合国，因为如我们今天听到的那样，这是旨在帮助世界各地儿童的如此重要的一个组织。

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0）所描述的武装冲突中儿童的人权受侵犯情况堪忧，但不足为奇，在其中一些冲突中，这方面的情况实际上正在恶化。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例子。在也门，联合国证实，2015年招募入伍的儿童人数增加了五倍，而且2015年期间被打死和致残的儿童人数比上年增加了六倍。在阿富汗，2015年儿童伤亡人数是联合国2009年开始有系统地记录此类数字以来最高的，每周平均有50多名儿童伤亡。

在叙利亚，秘书长的报告强调，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大规模招募儿童，包括年仅7岁的外国儿童战斗人员。我即将上二年级的儿子就是7岁。报告还记录了阿萨德政权拘留儿童以及有时对儿童施以酷刑的情况。要想实时了解儿童的种种可怖遭遇，只需看看阿萨德政权目前对阿勒颇的围困。据估计，在被围困在这座城市中的30万平民中，有10万是儿童，其中绝大多数缺乏清洁的饮用水。一名医护人员说，每当孩子们听到空中传

来直升机或战斗机的轰鸣声，“他们就开始尖叫，抱着你大哭。”个中原因不难理解。

一个运营救护车网络的非政府组织说，在阿勒颇的伤亡人数中，大约三分之一是儿童。一名救援工作者描述说，在一次空袭后，他到现场帮忙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看到一个可能不超过10岁的小男孩向他走来。这名男孩右手举着他被炸断的左臂朝他喊道，“先生，请把我的手臂重新接好。”当受伤儿童——如这个小男孩——前往为数不多的几所未被炸毁的医院就诊时，却发现那里既没有大夫，也没有护士来医治他们，因为病人人满为患。即便他们找到了专业医护人员，这些人也无法帮助他们，因为缺乏基本的设备，或者因为遭到围困药品已经告罄。

我们都知道，医院本身也经常遭到轰炸。7月23日，阿勒颇的一家儿科医院在空袭中被击中，不止被击中一次，而是在一个晚上被轰炸了两次。第二次爆炸切断了新生儿室的氧气供应，迫使工作人员将婴儿们转移到一个地下室的防空掩体内。据报道，一名婴儿在被带出新生儿室时死亡，他仅活了两天——一名两天大的婴儿。阿勒颇和叙利亚其他许多城镇的儿童就是在这样的世界中日复一日地长大，这就是他们所知的全部生活。

因此，我们再次要求阿萨德政权解除对所有其它叙利亚城镇的致命围困，因为该政权正在这些城镇使用这些野蛮的“要么饿死，要么投降战术”，或者这么说也许更确切些，即“要么挨饿挨炸，要么投降战术”。在阿勒颇，该政权及与之结盟的民兵必须立即允许所有非军事交通，包括人道主义和商业供应商沿着卡斯特罗路通行，以便应对因致命围困而加剧的巨大需求。我们还要求俄罗斯停止其对民用目标的空袭，并停止其对阿萨德政权围困城市的支持。

除了保护冲突中的儿童，我们还必须解决冲突引起的儿童大规模流离失所问题。我们都知道，至2015年底，在全世界超过6 500万流离失所的人中，

一半以上是儿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仅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儿童流离失所，而且，这里值得停下来强调的是，儿童越来越普遍地因战争无家可归，作为难民度过他们的整个童年。而这个世界在这一方面为儿童难民或为一般难民所做的事还远远不够。

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奥巴马总统正在召集于9月在大会期间举行难民峰会，试图让会员国分担更多责任。我们与加拿大、埃塞俄比亚、德国、约旦、墨西哥和瑞典一道，正在要求各国政府作出更深层次的承诺，资助联合国与人道主义组织，并作出更多呼吁，欢迎更多难民来到它们的国家。而且，我们要求那些所做工作已远超其应有份额的前线国家采取进一步措施，帮助难民获得教育和就业。为此，我们希望尚未作出新承诺的所有安理会成员把需要加大力度的信息传回各自首都。数百万儿童的生命有赖于此。

最后，我要指出，6月份我前往德国，在那里我有机会和成千上万难民见面。其中一名16岁的叙利亚女童名叫Nujeen Mustafa，她是脑瘫患者，靠轮椅四处走动。Nujeen和她的家人过去住在科巴尼。2014年，伊黎伊斯兰国占领了这个地方。Nujeen告诉我，伊黎伊斯兰国到来后，等待她的是两种命运，她要么作为库尔德人被杀死，要么被送进疯人院，因为这就是伊黎伊斯兰国如何对待残疾人的。因此，Nujeen和姐姐一起逃离。她们首先穿过叙利亚北部和土耳其，接着又穿越希腊、克罗地亚及斯洛文尼亚。她一路乘坐火车、出租汽车及橡皮艇，也靠轮椅行走。最后抵达德国同哥哥团聚。

我们见面时，Nujeen告诉我，如果有一件事情使她感到悲哀，那就是人们发现她身上的乐观精神非常罕见。她问道，从何时起，积极向上变得如此不寻常？但Nujeen也承认，她能逃出叙利亚，坐在轮椅上旅行并幸存下来极为幸运。她告诉我，为了过上普通的日常生活，为了可以早上起床刷牙然后去上学，每天都有人死去。人们容易忘记，对于生

活在世界各地冲突地区的数百万儿童来说，过上简单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梦想。这是每个儿童都应有的日常生活，但无数儿童为此却甘愿冒生命危险。没有一个儿童应该处于这样的境地。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不会最终陷于这种困境。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谨感谢马来西亚召开这次辩论会，讨论这一至关重要的议题，因为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是一项普遍的道义责任。我还要感谢秘书长今天与会并发言，并对这一关键问题作出承诺。

正如突出强调的那样，自从格拉萨·马谢尔女士呼吁采取行动以来，已取得了重要进展。要不是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勒伊拉·泽鲁居伊女士和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数年来做了令人称道的工作，我们本来不可能取得这一进展。我谨代表法国衷心感谢泽鲁居伊女士和莱克先生及其团队所采取的堪称楷模的行动和今天所作的发言。我还要感谢民间社会行为体在支持联合国工作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一进展，但是儿童继续被招募、被迫和家人分离，以及被剥夺受教育和享有保健的机会。他们遭到谋杀、残害、强奸及其它形式的性暴力。黑名单显示，此类侵害行为大都由非国家武装团体所为。其中的恐怖主义团体，如“达伊沙”和“博科圣地”组织尤其构成威胁。它们加紧恐怖活动，不仅把儿童当成直接袭击目标，而且还通过自杀式炸弹袭击、执行死刑及人口贩运，使儿童成为恐怖主义实施者。除了那些被招募和绑架的儿童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出生于这些武装团体的儿童的命运，他们极有可能使极端主义暴力永久化，并使之看上去似乎是正常的，好像他们天生就要从事这种暴力活动。

为了这些儿童和我们所有人，国际社会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进行这场关键的生死存亡斗争。需要进行的动员工作不仅包括军事行动，而且也包括处理这一悲剧的根源。这就是秘书长防止暴力极端主

义行动计划要点，法国对此完全赞同。这些根源包括教育，因为教育起着关键作用。叙利亚有将近400万儿童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法国坚决谴责针对学校的袭击并呼吁各国维护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并不遗余力地防止出现被剥夺教育机会的失落一代，尤其是黎巴嫩、约旦和土耳其的年轻叙利亚难民。

打击恐怖主义是一项必要条件，但这不能成为任意拘留行为的正当理由。然而，在许多冲突地区都存在任意拘留问题。在那里，成千上万儿童因为与武装团体有关联，或者完全任意地被拘留。叙利亚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有许多儿童，或许成千上万儿童在叙利亚政权的监狱里遭殴打和酷刑，他们常常在那里丧命。更不用提大马士革政权在阿勒颇和其他地方对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实施的大规模无情轰炸了。

我们决不能忘记，各国政府负有保护人民的责任，它们必须按照适用于未成年人的国际司法标准，以年龄和生活经历为基础，以最恰当的方式处理与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问题。

鉴于这些重大挑战，我谨简略强调三个行动领域。

首先，在机构层面，联合国有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有效机制。目前由马来西亚担任主席的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必须继续在纽约和实地促进与各国政府的对话。监测和报告机制也特别有用，因为它有助于确定在实地实施的各种严重侵害行为，从而将施害者列入秘书长的年度黑名单。关键是，联合国和各国必须确保这些机制是公正的，从而维护其有效性。

我们还必须有条不紊地开展行动。联合国必须继续部署儿童保护顾问，以确定和防止侵犯人权行为并确保将保护儿童充分纳入维和行动的规划工作。

最后，我们需要在政治层面加紧采取行动。2016年3月，泽鲁居伊女士和儿基会发起的“儿

童不是士兵”运动的首要目标已经实现。8个相关国家签署了一项停止在国家安全部队中招募儿童的国家行动计划。现在，需要全面落实这一计划，以实现新目标，即一个没有儿童兵的世界。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如果我们支持和强化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授权，在非国家武装团体开展“儿童不是士兵”运动，从而确保在实地作出进一步的切实承诺，我们就能实现这一新目标。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要赞扬秘书长致力于并决心打击联合国内部以及拥有联合国任务授权的国家部队的性虐待行为。正如安理会所了解的那样，法国在预防、培训工作人员以及处理各种指控方面一直处于充分动员的状态。

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需要每个人的模范行为和不懈努力。法国数年前就选择了这条道路。由我国发起的第1539（2004）号和第1612（2005）号决议构成了我们共同努力的基石。自这两项决议通过以来，法国继续在这些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2017年2月，我们将与儿基会一道，在巴黎召开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问题的国际会议，纪念《关于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巴黎承诺和巴黎原则》10周年。截至目前，已有105个国家签署了这份文件。我呼吁所有国家参加这一活动，并在这时赞同《巴黎承诺》和《巴黎原则》，以表明它们致力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这一普遍事业。

穆斯塔法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8月份安理会主席。我祝你及贵国代表团取得圆满成功。

首先，我还要欢迎马来西亚代表团努力在安全理事会处理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并欢迎负责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儿基会所作的努力。我还欢迎秘书长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

本月，我们纪念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发表二十周年，该报告首次促使安全

理事会建立处理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并为其提供必要保护手段的体制和法律框架。国际社会成功地执行了该报告关于儿童兵问题的各项建议,就释放儿童兵与各国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谈判,强调需要在大多数和平公约中列入关于这些儿童重返社会并为其提供必要照顾和保护条款,并强调2002年《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亟需生效。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我们仍未落实该报告提出的大多数建议。国际社会必须审查这些建议,特别是有关流离失所儿童和难民儿童的建议。由于缺乏执行相关建议、特别是涉及收容国的建议的财政资源,在以下领域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性剥削和基于性别的暴力案件、制裁制度的影响、保健、营养、心理康复和教育。

保护平民、特别是儿童的责任首先在于各国。同时,埃及强调,它充分致力于推动在安全理事会处理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包括改进相关的体制和法律框架,以便为生活在紧张局势和冲突孳生地的儿童提供必要的保护。

我国在5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与日本、新西兰、乌拉圭和西班牙代表团合作,设法确保一致通过关于武装冲突中医疗服务问题的第2286(2016)号决议,许多非安理会成员成为提案国。正如安东尼·莱克先生在发言中所提及,该决议直接关系到对处境危险儿童的保护。虽然联合国设立的监督冲突地区侵犯儿童情况的机制富有效果和效率,但是儿童仍继续遭受最可怕的侵犯。在这方面,我们谨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有限是各国在冲突期间和冲突之后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特别代表办公室也缺乏资源。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指出,此种情况阻碍了武装团体释放的儿童重返社会。第二,所设立机制的任务被限定于收集与在紧张局势和冲突孳生地犯下的侵犯行为、受害者人数和犯罪人有关的信息并将其列入报告附件,此种限制使这些报告

仅仅成为监测手段,没有提供必要的实际和现实手段去保护儿童,而这正是其授权规定的任务。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必须核实报告所载信息的来源,不能将信息来源仅限于冲突的一方。我们必须避免双重标准,避免在某些情况下报告正文和附件之间的矛盾之处。

刘结一先生(中国):中方欢迎马来西亚倡议召开今天的会议,感谢潘基文秘书长、泽鲁居伊特别代表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雷克执行主任的通报。

儿童深受战乱国家和地区武装冲突之害。随着恐怖活动升级蔓延,恐怖组织杀害、绑架儿童和招募儿童实施恐怖袭击问题日益突出。中东部分地区持续动荡,引发大规模难民潮,儿童流离失所、贩卖儿童现象更趋严重。国际社会应针对新形势、新动向,采取切实措施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

第一,坚决打击恐怖组织侵害儿童的恶劣行径。国际社会应坚持统一标准,对恐怖主义零容忍、无差别,对恐怖分子形成高压态势,坚决打击恐怖组织杀害、虐待和绑架儿童等罪行。各国应加强执法合作,确保侵害儿童的人无论逃往何处,都将依法受到严惩。各国应在营救遭恐怖组织绑架儿童方面加强情报和信息资源共享,充分调动各方力量,解救儿童人质。第二,防止儿童成为恐怖极端思潮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应采取有效举措,切实打击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传播恐怖音视频,从事招募和煽动等活动,重视加强对儿童教育,帮助儿童树立尊重、开放和包容心态,摒弃暴力,避免遭受恐怖极端思想蛊惑,并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区的作用,形成抵制极端思想侵蚀儿童的保护伞。

第三,妥善应对难民潮中的贩卖儿童问题。难民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国应加强边境执法合作,改进相关移民、边防巡逻、海关和海警等机制,打击贩卖儿童犯罪行为,并加强对遭贩卖儿童的甄别、遣返和保护,保障遭贩卖儿童的合法权益。

第四，加强对流离失所儿童的国际人道救援。国际社会应在尊重冲突当事国主权基础上，本着人道、中立、公正原则，确保流离失所儿童得到食品、医疗、教育和法律援助，帮助流离失所儿童重新融入社会。应充分发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作用，协调国际人道救援努力，形成合力。

冈萨雷斯·德利纳雷斯·帕洛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感谢秘书长出席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并且感谢他所作的发言。我也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泽鲁居伊女士介绍年度报告（S/2016/360）。我感谢儿基会执行主任所作的通报，我认为，他谈到的情况十分惊人。

马来西亚代表团正在以非常谨慎和有效的方式，出色指导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的工作。马来西亚正在利用安全理事会掌握的一切工具来帮助促进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工作。我赞扬马来西亚所做的工作。

儿童与武装冲突这个议题不仅仅是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一个项目——它是我们大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和人类负有的集体责任，也是一项道德义务。考虑到未成年人被招募入伍，学校遭受轰炸，儿童遭强奸、绑架和杀害等现象，在保护儿童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守立场，要求各方严格遵守国内和国际法。正因为如此，我要重点谈一个关键问题，即武装冲突中袭击儿童行为有关责任方的可信性问题。我要简要提及三个问题——对医生和医院的袭击、“儿童不是士兵”运动以及反恐斗争。

在通过《联合国宪章》的时候，武装冲突的性质与今天大不相同。过去70年来，战争和冲突已经发展演变。因此，安理会有必要通过新的文书，由此应对和平与安全面临的威胁。第1379（2001）号决议很好地展现了这种调整过程。当时，秘书处接到任务，负责拟定每年的争端中蓄意袭击儿童行为相关责任方名单。在全球化世界中，鉴于人们有可能利用各种通信手段和社交网络，而信息则由此

源源不断实时流向世界上任何地方，联合国的这一黑名单应当调动起人们的良知，并且记录违反国际人道主义行为，特别是确保我们在各个层面群策群力，以便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

这份名单可以成为非常有益的工具，但是，只有具备可信性，它才能有用。因此，联合国必须非常严格地遵守汇总数据进程，这一进程必须继续做到完全透明和中立。如果有会员国从未出现在名单上，但我们却年复一年看到它们牵涉到袭击儿童行为之中，或者，如果我们出于政治原因决定把一个国家列入或排除在名单之外，我们不可避免会破坏名单和本组织的公信力。因此，我们促请秘书长和所有会员国尊重联合国监测和报告机制得出的结论。我要谈三点意见。

第一，西班牙有幸参加了今年5月通过的第2286（2016）号决议的起草工作，我的埃及同事提到了这项决议，它涉及针对医生和医院的袭击行为。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提到了这个问题。这两项议程齐头并进，但是，它们必须相辅相成。我们感谢秘书长刚刚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去信，宣布他打算提出一整套有关实际执行这项决议的建议。我们自然将非常密切地追踪这些建议。

第二，正如秘书长所说的那样，我们欢迎“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取得成功，使联合国会员国得以制定国家行动计划，结束其武装部队中的招募儿童现象。西班牙为这一运动提供了资助，我们认为，此一运动将推动解决余下的挑战，也就是非国家行为体。

第三亦即最后一点是，令我们最为关切的恰恰是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恐怖分子。在阿勒颇，一名11岁儿童遭斩首；“博科圣地”组织绑架女童，达伊沙大规模招募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实施自杀式袭击，所有这些行径都表明，儿童日益受到暴力极端主义的影响。我们谈的不仅仅是儿童兵，还有儿童恐怖分子，他们既是施暴者，又是受害者。我们

必须利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以确保对这些袭击进行调查，查明相关责任人，并把他们绳之以法。这是我们最起码应当为受害者做的事情。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也要赞扬你作为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所做的工作。我还要祝贺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代表团担任安理会8月份主席。主席先生，我们祝愿你一切顺利，我们还要强调指出，我们将全力支持你开展工作。我们还要祝贺日本及整个日本代表团出色地主持了安全理事会7月份的工作。

我们欢迎秘书长潘基文先生与会并发言，我们也感谢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作了情况通报。我们支持并赞扬她努力促进和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权利。当然，我们还要重点强调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所做的工作。

为本次辩论会编写的概念说明（S/2016/662，附件）一开始就雄辩地引述了1996年《格拉萨·马谢尔报告》的一段话，其中呼吁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叩问自己的良心，因为：

“我们这样不断地眼看着儿童的权利受到侵犯却不去保护他们是于心有愧的。儿童们遭到袭击、侵犯、谋杀而我们的良心无动于衷并且道貌岸然，这是不可饶恕的。”（见A/51/306，第317段）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认为，年复一年，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方面的严峻困难越来越多，在许多情况下，过去二十年来的局势每况愈下，这种情况是不幸的，在道义上也是不可接受的。

目前，全世界约有600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一半人不到18岁，而造成这一切的是不幸的战争、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贫困、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如果大批儿童在武装冲突和仇恨环境中长大，其经济和社会权利由于贫困和社会排斥而遭

到剥夺，期望持久和可持续和平是矛盾的。毫无疑问，这些情况破坏了这些儿童能够储备能力，并在几年后在和平文化和可持续发展基础之上接管自己国家未来的机会。

委内瑞拉承认，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方面取得了政治和法律进展，这体现在《儿童权利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中。但是，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人类在保护和尊重最弱势的群体方面仍继续面临巨大挑战和矛盾情况。

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冲突中，特别是在中东，尽管儿童遭受了显而易见和有确凿证据的侵害行为，但是，安理会作出的应对却前后不一。有些情况下，我们通过了决议，为面向平民包括儿童的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措施提供便利，但在其它情况下，却一直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进展。该地区一些国家由于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的战争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在这些国家中，80%以上的民众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但是，由于利益各不相同，偏离了指导本组织的原则，因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0）不应因为任何一类政治压力而继续保持沉默、和稀泥或者迟迟不解决这些问题。

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对联合国来说，我们面对的第一个巨大挑战愈发是道义和道德责任。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在讨论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行动时采取连贯一致行动。在这些领域搞双重标准只会削弱支持保护儿童的国际努力，与道德相矛盾，而且完全违背道义。委内瑞拉反对并谴责武装冲突中对儿童犯下的一切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或人权的行，无论施暴者是谁，我们也呼吁冲突各方履行其国际法义务。从秘书处直至其所有会员国，本组织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避免出现对武装冲突中严重侵害儿童者不加追究的现象。联合国必须为世界各地所有儿童，特别是身受武装冲突之害的儿童大声疾呼，不作任何类型的区别。

我们关切并羞愧地注意到，我们呼吁有些国家追究武装冲突中侵害儿童行为的责任，但是，对于

追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儿童犯下的罪行和侵害行为责任的呼吁时，却继续保持可怕的缄默。根据儿基会公布的数据，2016年第一季度有22名儿童遭以色列杀害。此外，400多名巴勒斯坦儿童被非法剥夺自由，他们仍未获承认是未成年人，因而遭受残忍、不人道和有损人格的待遇。每年，约有500至700名巴勒斯坦儿童在以色列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使用的双重标准政策令我们感到震惊，由于这种情况，讨论发生变化，目的是限制我们发出呼吁，以便加强努力履行国际人道主义法赋予的义务，包括“相称”原则。追究武装冲突中侵害儿童行为的责任必须完全遵循客观、非选择和不偏不倚的原则。任何一方都不能成为例外，无论它们是非国家武装团体、国家的武装部队，还是任何政治利益团体。

我们面前的第二个巨大挑战是恐怖主义和极端暴力主义。近年来，儿童遭受这些祸害的严重影响，他们往往成为旨在造成最大限度平民伤亡和在人群中制造恐怖行为的直接目标，这些行为甚至把儿童作为行刑者，或者强迫他们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最令人义愤填膺的情况是，“博科圣地”组织、“达伊沙”和胜利阵线大规模绑架儿童并对他们施暴。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中东抬头，除其他外，是实施军事干预，并为武装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提供援助，以便破坏国家稳定，摧毁这些国家的机构能力，并且破坏其社会网络造成的。这些行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影响儿童的安全问题，造成不利影响。

暴力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恐怖组织实施的野蛮行为威胁人的生活状况，并为虐待和侵害儿童权利行径推波助澜，最近发生在叙利亚的情况就是如此，在那里，12岁巴勒斯坦男童阿卜杜拉·伊萨在阿勒颇遭所谓的“温和”反对派部队斩首。这些部队使用的伎俩与胜利阵线、“达伊沙”及其关联实体没有不同。

2001年以来，在中东发动的外国军事干预和战争，如伊拉克战争，是导致10岁以下儿童遭受创伤和虐待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遭到强行转型，为恐怖和死亡开脱的环境遭到破坏，他们成为暴力的直接受害者。今天，许多青年被诸如“达伊沙”、胜利阵线之类的极端组织招募，在世界各地散布恐怖和不稳定，因而不幸的是强加死亡文化，使人们对中东儿童享有和平的未来不报任何指望。

在这方面，我们要求结束该地区的一切外国军事干预和为求地缘政治和经济目标而破坏整个社会稳定的行为，并且停止为恐怖和极端团体提供武器、资金、训练以及安全避风港。我们促请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国际文书的规定及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行事。

令人不安的是，许多情况下，为应对极端暴力威胁而采取的举措造成更多侵犯人权的行为，加剧了平民人口特别是儿童的痛苦。令人震惊的是，打着各种旗号的联盟开展的军事行动给平民造成同样的伤害和痛苦，这种状况助长了他们所打击团体的暴力言论。我们呼吁，应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任何举措都应与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法和难民法保持一致。

各国在处理与武装或极端团体有关联的儿童时，采取的措施和程序必须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保护措施。应当着眼于儿童的利益，制订替代起诉和拘押的办法，把帮助他们切实重新融入社会作为优先事项。

我们还认为，保护儿童不参与和不受战争影响的最恰当战略是采取全面办法解决结构性原因，由此来预防和解决冲突局势。我们认识到一个事实，在无数情况下，儿童因战争而面临的社会经济脆弱性、虐待、族裔和宗教不容忍、歧视和排斥，促成他们参加敌对行动，并扩大了武装冲突对他们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防止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和招募儿童，并在这种情况下确保他们的权利和对他们的保护。通过这样做，我们能够克服暴力的恶性

循环并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支持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包括在建设和平架构框架内制定的专门为了保护儿童的能力建设。这是有效和可持续地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关键要素。这些方案必须符合保护和协助儿童所需的特别要求，包括性别标准以及适当的预算和及时的国际支助。

委内瑞拉重申，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必须是本组织全体会员国以及整个联合国系统在冲突所有阶段的根本性优先事项。根据这一前提，我们保证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按照国际法作出的努力，并把保护儿童作为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

最后，我谨引用委内瑞拉诗人安德烈·埃洛伊·布兰科写的一首题为“无限儿童”的诗的摘录：

“当一个人有了孩子，无论来自何方，每一次笑都使我们心满意足，每一滴泪都使我们感到揪心的痛。当一个人有了孩子，胸中怀有世界，爱心洒满人间。当一个人有了孩子，就拥有世界的所有孩子，各族人民同千百万儿童一道哭泣，母亲们同儿童一道欢笑，每个人同儿童一道梦想。”

叶利琴科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乌克兰赞赏马来西亚倡议召开本次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公开辩论会。考虑到今年我们正在纪念制定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授权20周年，这次及时的会议具有象征意义。我也感谢秘书长的通报以及所有通报人的发言。乌克兰赞扬特别代表办公室所做的工作。

乌克兰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今天晚些时候的发言。

过去20年里，在执行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任务时所取得的进展是相当可观的。我们欣见冲突各方之间签署了25项行动计划。9个冲突方已经从年度报告的附件中除名。然而，乌克兰对于秘书长最近报告(S/2016/360)中描述的严重侵犯儿童权利事件的增加深感关切。儿童继续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首

当其冲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中非共和国、伊拉克、尼日利亚、南苏丹、叙利亚、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持续危机和暴力冲突，夺去了数以千计儿童的生命，扰乱了数以百万计人民的日常生活。叙利亚的阿勒颇市就是这方面最近的可怕例子。

武装冲突不仅造成毫无意义的伤亡，而且还严重扰乱儿童的生活。在战斗地区，儿童在混乱中与他们的父母和家庭走散。社区的生活被毁。学校被迫关闭，卫生设施无法提供比以往更加需要的服务。持续的武装冲突导致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的增加。我们必须想办法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因武装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儿童的困境尤其令人感到严重关切。在冲突局势中，流离失所儿童和难民儿童面临着被招募、虐待和绑架的真实风险，令人毛骨悚然。我们都必须扪心自问：我们国际社会的成员是否为保护这些儿童作出了充分的努力？

报告强调了对会员国应对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所感到的关切。乌克兰完全赞同秘书长的意见，即我们需要查明并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我们认为，教育是反击极端主义论述的关键因素。但是，受冲突影响的数百万儿童无缘享受“儿童人人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但是，光靠教育是不够的。为了解决冲突、暴力和仇恨的恶性循环，必须作出更大努力，结束不同区域中犯下严重罪行而不受惩罚的现象。据儿童基金会指出，在居住在冲突地区的大约1.1亿小学和中学年龄——通常在6至15岁之间——的儿童中，将近四分之一的人错过了教育机会。平均每天有4所学校或医院遭到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袭击或占领。必须按照国际法作出更大努力，更好地保护学校免遭攻击，并阻止把学校用于军事用途。

不幸的是，我们第一手了解到武装冲突可能对儿童造成什么负面影响。根据我们的数据，自从俄罗斯策划的冲突开始以来，乌克兰东部有68名儿童被打死，186名儿童受伤。乌克兰境内被迫离开其在受战争影响地区的家园的境内流离失所者的人数现

在是170万，包括215 000名儿童。乌克兰政府正在尽力加强对流离失所儿童和有孩子的家庭的社会保护，包括制定相关的立法。正如儿童基金会所报告的那样，由于持续的冲突，居住在非政府控制地区和乌克兰东部接触线的580 000儿童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据乌克兰国防部指出，在乌克兰暂时被占领的领土上的39所学校、幼儿园和其他儿童设施，被俄罗斯支持的非法武装团体用于军事目的。他们把这些地点改变为军营、修筑工事的军事哨所以及武器弹药储存设施。

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无数场合把学校场地作为火炮和迫击炮阵地。还有非常令人担忧的关于设立旨在培训儿童使用武器的营地以及利用儿童从事情报收集和把守检查站的报告。例如，2015年5月，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监测员在顿涅茨克以东10公里处所谓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下的马基夫卡郊外的一个检查站，观察到一个大约12至14岁身穿迷彩制服及手持AK-47步枪的儿童。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测团几次报告，东部非正规武装编队据称阻止年轻人离开顿涅茨克并强行招募他们加入其队伍，这可能构成贩运人口。具体而言，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的检查站，欧安组织监测团观察到年轻的武装人员，有些男子估计是未成年人。还有来自不同来源的报告说，年仅15岁的儿童被招募进入武装青年团体，作为俄罗斯支持的联合军事部队的正式成员参加实际作战，包括参加在政府控制领土内活动的青年侦察和破坏小组。

这一切构成了招募儿童行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有鉴于此，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报告一字不题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受冲突影响乌克兰儿童的状况，是一个应该纠正的遗漏。不幸的是，这是对欧洲当前唯一的武装冲突视而不见的又一个例子。

乌克兰高度赞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我国提供的财政和技术援助。我们特别感谢儿童基金会及其伙伴继续支持儿童、特别是那些受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造成的后果影响的儿童。

最后，让我重申，乌克兰致力于促进和保护儿童权益。为此目的，我们将继续在联合国系统、区域组织及民间社会的框架内尽我们的最大努力。

扎盖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谨感谢马来西亚代表团倡议召开今天的会议及其对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干练有力的领导。我们感谢秘书长和各位通报人对今天会议的实质性贡献。

我们仔细研究了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S/2016/360）。我们要指出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的作用，包括现在正结束的“儿童不是士兵”运动。

我们同报告的作者一样，对世界各地众多冲突对儿童的影响表示关切。我们把将儿童作为蓄意攻击目标的行为称之为“现代野蛮行为”，并对学校、医院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表示严重关切。许多中东和北非国家的情况严重。近日，美国主导的空袭造成叙利亚境内数十名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丧生。外部对该地区的干预削弱了国家机构，造成了一个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滋生地。毫不奇怪，儿童被用作恐怖分子、自杀炸弹手或被斩首的烈士。这些罪行令人毛骨悚然，表明迫切需要国际社会进行持续协调的努力打击恐怖主义。

不幸的是，一些实施此类暴行的国际行动体和团体被称为“温和派”。这使人想起一名巴勒斯坦儿童最近被Noureddin Al-Zanki 组织武装分子斩首的事件。我们深信，允许此类“反对派”存在是丧尽天良。现在是安理会扩大在叙利亚境内活动的恐怖组织名单的时候了。

我们支持秘书长呼吁扩大防止通过社交网络招募儿童的方案，并防止暴力极端主义通过社交媒体蔓延。

报告指出，冲突频发造成流离失所儿童数量增加。我们赞同报告的结论，即持久和平是减少包括儿童在内的流离失所者的最佳途径。

我们注意到秘书长特别代表所做的努力，以及利用国别访问确保冲突各方，包括非国家武装团体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儿童。

鉴于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在于各国政府，因此与政府建立合作尤为重要。我们认为，必须主要根据对实地局势的客观评估衡量保护儿童方面的进展，而不是以行动计划中的数据为指南。做法公正，并且只使用经过核实的信息至关重要，包括在有关该问题的报告起草工作中。需要经过彻底核查，通过可靠的消息来源收集数据。不应该在特别代表履行授权时，企图对其活动施加外来政治压力。

为了确保联合国保护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儿童的行动有效，应在维和行动中提供足够的能力，为特派团配备敬业、高素质、远离政治的专业人员。我们质疑所谓的整合专门保护职能，将其纳入人权部门的主张。这种举措可能对联合国特派团保护儿童的效力产生负面影响，转而强调人权问题。我们认为，不应在未经与当事国事先协商的情况下作出这种决定，尤其是鉴于有关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工作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授权进行的。

然而，尽管乌克兰代表团极力想把顿巴斯局势包括儿童问题的责任归咎于俄罗斯联邦，但这种局势事实上是基辅针对乌克兰东部采取的军事行动的结果。不幸的是，尽管声称致力于明斯克一揽子协议，但乌克兰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乌克兰特别监察团称，仅在7月12日至20日期间，叛军控制的住宅区就遭到来自乌克兰武装部队阵地的炮击，民宅、学校、供电设施及天然气厂遭到炮火袭击，造成平民伤亡。

特派团的报告显示，约70%的炮击是针对多姆巴斯居民区的，而且是由乌克兰军方实施的。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军事行动持续不断，他们同时顽固地

决意不执行明斯克协议和基辅承担的义务。焦点是确保持久安全，但基辅实际上却在接触线沿线挑起冲突。

对顿巴斯实行的经济封锁，如同伤害儿童，包括阻碍提供基本服务和货物，如药物、教育和保健等行为一样，使基辅感到于心有愧。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无数报告显示，乌克兰军队利用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包括破坏和扣押财产。

我们已多次指出，乌克兰危机没有军事解决办法。我们必须防止东部紧张局势加剧导致全面军事行动。我们再次呼吁乌克兰代表不要使紧张升级，而是通过基辅和顿巴斯之间直接对话，集中精力全面、严格地遵守一揽子措施。

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发表于20年前。报告着重强调战争对儿童产生的特别大的影响。多年来，安全理事会制定了一个系统地应对这一挑战的工具包。在当今复杂的环境下，重要的是做好其中所有环节的工作，力求公正并且以合作需要为指南。

卢卡斯先生（安哥拉）（以英语发言）：我们祝贺马来西亚担任安全理事会8月份主席。我们感谢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并赞扬马来西亚代表团在担任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过程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和奉献。主席先生，我们向你保证，安哥拉将全力配合，争取在你担任主席期间使安全理事会议事工作获得圆满成功。

我们感谢秘书长富有见地的发言。在纪念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成立20周年之际，我们要特别表扬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我们向泽鲁居伊女士保证，我们对赋予其办公室的重大使命给予全力政治支持。

我们也感谢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的发言，以及儿童基金会为改善世界各地儿童的命运所做的工作。

当前冲突对儿童造成的影响过大。平民是滥杀行为的主要受害者，儿童受到的影响令人不安。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S/2016/360)凸显了保护儿童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儿童遭受的侵害日益增多。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索马里、南苏丹、也门、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和巴勒斯坦局势，只是联合国报告的儿童惨遭杀害、伤残、劫持和被迫加入武装团体打仗以及遭受性凌虐和剥削事例中的部分事例。

悲惨现实表明越来越多的儿童受到暴力极端主义的影响。他们被用作行刑者或自杀炸弹手；成为一些行为的目标，而这些行为旨在摧毁、羞辱和恫吓民众，以便迫使其顺服；还遭受大规模流离失所以及包括奴隶贸易在内的各类贩运。秘书长的报告重点谈到了未经正当程序就剥夺原先与极端分子或武装团体有牵连的儿童自由的案例。我们认为应当认真审查这些案例，特别是这些儿童中有很多是受害者，因此应当作为受害者对待。会员国必须确保审判程序符合国际少年司法标准，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及其特殊需要和脆弱因素。使原先与武装团体有牵连的儿童重返社会，而不是对其进行惩罚，应当是优先事项。

一个令人非常不安的趋势是，军队以及武装和恐怖主义团体对人口密集地区——包括学校、医院和医疗设施——的袭击增多。这些犯罪行为必须停止，必须适时追究犯罪人的责任。最近通过的第2286(2016)号决议重申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具体义务，即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尊重和保护医务和人道主义人员、其交通工具和设备、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并确保伤员和病患获得所需的医疗和救助。

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必须尽全力帮助保护学校、学生和教师，并确保学校仍然是一个安全场所，同时严格尊重其平民性质。安哥拉最近加入了2015年5月在奥斯陆会议上通过的《安全学校宣言》，对冲突期间不得将中小学校和大学用于军事用途的指导方针表示支持。该进程一直得到会员国、民间社会和儿童保护行为体的推动。

令人关切的另一个方面是，仍有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和非联合国国际部队实施性剥削和性凌虐的指控。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维和行动应当强制要求所有部队派遣国在部署前就儿童保护问题开展培训，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状况。有系统地将儿童保护顾问纳入特别政治和维和特派团的授权，对于提高部队派遣国和维和特派团每位成员对于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我们愿强调“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取得的进展。参与该运动的有关政府所作的承诺令其有义务遵守关于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国际标准。秘书长报告附件所列的政府目前正在与联合国一起执行行动计划，以便杜绝国家全部队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做法。报告所列的当事方多为非国家武装团体。我们呼吁联合国继续与武装团体接触，努力作出明确承诺，以便在执行现有行动计划的同时达成新的行动计划，从而制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行为。

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接触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在中非共和国。由于签署了制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等侵害儿童行为的协议，2015年班吉论坛期间签署协议的武装团体释放了3,000多名儿童。在哥伦比亚、马里、缅甸、菲律宾、苏丹和南苏丹发生的类似情况是这方面进展的其它例子。我们认为，将与保护儿童有关的具体承诺纳入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进程，以及规定要求武装部队和非国家武装团体迅速释放儿童，是冲突后局势中的重要措施。

最后，正在持续的武装冲突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流离失所。2015年，儿童——其中很多无人陪伴，或是与家人失散，并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占难民人一半。防止冲突爆发仍是保护儿童的最佳办法。不幸的是，国际社会仍缺乏开展有效预防行动的适当工具。与此同时，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问题仍必须是国际社会的核心优先事项，以及一项真正、全面的积极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战略的核心内容。

范博希曼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我们祝贺马来西亚召开本次辩论会及其对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的领导。我们感谢秘书长的认真通报，感谢泽鲁居伊女士和莱克先生两人的通报及其为保护儿童利益所开展的重要工作。

正如其他人指出的那样，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发表已有20年，该报告引起了全球对于武装冲突给儿童造成的惨重影响的关注。自那时起，我们制定了监测和处理武装冲突中侵害儿童行为的坚实框架。其目的不只是为了批评或责备，也是为了推动实地情况的实际改善。秘书长、泽鲁居伊女士和莱克先生以及其他发言者描述了冲突地区的儿童正在哪些地方遭受怎样的痛苦。我们大家都对儿童惨遭利用、虐待、操纵和杀害及其生活受挫、未来被毁的情况感到惊恐。然而，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本可改变这种状况的人选择无所作为，对无辜者的苦难无动于衷。

要改变现状，我们作为安理会和联合国能够做的事情确实有限。但是，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我们可利用的各种工具。秘书长负有报告和列名对在武装冲突中严重侵害儿童行为负责者的明确任务。

当然，对此类报告中所使用的信息可能有争议，所以要开展讨论以确保这些报告尽可能准确。尽管如此，秘书长及其办公室必须能够独立执行其任务，以便列名进程保持透明、可信。按照《宪章》的要求，所有会员国必须尊重秘书长的独立性。这是我们大家都必须维护的一项集体责任。联合国和我们全体会员国还必须履行联合国维和人员和工作人员保护儿童和其他人免遭性虐待和剥削的承诺。对投诉必须进行调查，必须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正如泽鲁居伊女士提醒我们的那样，被列名方的行动计划正取得明确、实际的结果。自2003年以来，乍得、科特迪瓦、尼泊尔、斯里兰卡以及乌干达的九个冲突方已完成其行动计划，并从秘书长的年度报告附件中除名。这一进展值得欢迎。与此同

时，我们必须承认，许多冲突环境中的儿童处境依然严峻。

秘书长最近的报告（S/2016/360）描绘了一幅令人痛心的景象。我愿突出强调需要紧急关注的几个问题。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学校和医院受到特别保护。然而，在2015年的20场冲突局势中，有19场记录袭击学校和医院事件。冲突方继续把学校和大学用于军事目的，使儿童易于受到报复性袭击。即使未发生军事袭击，校园中武装部队的存在也增加了儿童遭受性暴力和被武装行为体招募的风险。新西兰同其它52个会员国一道，核可了《安全校园宣言》。我们敦促其它国家也这样做。

5月份，根据新西兰和其它四个当选成员的倡议，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武装冲突中保健问题的决议，其中明确谴责袭击保健工作人员和保健设施的行为。我们当时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伤员和病人、医务工作人员、设施、交通及设备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决不能阻碍医疗援助的提供。就这么简单。

然而，对医院的袭击仍在继续，伤亡者中时常有儿童。从最近的阿勒颇战事中可以看到更多极为恶劣的例子。这些袭击是对我们共同人性的侮辱，必须加以制止。我们敦促各国和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加倍努力保护平民，减少对他们的伤害。

在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恐惧加剧的地方，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儿童未受指控就被那些视其为安全威胁的政府羁押。这些儿童常常受到酷刑与虐待。正如秘书长所强调的那样，剥夺儿童的自由与儿童和整个社会的最佳利益背道而驰。虐待被羁押儿童只会在社区中制造更多不满，进一步助长暴力极端主义蔓延。必须停止未经指控就羁押儿童的做法。应与武装团体有关的儿童移交儿童保护机构进行康复。如果对儿童提出有效的刑事罪指控，则必须依照国际少年司法标准处理他们。我们敦促各会员

国把那些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作为其人权应受到充分保护的受害者对待。

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关于重返社会和康复的说法。儿童从武装团体获释并不意味着其故事的结束。需要为那些脱离武装部队和团体的儿童提供资金充足的重返社会方案，以使他们能够在安全与尊严中重建生活。如果得不到支助，这些儿童有可能恢复暴力行为。

在冲突中残疾的前儿童兵具有复原与重返社会的特殊需求。这些儿童尤其可能受到孤立与忽视。我们欢迎在秘书长特别代表、儿基会、残疾人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其它相关利益攸关方之间开展讨论，为这些儿童重返社会与复原提出建议或指导。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新西兰完全支持特别代表及其办公室的工作、监测和报告机制的力度与完整性以及秘书长的全面报告和各项建议。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继续支持他们至关重要的工作，帮助他们把关于需要保护冲突环境中儿童权利的全球共识转化为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好得多的现实。

塞克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就马来西亚担任安全理事会8月份主席向你表示祝贺，并向你保证，塞内加尔代表团将提供充分支持。我还要感谢马来西亚前任、日本在7月份出色担任了主席。

易卜拉欣大使，的确，有时一个话题隐藏在另一个话题中。你一开始担任主席就举行专门讨论武装冲突中的儿童这个极其重要问题的公开辩论会，展现了你作为安全理事会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工作组主席已显示并将继续显示的卓越领导才能。如安东尼·莱克先生提醒我们的那样，你始终如一地倡导安理会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行动，由此强调了我们的人性和安全理事会的人性。

一位杰出的法国知识分子斯特凡·埃赛勒曾说过，“愤怒吧”。就在这里，在安理会，我们愤怒了，但不仅如此，我们还动员起来，我们选择采

取行动，以改善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处境。主席先生，今天上午你请我们思考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你显然打算提请我们注意这些儿童面临的三重悲剧：作为战场上最恶劣暴行的平民受害者；作为冲突方、特别是非国家武装团体强迫招募的受害者；以及作为身心遭受极度创伤的受害者。

这就是为什么塞内加尔代表团欢迎举行本次辩论会。我们衷心感谢潘基文秘书长及其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以及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的精彩发言，它们进一步阐明了我们面对的这一现象的严重性与规模。

我们在阅读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0）时看到，儿童不仅遭受强迫招募、杀害、伤残、绑架、流离失所以及性暴力，他们还是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分子的受害者，后者恶毒地将其作为性奴隶、甚至更糟糕的是将其作为人肉炸弹加以利用。他们这样做公然违反了国际法，特别是《日内瓦四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以及第1261(1999)号决议—安理会通过的有关该议题的首项此类决议。

正因如此，塞内加尔代表团赞同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作的断言：

“我们未能共同防止和结束冲突对儿童造成了严重影响……这些侵害行为与冲突各方藐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有直接关系。”（S/2016/360, 第4段）

因此，本次辩论是在令人蒙羞的冲突中儿童命运问题上挑战全球良知的一种方式。塞内加尔认为，这种情况已持续太久。塞内加尔紧急呼吁在三个方面采取行动：第一，确保保护儿童，其次是加强预防性措施，以及最后，确保将犯下战争罪的人绳之以法。

“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对保护武装冲突的儿童受害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签署25项行动计划，推动人们作出努力——如果我的数字没有错的话——这些努力自2000年以来已经使超过11.5万名

儿童重获自由，其中仅在2015年就有8 000名儿童重获自由。

这项活动还促使全球各地在起草和签署停火及和平协议时顾及儿童的处境。应当维持和加强这一趋势。同样，应当有系统地将这一问题纳入联合国维和行动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各阶段的任务授权。它也应当包括部署儿童保护顾问。

鉴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困难重重，我国代表团认为，冲突各方有义务实施人道主义停火。我们借此机会强烈谴责使学校和医院军事化的行为。必须停止朝救护车和学校开火。

由此我要开始第二部分的发言，即预防冲突，这应当是我们关切的核心。这意味着通过斡旋活动，从促进持续和包容性的政治对话直至快速预警，这一切均在国际社会支持的区域和次区域做法的框架内进行。预防还应包括跟踪和控制武器的流动，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以便根据《武器贸易条约》应对其扩散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儿童兵解除武装、复员和重新融入社会方案，以防他们再度拿起武器。

在谈到儿童通过社会心理支助、各种教育方案和专业培训重新融入社会这个问题时，我愿在此指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各成员国，包括塞内加尔，建立了儿童兵接待和家庭安置中心，并为拘留未成年人设立了司法机构和专门的中心。

采取这些不同的措施是为了缓解儿童被强征入伍对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影响，此种强征行为损害了将安全部队与其应保护的平民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契约。必须确保追究制造此类恶行的责任人。这关乎艰难的和解进程能否取得成功。我们应当以毫不动摇的意志以及制止有罪不罚现象和确保正义得到伸张的集体责任感，来反击军阀继续实施种种恶劣罪行的决心。为了受害者，我们要这样做；为了今世和后代，我们要这样做。

最后，我谨强调，必须制定一项顾及上述所有要点的综合性战略。我谨重申，塞内加尔决心继续

推动旨在消除这一祸害的工作。这样我们才能看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中所倡导的和平与包容的社会的实现。

别所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担任8月份安理会轮值主席一职。我期待与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的马来西亚合作。我谨诚挚地感谢你倡议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还要感谢秘书长潘基文阁下以及各位通报者各自所作的通报。

日本赞同稍后加拿大代表将以“儿童和武装冲突之友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国是该小组成员，对此引以为豪。

在大会通过对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授权后，20年已经过去。我欣见自那以来的许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最近，截至今年3月，所有参与“儿童不是士兵”活动的国家都已签署各自的行动计划。我欣见这一成就，并赞赏秘书长特别代表为促进这项活动所作的不懈努力。

但是，我要指出，签署行动计划只是一个起点，而非目标。如秘书长4月份发布的报告(S/2016/360)所强调的那样，从军队或武装团体释放的儿童兵很难使自己重新融入其昔日所属的社会。他们因当兵耗费的时光使其丧失了接受教育等宝贵的机会。此外，这些儿童往往缺乏重新融入社会所需的适当的社会心理支助。

在应对这一问题时，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武装冲突中的儿童格外脆弱。支助这些儿童的方案必须满足其独特需求，因为这些儿童往往缺少自主作出适当决定所需的知识和经验。此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指望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国家独自应对这种情况。整个国际社会通过提供资金和分享良好做法来支持受冲突影响国家，这是必不可少的。有鉴于此，我谨赞扬儿基会支助受冲突影响儿童的各种活动。我可以举出中非共和国、苏丹、喀麦隆等地的项目为例。日本在过去7年中为应对非洲、中东及

亚洲各地的这些挑战提供了8150万美元的捐款。我们致力于继续作出努力。

事实证明，儿童流离失所问题是过去20年中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的挑战之一。这些儿童被剥夺了接受教育和享有医疗保健的机会。在儿童的成长受阻时，这可能导致边缘化，甚至导致暴力极端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当然，这取决于具体情况。应当努力为这些儿童提供教育和医疗保健。日本也准备继续在这些方面提供支助。我们为包括儿童在内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了诸如卫生援助和疫苗之类的医疗保健支助。我们还为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提供了临时教室和教育设备。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基于第1612（2005）号决议的监督和报告机制对于迄今所取得的进展至关重要。这一机制收集的信息是为有需要的儿童有系统地安排各种支助活动的基础。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处理这项议程，因为侵犯弱势者的权利——从今天的角度看即儿童——足以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将继续积极地努力促进这项议程。

威尔逊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要同其他发言者一道，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泽鲁居伊和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通报情况。他们列举的具体事例以及他们刚才在通报中所述数字之大，都突出说明了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

首先，我愿表示感谢秘书长提出的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最新年度报告（S/2016/360）。我也赞赏为编写这份报告所做的艰苦工作，我真心要感谢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为提供关于侵害儿童行为的可靠、循证信息而做的一切，他们常常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正如秘书长所言，他们是勇敢的。

可悲的是，正如我们今天听到的那样，有证据显示，儿童继续在世界各地冲突中被袭击、残害和杀害，因此我今天想着重谈两个具体问题。

第一，正如我们在上周关于阿勒颇的会议（见S/PV.7744）中清楚听到的那样，叙利亚境内的持续暴力致使数十万儿童的生命面临风险。人口稠密地区、医院、产妇和儿童病房）遭到的持续袭击，特别是叙利亚政权及其同盟实施的袭击，都在对儿童的福祉、身心健康，乃至其未来产生破坏性影响。叙利亚的儿童可能成为失落的一代，没有希望和前途的一代。托尼·莱克刚才恰当地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联合王国倡导教育对于受该冲突影响儿童的关键作用。教育可以恢复希望，可以创造前景。“没有失落的一代”倡议已帮助叙利亚和该区域超过二十五万名儿童就学。这项倡议取得了成功，我们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世界人道主义峰会启动的“教育不能等待”基金，这是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为教育融资的基金。

该基金旨在通过筹集15亿美元，解决长期存在的资金不足问题，以惠及超过1 300万名儿童。该基金力求通过支持以更好的方式开展协作，显著改进资金使用方式。联合王国已承诺在未来两年间向“教育不能等待”基金提供4 000万美元，这将在2018年前帮助超过450万名儿童和青年受益。我呼吁所有会员国今天都能支持这项倡议。

我要谈的第二点涉及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对儿童实施的性剥削和性虐待。儿童期待并且信任维持和平人员能够保护他们。而每当一名维持和平人员未能做到这一点，这种信任就会遭破坏，联合国的声誉也随之受损。至关重要是，必须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范畴内增强对儿童权利的尊重。通过安全理事会第2272（2016）号决议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零容忍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零容忍。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看到我们在决议中做出的承诺得以兑现。

部队派遣国以及非联合国部队必须迅速、彻底并且透明地调查所有关于维持和平人员侵害儿童的指控。犯罪行为人必须因其对儿童实施的性犯罪而被追究责任，并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如果犯罪行为为本国司法系统不能够追究其责任，我们完全支持

秘书长遣返军事和警察维和人员的能力，我们也全面支持他的决定——禁止在儿童与武装冲突报告附件中所列国家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部队。

鉴于显然需要加大对联合国和平行动中儿童保护问题的重视力度，我们也对将这项工作并入此类特派团人权部分的潜在后果感到担忧，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持续对这一改变进行审查。在这方面，关键的一点是，联合国要维护儿童保护顾问的特殊地位，让他们能直接而非经过中间人接触到高层领导。他们必须能继续开展重要工作，推动政府提供保护，并与冲突各方开展对话。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再简单提一点。我们自然不同意俄罗斯刚刚对乌克兰当前局势所作的定性。遵守国际法是本次辩论会的一个关键内容。与其他各国的行动一样，俄罗斯的行动也必须遵守国际法。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我们今天反思还有多少工作要做时，我们有必要肯定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绩。去年，8 000多名儿童得以从儿童兵炼狱中被解救出来。这8 000名儿童放下了手中的枪，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这8 000名儿童不再低人一等，他们现在有了未来，也有了希望。在三月份，苏丹与联合国签署了一份关于终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行动计划。该政府也是在武装力量中使用未成年士兵的最后一个政府。此外在五月份，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与哥伦比亚政府签订协议，释放所有剩余的儿童兵。这是解决一场已持续长达数十年、早就应该结束的冲突的关键一步。

这些都是历史性的承诺，也许在20年前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发表之时还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确立特别代表的任务授权，这样的承诺是不可能作出的，而且这些承诺如果得以兑现，将对全世界儿童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因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可以有所作为；让我们共同为此而努力。

贝穆德斯先生（乌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祝愿本月份的工作富有成效。我也感谢你在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发表二十周年之际召开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我谨感谢潘基文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以及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各自所作的通报。

乌拉圭支持加拿大代表儿童与武装冲突之友小组所作的发言。

今天的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影响平民，尤其是儿童，这是因为他们特别脆弱，而且在二十一世纪，冲突仍然是保护和促进人权方面的主要威胁之一。乌拉圭一贯致力于尊重并促进儿童权利。除其它外，我们年复一年地推动通过联合国大会关于这一项目的决议。

我国坚决谴责一再侵犯男童和女童人权的行径，并重申我们不安地注意到，正如秘书长报告（S/2016/360）中可悲地指出的那样，他们继续被杀害、致残、肢解和绑架，遭受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被招募成为儿童兵，而且被用于从事战争行为。

同样令人特别关切的是那些被贩卖为奴、遭到绑架、被强迫性交、遭遇强迫婚姻或早婚女童的境况。那些做法是对她们人权的公然侵犯，而且对她们身心健全和未来发展有着不可逆转的影响。同样应受谴责的是，武装冲突各方日益针对学校、医院以及人口稠密地区等平民目标使用爆炸性武器及实施空袭，这剥夺了儿童的受教育机会，并对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产生了不利影响。

在叙利亚，在秘书长报告所述期间，针对平民目标和平民区狂轰滥炸是导致儿童死亡和伤残的主要原因。武装团体的行动还使3.5万名儿童无法接种疫苗。根据该报告，2014年，也门境内遭到袭击的学校和医院次数增加了一倍，有59次袭击是针对医院，有42次是针对学校。

我们也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对促进和保护儿童人权产生的影响感到不安。根据秘书长的报告，在叙利亚，6 500多所学校被毁、遭破坏或被用作庇护所，而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即达伊沙——恐怖分子则继续以教育为工具，对儿童进行思想灌输并招募儿童。

秘书长的报告突出强调了对儿童所犯的严重侵害行为。在这一局势下，采取紧急措施是国际社会为了今世后代而无法回避的道义责任和法律义务。正因为如此，我国一方面重申，坚定致力于消除针对儿童的暴力，一方面呼吁还没有签署或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以及基于1997年通过的《开普敦原则》，关于禁止最恶劣形式的童工的国际劳工组织第182号公约的国家这样做。

我们还重申，对于武装冲突各方持续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包括那些与保护平民，尤其是与保护儿童相关的规定表示关切。冲突各方必须全面遵守《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书，这对于尊重儿童的权利至关重要。正如今天秘书长强调的那样，甚至在战争时期，某些规则也必须得到遵守。我们还呼吁切实遵守并落实第2143（2014）号决议，关于被非国家武装团体绑架或被国家武装部队招募儿童的第2225（2015）号决议，以及5月通过的，关于袭击医疗设施和人员的第2286（2016）号决议。

将采取的其他措施包括旨在满足因武装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大量儿童的基本需求，这些儿童中有许多是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他们有可能在难民营或难民区内遭到冲突各方严重侵害或被招募。为此，至关重要的是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确保对流离失所儿童的保护，尤其保证他们能得到医疗援助和教育。国际社会还必须打击有罪不罚现象，采取措施打击那些严重侵害儿童的责任人。在适当的时候，施害者应移交到国际刑事法院，因为《罗马规约》将那些参与性暴力，征召或招募15岁以下儿童或使用他们积极参加武装冲突的罪行列为战争罪。

我们要谈及我们认为极为重要的话题，即下述儿童重返社会的问题——这些儿童参加武装团体，是暴力极端主义的受害者，并遭受对其权利的其他严重侵害，尤其是虐待或性剥削。为了他们能重返社会，我们不仅需要相关国家的承诺，也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儿童首先应被视为受害者，然后在法律框架和以社会康复为导向的少年法律制度内得到相应处理。我们还必须创造保护儿童的环境，包括提供社会和心理护理的方案和服务，以克服所经历的冲突造成的影响，并促进其康复并重返社区，以此作为冲突后进程的一个关键因素。切实执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以提高受影响儿童的福祉在这方面尤其重要。我们认为，这些努力必须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必须有充足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以便重返社会长期有效，可持续。

教育是实现重返社会的又一关键要素，因为教育为孩子们通常看到的严酷而有破坏性的未来提出了可行的替代方案。在每天经历暴力的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不了解如何在和平中生活或如何尊重人类生命等概念。正因为如此，必须通过教育来训练他们，首先教他们所缺少的概念，比如社会的和平共处和尊重人权等。其次，我们必须通过教育为这些孩子提供职业机会和经济保障，使他们能打破暴力循环，防止他们被迫诉诸于犯罪或参加从事非法或恐怖主义活动的其他团体。

在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处理儿童作为暴力冲突受害者所面对的可怕局面。乌拉圭支持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工作，并重申对她履行任务授权的重视。我们重视文书作为儿童和武装冲突议程的一部分所发挥的作用，包括秘书长的年度报告、报告所附名单、以及监测和报告机制。这些文书是必需的，而且非常重要，因为对武装冲突期间儿童遭受的严重侵害行为提供准确、及时和客观的信息会有助于冲突各方遵守关于保护儿童和问责的国际标准。

正因为如此，乌拉圭表示关切的是，本组织的会员国正施加压力，以躲避国际监督。比如在也门

行动的联盟暂时从秘书长报告附件的名单上除名就是这种情况。这些举动特别令人不安，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削弱了这些文书的有效性，而采用这些文书是为了给冲突局势中对儿童所犯严重侵害行为提供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法。

最后，我要谈及维持和平行动在这个议程上可以发挥的作用。乌拉圭作为部队派遣国，在实地显示出明确致力于对广大平民，尤其是对儿童的保护，支持在所有维和行动中列入保护儿童的具体规定的建议。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必须在维和行动内部加强对侵害儿童行为的监督和信息功能，向实地派遣专家并为此提供专款。此外，我们还必须在部队部署前，为他们提供关于保护和预防性剥削的培训。

人类历史显示，战争没有赢家，只有受害者和破坏。在成百上千万的死者、伤者和遭受身体和心理创伤的人中，武装冲突的主要受害者是儿童。根据儿基会关于出生于冲突中儿童的数据，8670万儿童的人生只经历过战争。这一可怕的事实说明，武装冲突夺去了他们的童年、安全、家人和情感，夺去了他们的天真，剥夺了他们像其他孩子一样玩耍、学习，以及享受乐趣的权利。这一切被剥夺得太久，现在是我们负起集体责任，确保他们不被剥夺未来、机遇或梦想的时候了。

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将不得不认识到，儿童是不可侵犯的。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定在四分钟以内，以使安理会能够快速开展工作。敬请打算作长篇发言的代表团散发书面发言稿，在会议厅内则作简略发言。我请所有发言者都以合理的速度发言，以便口译能够提供准确的服务。

我还要告诉大家，由于发言人数多，这次公开辩论会将在午餐时间继续进行。

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外交部长埃朗·伊德里索夫先生阁下发言。

伊德里索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赞赏马来西亚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我还要感谢拉姆兰·本·易卜拉欣大使召开这次及时和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来处理严重侵犯武装冲突中的儿童的问题。我要正式感谢刚才见面的秘书长所作的精湛发言和他为解决这个痛苦问题所作的不懈和真诚努力。我国代表团赞赏秘书长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吉女士、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我有幸能亲自向他祝贺——和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为解决这项问题作出的不懈努力。

尽管国际采取各种行动和全球加强关切，但儿童在冲突期间和冲突之后继续受到极其巨大的影响。这种状况需要会员国采取强有力的紧迫行动。我国完全赞同儿基会发起的“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并敦促快速和全面落实其旨在停止暴力侵犯儿童的行动计划。

我们呼吁会员国加强政治决心和作出有力承诺，朝向更广阔的视野，使儿童、儿童兵以及特别是女童能长期恢复正常生活和重返社会。需要把教育方案、职业培训和适当的心理支持结合在一起，将以前的儿童兵作为受害者对待，而不是安全威胁。

我们认为，应该调动非政府组织使用的机制，比如儿童和武装冲突观察组织、拯救儿童联盟和日内瓦呼吁，使更多非国家行为体签署后者的“承诺书”。我们相信，应竭尽全力使学校、医院和人道主义设施不受到攻击，以便能安全提供教育和医疗。在这方面，我国联署了最近就此事通过的第2286(2016)号决议。哈萨克斯坦还核可了《安全学校宣言》并呼吁冲突各方落实《防止在武装冲突期间将学校和大学用于军事目的准则》。

认识到教育能在促进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已为阿富汗的各个人道主义项目总共提供了5,300多万美元。我们的援助包括在该国建造学校 and 医院，并且每年为阿富汗学生提供奖学金。

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完全信守国际承诺的国家，它在2011年7月批准了《儿童权利公约》的任择议定书，并相应地调整了本国《儿童权利法》。我们还制定了法律，禁止征召年龄不足18岁的人入伍或将其作为雇佣军使用，同时还加强了国家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在我们的学校课程中，我们强调不同信仰和不同族裔之间互相包容的教育，以便根据全球文明中的人类宽容价值观形成我国民族特性，以防止暴力极端主义。

为加强联合国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我们希望提出以下各项建议。

严峻的状况需要将保护儿童的任务授权纳入安全理事会和维持和平特派团及政治特派团的工作，并在每个级别都有保护儿童的特定能力。部队、警察和文职人员在部署前接受密集的特别培训将能执行有效的侦查、追踪、救援和复原行动，并为受害儿童进行监测和举报。

最近我们得知，自封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即“达伊沙”，为培训未来的恐怖主义分子大量使用儿童的卑鄙计划。这种计划应绝对受到谴责和完全弃绝，我们应以统一和全面的方式作出反应，阻止这些计划。

这个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大规模的移徙和难民潮。关于大规模难民潮，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都必须负起责任，落实它们对捍卫儿童权利承担的责任。

这个综合办法的所有各个方面都需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加强合作，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成员、维持和平行动部、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秘书长特别代表、联合国在当地的国家工作队以及人权理事会之间的合作。

哈萨克斯坦荣幸地被选为人权理事会2017年至2018年成员。我们保证将以最严肃的态度落实这项责任，并将作为一项神圣的任务，捍卫陷于冲突中的儿童的权利和尊严并将保护他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发言。

Sandoval Mendiola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马来西亚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并感谢秘书长、儿基会执行主任和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吉女士的通报。

我国赞同加拿大代表将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墨西哥谴责任何侵犯儿童和青少年的权利和福祉的行动，包括儿童的重大权利受到严重影响的武装冲突局势。

今天的辩论会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标志着这个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20周年。当年，各国达成共识，共同体认到应防止和解决武装团体在任何情况下招募和使用儿童的问题。在这20年中，我们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例如将严重侵害儿童的人的名单列入了秘书长报告的附件。

然而，我们也知道仍有许多令人担忧的挑战，例如在各种武装冲突中，严重侵权行为日趋严重、冲突旷日持久，导致越来越多的儿童被迫流离失所和武装冲突各方使用暴力极端主义和招募儿童入伍。

这些事实必须再次坚定我们的集体决心，使这个问题继续成为国际议程的核心。墨西哥政府重申它支持特别代表办公室的工作。至关紧要的是，这个办公室的工作，特别是通过监测和报告机制进行的工作，应受到各方尊重。报告应被接受和重视，因为报告的内容以透明和客观的方式说明了如何为处于特别脆弱状况下的儿童取得最佳利益。

我们还对近年来被迫流离失所的儿童增多所产生的后果深感关切。未成年的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人权更易受到严重侵犯。安理会必须重申，它呼吁冲突各方和国际社会尊重国际法和儿童的人权，他们是冲突和暴力的主要受害者。

由于这个理由，墨西哥同意成为推动停止暴力侵害儿童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国家之一，这项倡议旨在寻找使儿童享有没有暴力的生活的条件。我们重申，我国政府致力于在墨西哥国内和国外促进这项全球倡议。我们还重申，我们支持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儿基会在2014年发起的“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并且我们还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实现这项目标。

我们欢迎本组织采取措施，预防和遏制联合国维和行动工作人员实施令儿童不幸受害的暴力和性凌虐，我们也将对这些措施及时采取后续行动。我们认为，必须确保遵守对维和行动或安全理事会批准的其它任何部队的文职和军事人员实施的剥削和性凌虐行为所采取的零容忍政策，必须将这些行为的实施者绳之以法。

我们重申，我们要求安理会成员推动有助于充分遵守国际法的措施；通过在实地将儿童保护问题主流化，把保护未成年人的具体规定纳入维和行动和特别政治行动；鼓励交战方将儿童保护措施纳入和平会谈或谈判；要求尚未将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纳入其工作准则的制裁委员会将这些行为纳入其工作准则，以便加强措施，惩罚有系统实施这些侵害行为的人；对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的决定和建议采取更系统的后续行动，特别是在审议其议程所列冲突局势时。

最后，我谨重申，只有实现和平与安全，儿童权利才会得到充分尊重。因此，预防冲突和寻求可持续和平必须是国际社会的优先目标。我们需要按照《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的目标加倍努力，寻求长期解决办法，以便在冲突后环境下缓解武装冲突的起因，照顾最弱势民众，减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行为的受害者所遭受的伤害。在这方面，墨西哥在安理会的优先事项将是继续防止和减轻儿童——他们是我们社会的现在和未来——遭受的痛苦。我们的道义和道德义务是，在所有情况下保护儿童权利，使逆境变为全世界所有儿童的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霍什鲁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愿意首先祝贺马来西亚担任安理会主席和举行本次及时的公开辩论会。

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0）指出，可悲的是，2015年对于被困在冲突区和遭受交战方袭击的儿童来说是令人惊恐的又一年，这些交战方完全不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也不顾我们儿童的福祉。“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其附属团体，特别是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附属团体，完全无视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这种情况令人感到特别震惊。在此类群体中扩大了这些战术的使用，这种情况令人感到担忧。暴力极端主义分子大范围地实施劫持行为，这是其恐怖行动的一个特点，目的在于实施政治洗脑、勒索赎金、进行报复或性剥削。“博科圣地”组织匪徒蹂躏着尼日利亚部分地区，对儿童实施恐怖。同样，将属于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的儿童作为袭击目标，这也是一个令人深感关切的问题。

也门儿童处境，特别是得到联合国核实的被杀和致残儿童人数增加六倍的情况，令人深感关切。秘书长的报告称，在总共死伤的1 953名儿童中——包括785名死亡儿童和1168名受伤儿童——60%的儿童系因空袭死亡。该数字较2014年全年出现了令人不能接受的巨幅上升，表明了也门激烈的冲突能如何酿成人道主义危机。

秘书长2015年关于该问题的报告（S/2015/409）以及联合国其它机构证明了以下事实，那就是仅在加沙，2014年7月8日至8月26日，以色列对加沙的最新入侵就造成540名巴勒斯坦儿童死亡，2 955名儿童受伤，其中估计多达1 000名儿童将永久残疾。以色列军队同期损毁或完全毁坏的学校、幼儿园和医院数量创下2014年所有情况下受损和被毁的最高纪录。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国际社会应当确保大力开展后续行动，使以色列不再逍遥法外，并为受害者伸张正义。这种有罪不罚导致以色列政府采取

的行动 “进一步限制巴勒斯坦人包括儿童的权利” (S/2016/360, 第79段)。

在儿童被杀害及其房屋、学校和医院被毁的情况下,令人失望的是,有人施加了不当压力和进行了不当游说,而这有可能改变事态方向。去年,尽管以色列公然将加沙儿童作为袭击目标,但仍未被列入黑名单。今年在也门,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盟先是被列入黑名单,原因是联合国认定沙特对60%的儿童伤亡——包括轰炸行动造成的785名儿童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但出人意料的是,沙特阿拉伯最终却从名单上除名。

最后,正在也门实施的空袭——它们已经导致数百名也门儿童死亡——除了令“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得到加强之外,还得到其它什么效果吗?世人似乎大都不知道也门儿童遭受的杀害和痛苦并对此无动于衷,但国际社会能防范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这一不断加剧的战略威胁吗?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沙特阿拉伯代表发言。

穆阿利米先生 (沙特阿拉伯) (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祝贺马来西亚担任安理会主席,并祝它在工作中一切顺利。我们也感谢主席国马来西亚邀请我们参加本次辩论会,并欢迎马来西亚在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发挥领导作用。

我也感谢秘书长、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和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的通报。

关于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的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发表已有20年。尽管自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被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保护儿童;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有限的进展——如“儿童不是士兵”倡议等——儿童仍是武装冲突的主要受害者。

我国代表团非常关切的是,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越来越多。我们强烈谴责秘书长报告

(S/2016/360)所述由“达伊沙”、“博科圣地”组织和“青年党”等团体及其它宗教运动犯下的暴行。这些团体剥削压榨儿童,致使他们肢体伤残,剥夺他们的自由,绑架他们,并对他们进行性剥削。

冲突所致流离失所者的处境恶化,对儿童产生了严重影响,包括在南苏丹和叙利亚都是如此。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提供儿童所需保护的 best 方式是确保可持续和平,并且预防或遏制冲突。这方面还必须包括结束各类占领以及遵守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巴勒斯坦儿童首当其冲遭受以色列之害,这个国家继续实施军事占领,推行恐怖主义和侵略政策。以色列还在继续其围困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丝毫不担心遭受制裁,或者受到法律处罚。以色列继续对儿童使用过度武力,包括处决儿童。以色列把儿童关押在监狱中,对他们进行虐待、施以酷刑,并且加以剥削。儿童在军事法庭受审,哪怕他们还不到接受审判的年龄。他们的家园被摧毁。他们遭强行流离失所。医院和学校遭受袭击。恐怖定居者犯下的罪行就更不用提了。

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要求以色列对其犯下的严重侵害行为负起法律和刑事责任。我们呼吁安理会迫使以色列释放监狱中的儿童,停止对他们的剥削和虐待。我们呼吁根据《阿拉伯和平倡议》及相关国际文书,立即结束占领。我们还呼吁恢复1967年边界线。此外,我们呼吁支持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沙特阿拉伯王国对叙利亚儿童的苦难深感关切。我们谴责叙利亚部队每天开展袭击,导致儿童被杀害或致残,他们的家园被摧毁。空袭仍在继续。事实上,空袭越来越猛烈。我们看到,袭击继续使用桶式炸弹,并且蓄意以学校、医院和医务人员为目标。我国代表团坚决谴责伊朗巴斯基部队的行径,该组织正在组织行动,征召儿童到叙利亚作战。

我们也谴责伊朗革命卫队在叙利亚壮大势力，并且谴责真主党及其它宗教民兵组织的活动。这些组织都对叙利亚儿童犯下罪行。

我们还谴责安全部队逮捕儿童的做法。儿童常常遭受酷刑，导致他们死亡。

叙利亚当局正在把围困作为战争工具。目前，阿勒颇面临大屠杀和种族清洗威胁。由于国际社会忽略儿童，未能保护他们，事实上是使他们暴露在死亡威胁之下，儿童被困在自己已成为瓦砾的家中。阿勒颇的儿童、妇女和老人正在大声求助。阿勒颇发生了多次大屠杀。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将成为安全理事会的污点和国际社会良知的污点。

我们促请安理会立即为阿勒颇和叙利亚各城市的儿童提供保护。我们呼吁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挥作用，确保将人道主义援助送达叙利亚需要援助的民众手中。

在民兵发动针对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军事政变之后，沙特阿拉伯王国响应了也门总统和人民发出的援助呼吁。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我们在也门建立了盟军，并且部署了所有必要资源，以确保我们实现盟军的目标，包括保护儿童、妇女和老人。此外还应根据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倡议实现过渡。

我们也支持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伊斯梅尔·乌尔德·谢赫·艾哈迈德作出的调解努力。尽管调解取得了成果，但反对派仍旧冥顽不化。安全理事会应谴责叛乱分子的这一立场，包括确保他们遵守第2216（2015）号决议、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的各项规定以及全国对话的成果。

在我们讨论也门的受害平民时，我们还必须记得胡塞武装犯下的众多罪行，包括把医院和学校变成兵营。胡塞武装对成千上万平民、其中包括儿童的死亡负有责任。民兵分子还在我国边境对我们进行袭击，导致近500名平民死亡，我国数千名公民流离失所，建筑物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1700所住

房和75幢政府大楼被摧毁，其中包括医院和其它医疗设施。这些袭击导致学校关闭，扰乱了对几千名儿童的教育。自4月10日停止战斗以来，胡塞武装及其同盟对沙特阿拉伯王国进行了近1700次入侵，包括使用了20枚导弹，导致多名平民死亡。

我国代表团最强烈地谴责胡塞武装征召儿童入伍的行为。我国代表团非常关切的是，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越来越多。我们强烈谴责秘书长报告（S/2016/360）所述由“达伊沙”、“博科圣地”组织和“青年党”等团体及其它宗教运动犯下的暴行。这些团体剥削压榨儿童，致使他们肢体伤残，剥夺他们的自由，绑架他们，并对他们进行性剥削。

冲突所致流离失所者的处境恶化，对儿童产生了严重影响，包括在南苏丹和叙利亚都是如此。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提供儿童所需保护的最佳方式是确保可持续和平，并且预防或遏制冲突。这方面还必须包括结束各类占领以及遵守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巴勒斯坦儿童首当其冲遭受以色列之害，这个国家继续实施军事占领，推行恐怖主义和侵略政策。以色列还在继续其围困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丝毫不担心遭受制裁，或者受到法律处罚。以色列继续对儿童使用过度武力，包括处决儿童。以色列把儿童关押在监狱中，对他们进行虐待、施以酷刑，并且加以剥削。儿童在军事法庭受审，哪怕他们还不到接受审判的年龄。他们的家园被摧毁。他们遭强行流离失所。医院和学校遭受袭击。恐怖定居者犯下的罪行就更不用提了。

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要求以色列对其犯下的严重侵害行为负起法律和刑事责任。我们呼吁安理会迫使以色列释放监狱中的儿童，停止对他们的剥削和虐待。我们呼吁根据《阿拉伯和平倡议》及相关国际文书，立即结束占领。我们还呼吁恢复1967年边界线。此外，我们呼吁支持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沙特阿拉伯王国对叙利亚儿童的苦难深感关切。我们谴责叙利亚部队每天开展袭击，导致儿童被杀害或致残，他们的家园被摧毁。空袭仍在继续。事实上，空袭越来越猛烈。我们看到，袭击继续使用桶式炸弹，并且蓄意以学校、医院和医务人员为目标。我国代表团坚决谴责伊朗巴斯基部队的行径，该组织正在组织行动，征召儿童到叙利亚作战。

我们也谴责伊朗革命卫队在叙利亚壮大势力，并且谴责真主党及其它宗教民兵组织的活动。这些组织都对叙利亚儿童犯下罪行。

我们还谴责安全部队逮捕儿童的做法。儿童常常遭受酷刑，导致他们死亡。

我国代表团最强烈地谴责胡塞武装征召儿童入伍的行为。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儿童基金会的合作与协调下，盟军已经在向这类儿童提供援助，包括财政援助之后，把他们交还其家庭。我要在这里说，盟军没有在也门扣留儿童。他们已全部被释放。

沙特阿拉伯王国和盟军保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沙特阿拉伯王国最近核准了第2286（2016）号决议，该决议要求把犯下侵犯平民和儿童罪行的人，或是袭击医院和其他医疗设施的人绳之以法。在这方面，我们已经采用了保护平民和坚持相称性和区分目标原则的明确交战规则。我们禁止对平民使用武器，并对平民实行保护，直到他们可以撤离冲突地区。也门境内的作战行动定期受到全面审查，以免伤害平民。

沙特阿拉伯王国把儿童作为绝对的优先事项，坚信始终应当把儿童放在首位。没有理由在冲突中把平民，尤其是儿童作为攻击对象。儿童拥有绝对的生命权和教育权，以及在远离枪林弹雨的地方玩耍的权利。沙特阿拉伯王国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保护儿童和平民，极端重视有关王国或盟军侵犯平民权利的任何指控。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调查这类事件

和有关攻击平民的指控的工作队，并将尽快向联合国提交我们的调查结果。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最早参加也门重建努力的国家之一。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我们捐助了32.5亿美元，其中12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和加强卫生部门。自2015年以来，我们是也门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捐助方。过去一年里，萨勒曼国王人道主义援助和救济中心在也门各地分发了超过4.4亿美元。我们也在向约旦和苏丹境内的也门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我们收容了100多万难民，并允许所有也门儿童在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学。我们向也门境内受伤的人和被别国收容的人提供医疗设施和服务，并向包括儿童在内的地雷受害者提供心理支助。

最后，我谨强调以下几点。我们欢迎联合国及其机构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为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尤其是儿童，所作的努力。我们也认为，联合国应当能够在其决定不会受到不当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地完成它的任务。沙特阿拉伯王国将始终率先向联合国系统提供援助，但我们也认为，本组织必须中立和透明地执行任务。它在起草其报告和其他文件时必须作出特别努力，确保获得可靠的信息，而不是依赖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它的报告应设法改善武装冲突中儿童的生活条件。

我们对于本报告中缺乏准确的信息，导致无正当理由地把本联盟列入侵犯平民权利的实体的名单感到遗憾。我们没有被给予作出事先反馈的机会，我们欢迎秘书长作出勇敢的决定，从名单中除去本联盟的名称。我回顾，我们曾邀请联合国派官员到利雅得同我们讨论这一情况。这项邀请仍然有效。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卢森堡代表发言。

卢卡斯女士（卢森堡）（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请允许我感谢你召开今天的重要辩论会，并感谢所有已经发言的人。

卢森堡完全赞同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以及加拿大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

20年前，格拉萨·马歇尔在1996年8月发表了关于武装冲突对儿童影响的报告（见A/51/306）。从那以来，我们逐步共同建立了一个儿童保护机制，这无疑是联合国的成功故事之一。我们在共识基础上建立了这个机制，一致坚信儿童是每个国家最神圣的财富。通过这一机制，凭借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及其核心监测和报告机制，成千上万的儿童被救出、逃脱武装部队的行列、重新融入家庭和返回学校。

其国家安全部队被列入秘书长年度报告附件中的所有国家，现已同联合国签署了停止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行动计划。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儿童基金会在2014年发起的“儿童不是士兵”运动的加强动员。我们欣见苏丹已作出这项承诺，于3月27日当着莱拉·泽鲁居伊的面签署了一项行动计划。现在是借此政治决心尽快全面执行行动计划的时候了。

除“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外，还应当提到过去一年里所取得的其他进展，例如特别代表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对话的加强。我们知道，秘书长报告附件所列各方大多数是非国家武装团体。这种对话已经在哥伦比亚产生结果。我们也欢迎秘书长决定暂时不允许秘书长年度报告附件所列部队或警察派遣国参加所有和平行动。

然而，虽然取得了进展，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的确，据秘书长年度报告所述，2015年的形势很暗淡。

在阿富汗，袭击事件激增，儿童所受的影响尤为严重。去年，儿童占平民伤亡人数的四分之一。在叙利亚，达伊沙继续大规模招募和使用儿童，政府继续袭击学校和医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居民区实施空袭和使用爆炸性武器的情况增加。在伊拉克、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绑架儿童的事件屡

见不鲜并再度增多。在也门，2015年被打死或致残的儿童人数增加了5倍。

有鉴于此，我们重申，我们明确支持特别代表履行任务，不懈努力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不应该怀疑特别代表工作的独立性。我们指望各方尊重特别代表工作的独立性。我们重申，对于各种保护机制，包括安理会建立用以核实年度报告及其附件所载所有信息准确性的监测和报告机制，我们有着坚定信心。本次报告是有关会员国在联合国系统内，包括在总部和外地广泛磋商的结果。

我们重申，我们希望看到儿童保护顾问在相关特派团中继续执行其特殊任务。因此，我们也继续向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与维持和平行动部提供具体支持。同样，我们已经决定支持联合国大学与儿基会合作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该项目将帮助制定工具，更好地指导联合国实地人员开展工作，防止儿童受害，保护并帮助他们脱离极端暴力局势。

今年是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设立二十周年，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加强对儿童的保护。如果决心出现动摇，我们将会受到历史的严厉评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

托姆斯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感谢主席召开本次辩论会。我也谨感谢秘书长、秘书长特别代表莱利娅·泽鲁居伊和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提供的全面且富有见地的通报。

德国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和加拿大代表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

二十年前，即1996年8月，格拉萨·马歇尔向大会提交关于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的重要报告（见A/51/306）。我们自那时以来所订立的规范框架帮助促成了一些重大成就。大约150 000名儿童兵已经获释。9个冲突方已成功实施行动计划，结束和防止招募儿童兵，并由此得以从秘书长报告附件中除

名。德国曾担任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自豪对这一必不可少的框架的发展有所贡献。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儿童及其他平民受到愈益频繁的蓄意袭击，容易遭受暴力、利用和虐待。德国继续对秘书长记录阿富汗、索马里、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严重侵犯事件增多感到特别关切。

现在，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进一步加强和公正、客观地落实联合国保护儿童机制既是一个紧迫问题，也是一个重要优先事项。利用这些机制切实改善当地成千上万儿童生活的事例不胜枚举。特别是，秘书长报告附件所列所有八个政府武装部队现在均已签署国家行动计划，承诺采取具体步骤停止伤害儿童行为。我们欢迎苏丹最近通过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并期望计划得到迅速实施。

德国赞扬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的工作，充分支持其任务。特别代表泽鲁居伊借助她发起的“儿童不是士兵”运动，不懈地努力传播一个重要信息：儿童是受害者，不是施害者，必须如此加以对待。我们也谨赞扬联合国外地特派团日复一日地努力执行监测和报告机制，后者是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成功的关键。我们必须确保联合国特派团保护儿童工作继续得到适当的专项资源。

关于如何推进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的讨论依然过多地以纽约为中心。而纽约只能制定指导原则，需要在外地执行。因此，德国致力于提高实地对保护儿童问题的认识。保护儿童以及使前儿童兵重新融入社会仍然是德国与其合作伙伴双边讨论的重要内容。我们将继续支持组织成立当地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阿富汗最近成立之友小组就是一例，德国自豪地担任该小组主席。

最后，安全理事会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讨论决不能仅限于这种专题辩论。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安理会国别决议执行段落中关于保护儿童的措辞。因此，在延长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任务期限的决议中专门增加一个关于保护伊拉克儿童的段落，

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消息。德国赞赏马来西亚不懈努力，把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纳入安理会所有工作的主流。

在马谢尔报告出台20年以及在德国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通过有关袭击学校和医院问题的第1998（2011）号决议5年之后的今天，我要最后重申德国不懈地致力于保护受武装冲突伤害的儿童并支持泽鲁居伊特别代表及其团队的工作。执行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在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并且将继续是我国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兰贝蒂尼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赞扬主席国马来西亚组织这次辩论会，感谢潘基文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泽鲁居伊和儿基会执行主任莱克的通报，感谢他们努力确定办法，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应对武装冲突中继续危害儿童的祸害。

意大利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的发言和加拿大代表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谨以本国代表身份补充如下。

今年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任务授权确立二十周年纪念提供了一个宝贵机会，以评估国际社会在此领域的成就与失败之处，我们坚决支持这项任务授权。在此期间，儿童兵复员及重新融入其原籍社区的工作取得显著进展。最重要的是，20年后，我们特别高兴地看到形成了一个更有力的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规范和体制框架，主要是通过建立第1612（2005）号决议所设监测和报告机制。

去年又采取了两个重要步骤：通过第2225（2015）号决议，承认在武装冲突中绑架儿童为秘书长年度报告附件列名的一个标准；以及会员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承诺立即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强迫劳动和现代奴役与贩运人口行为，确保禁止和根除最恶劣的童工形式，包括招募和使用儿童兵。但比这些文件和

决议本身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具体落实。在这方面，意大利对此高度敏感问题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第一，作为2007-2008年期间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我国当时坚决支持将保护儿童的具体规定纳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任务授权（现在这是安理会的标准做法），并且还积极地参加了关于性暴力和武装冲突问题的第1820（2008）号决议的起草工作。该决议当时是第一项公开承认性暴力在被用作战争手段时可能加剧冲突并阻碍和平与安全的恢复的决议。我国随时准备在明年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时再次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二，我们继续通过我们的培训中心参与其中。和平行动审查为在规划和开展维和行动时如何考虑这一重要议题提供了有益的建议。我们认为，对联合国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关于儿童权利的培训，依然必须是确保在实地开展有效维和行动的关键。

第三，我们重申我们对人道主义法的政治承诺，人道主义法因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冲突而受到威胁。本着这一精神，意大利加入了《安全学校宣言》，该宣言支持由一个国家联盟、联合国各行为体以及各非政府组织倡导的《防止武装冲突期间将学校和大学用于军事目的的准则》。

依照我们的承诺，我们还支持各种运动，如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和儿基会2014年发起的“儿童不是士兵”运动。诸如此类的运动是指导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暴力侵害儿童行为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第四，鉴于在目前危机中虐待和暴力侵害儿童的行为呈上升趋势，我们正在宣传和执行各种长期举措，以便通过我们的发展合作方案，促进各地、特别是中东和非洲的前儿童兵和冲突受害者复原和重返社会。

最后，鉴于沿地中海中部路线的混合移民潮史无前例地持续加剧，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特设法律框架，以便更好地帮助和接纳来自冲突地区的未

成年人，从而促进其行使自己的权利。特别是在把用于无人照顾的未成年人的资金从2015年的9 000万欧元增至2016年的1.7亿欧元后，意大利致力于接收更多无人照顾的未成年人，并致力于提升接收他们的能力：到2018年底将有2 000多个新接待中心可供使用，并将根据儿童最佳利益原则提供高度专门化服务。

我要在发言的最后指出，所有这些承诺和措施都不能与需要将施暴者绳之以法这一点脱钩。国家和国际一级的问责制是确保不再有更多儿童参与武装冲突或在武装冲突中被用作儿童兵的关键。让我们共同努力将这一承诺变成现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泰国代表发言。

Chartsuwan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成员，即文莱、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发言。

首先，我谨祝贺同为东盟成员的马来西亚担任安全理事会8月份轮值主席和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我们还赞扬倡议举行本次年度公开辩论会。我还要表示，我们赞赏秘书长致开幕辞，以及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特别代表和儿基会执行主任作了通报。

我们赞赏20年前发表的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所作的贡献，该报告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应对武装冲突对儿童造成的影响。自那时以来，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一直严肃处理这一问题，并在减轻武装冲突中儿童的痛苦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人们的认识有所提高，设立了各种机构，制定了标准，以及启动并执行了各项倡议。“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势头良好，目前几乎所有政府都参与制止侵害儿童的行为。但是，新冲突爆发和暴力极端主义突起，致使儿童继续面临越来越多的威胁。

我们也认为，需要采取一种全面方法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在强调各国的主要责任和权力的同时，我们再次强调，必须消除儿童受苦受难的根源。同样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和国际社会继续努力处理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包括为其重新融入社会和康复制定一项长期战略计划。

根据第1612(2005)号、第1882(2008)号、第1998(2011)号及第2225(2015)号决议设立的监督和报告机制，是联合国履行保护儿童使命的一个关键工具。应当与会员国进行建设性接触，并在编写报告时采用准确、客观、可靠和可核查的信息，以此来支持该机制的完整性和公信力以及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的工作。

秘书长的年度报告(S/2016/360)在指导会员国努力加强武装冲突中儿童保护工作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所有列名努力均应客观、全面，以可信和公正的信息为基础，考虑到会员国所作的努力，而且必须符合各国的责任与权力原则。

此外，在执行现有各项机制和行动计划时，应当让所有相关行为体适当知情，并使其协调一致。安理会应继续对与联合国合作的各相关方采取合作态度，并为其提供必要援助。

在区域一级，东盟成员国一直在加紧努力，在国家 and 区域各级以及体制和实践方面处理儿童面临的各种问题。2015年11月，我们各国领导人通过了《东盟消除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区域行动计划》，该计划为2016至2025年10年期间的区域行动计划提供了一个全面框架。东盟还与联合国各机构及其机制密切合作。

东盟成员国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打击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不论这种行为发生在何地，由谁所为。让我们密切合作，以确保我们的儿童能生活得更好，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共同未来。

请允许我以本国代表的身份简略地谈几点看法。

泰国愿使其发言与斯洛文尼亚将以人类安全网成员名义所作的发言相一致。

泰国认为，按照国家战略努力促进法治和优质教育，并改善社会经济条件，能够有助于促进和保护儿童权利。我们还欢迎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与各会员国和利益攸关方进行建设性协作，努力制止对儿童的各种侵害。最后，泰国继续致力于履行其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各项《任择议定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确保我们的儿童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保护。我们赞同关于普遍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的呼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瑞士代表发言。

曾德尔先生（瑞士）（以法语发言）：瑞士感谢主席国马来西亚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和各位通报人具有启发性的通报。

今年是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发表二十周年，该报告描绘了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警示国际社会注意战争对男女儿童的破坏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该报告，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授权才得以出台。过去20年中，我们看到与儿童在武装冲突中的命运有关的许多积极事态发展。例如，自2000年以来，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释放了115 000多名儿童，与冲突当事方签署了25项制止侵害儿童行为的行动计划。

然而，正如我们从各位通报人和先前发言者那里听到的那样，在这个周年纪念日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理由。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最新通报概述了世界各地武装冲突中影响儿童的各种令人担忧的趋势。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是讨论主席国马来西亚提出的关键问题的时候了。

国际协作成功加大了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力度，包括打击对严重侵害行为的有罪不罚，在这方面，瑞士愿提及它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妇女争取性

别公正倡议”的支持。该倡议为乌干达北部上帝抵抗军前女兵复原和重返其家庭与社区作出了贡献，它还倡导在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审判性暴力罪行。国家必须对这些犯罪人进行调查并将其绳之以法，以便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并且防止更多的侵害行为。当国家不能或者不愿这样做的时候，国际刑事法院可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国际刑院检察官的倡议，她正在执行一项专门针对儿童的政策。

就如何处理儿童在武装冲突中所面临持续危险的建议而言，瑞士认为，反恐措施是必要的，并且能够帮助儿童。但是，我们必须确保这些措施不会阻碍人道主义努力。我国尤其关注与武装冲突各方进行保护儿童对话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武装团体控制的地区。此外，我们认为，尤其重要的是，要确保那些因涉嫌参与武装团体或者确实与其有关而被羁押的儿童受到保护。

关于加强儿童保护的具体建议，瑞士鼓励秘书长继续在其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纳入有关学校、医院及其工作人员遇袭对儿童的具体影响的信息。我们还呼吁立即充分执行第2286(2016)号决议。此外，我国呼吁有力回应对联合国工作人员犯下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的指控，特别是禁止在武装冲突中儿童处境报告附件中提到的那些政府军向维和行动派遣部队。

最后，请允许我提醒各国，我们作为国家通过第1612(2005)号决议，确立了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任务授权。因此，我们也有责任维护该任务授权的完整性与公信力。瑞士还谨表示对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的绝对支持，她为确保儿童在武装冲突中受到保护开展了出色的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Charles Whiteley先生发言。

Whiteley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发言。候选国前南斯

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的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均赞同本发言。

我谨衷心感谢今天的各位通报人，特别是我们给予充分支持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泽鲁居伊女士。我们还想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马来西亚举行今天的辩论会。

在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方面仍面临严峻挑战。旷日持久的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给许多儿童造成严重影响，使他们容易受到特别是暴力极端主义和流离失所的威胁，秘书长在其报告（S/2016/360）中恰如其分地强调了这一点。暴力极端主义正在严重影响儿童，他们常常成为直接的目标，包括使用儿童作为自杀炸弹手的令人发指的做法。各种打击和防止暴力极端主义的做法必需综合全面，并且处理如持久冲突、还有缺乏善政、法治或者教育等根本原因。

我们日益关切地注意到袭击学校和医院并将其作为军用的普遍现象。政府和所有其它行为体必须保护学校和医院，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各项规定。

我们还认为，强迫流离失所是一种特别的挑战，越来越多的儿童逃离以寻找保护，这使他们尤其易受绑架和性暴力等犯罪的伤害。各国政府还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保护这些儿童的权利。

今年的报告有力地提醒我们，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至关重要，特别是他们提供的客观和公正信息成为该报告的基础。报告附件中所列的名单是追究有关冲突方严重侵害儿童罪行责任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维护报告、包括其附件名单以及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的完整性与公正性至关重要。制止侵害儿童行为和落实行动计划而非施加政治或者财政压力应该是除名的唯一途径。在适用列名标准时，必需对冲突各方使用相同的标准。我们完全支

持秘书长呼吁其报告中指明的各方与秘书长特别代表合作，以保护冲突中的儿童。

去年，联合国维和人员、其它国际部队以及平民犯下了令人不安的性剥削与虐待案件。除必需确保全面问责之外，还需采取一项关键措施，即提供关于保护儿童的强制性和全面的部署前培训，以确保在实地有效保护儿童。但是，在这方面也可取得进展。哥伦比亚是这方面的一个良好例子，它在和平谈判和关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释放儿童的协定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欧盟2015-2019年人权与民主行动计划》确保对各种冲突和危机采取一种全面的人权做法。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被纳入我们各种共同安全与防御政策、特派团以及行动的主流。在新特派团和行动的规划过程中，在我们的部署前培训以及各种报告和审议文件中均纳入了对儿童保护问题的考虑。

欧盟的发展援助支持了多个针对武装冲突儿童受害者的项目，帮助他们安全获取基本服务，保护他们免遭各种形式的暴力，并且确保他们重返社会。该领域的具体项目——例如，在哥伦比亚、也门、乌克兰以及叙利亚的项目——得到促进稳定与和平的“欧洲民主与人权工具”和“欧洲邻国与伙伴关系工具”的支持。

2015年，欧盟人道主义援助在叙利亚危机中以及在南苏丹、埃塞俄比亚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为各种具体的儿童保护活动、包括心理社会支持、雷险教育以及打击征召儿童兵并使其重返社会的行动提供了1 150多万欧元。2016年，欧盟把对紧急状况下教育的人道主义援助增加了三倍。用于紧急状况下教育的5 200万欧元所选取的人道主义项目将使儿童能够安全地获取高质量的教育。最近，欧盟还决定更新其儿童与武装冲突优先国家名单，使其与秘书长的报告保持一致。

此外，欧盟及其成员国继续坚定地支持“儿童不是士兵”运动，而且我们欢迎已取得的重大进展。该运动在余下的数月中将侧重于执行各项行动

计划。欧盟随时准备在这个阶段与秘书长特别代表和儿基会一道支持各国政府。

最后，我要强调，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确保尽一切努力有效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并为他们的未来提供更美好的前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休曼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们在此开会，讨论战争和冲突对我们最有价值和最珍贵的资源——我们的儿童——造成的影响。大约2.5亿儿童——相当于地球上每9个男孩和女孩中就有1个——被迫在战争地区长大。2015年全世界流离失所者人数创历史新高，其中50%不到18岁。

暴力在世界的那么多地方持续，摧毁家庭，迫使最年幼者自己想方设法逃难，以免被战火吞噬。在遍布78个国家的寻求庇护者中，将近10万是无人陪伴或失散的未成年人，他们独自面对坎坷的命运，处境脆弱，他们达10万之多。

设法逃离者传出的各种逃难经历骇人听闻，令人震惊。这些数字高得惊人，但是，我们决不能让自己被面前的巨大挑战压垮。每一位儿童都应拥有一个没有战争和暴力的未来。

所有的趋势均表明，以最令人发指的形式暴力侵害和压制我们当中最无助者的行为有所增加。儿童被用作自杀炸弹手，作为性奴遭受剥削，而且不到开车年龄的女孩和男孩被逼操作战争武器。

很难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我们在过去几年中所目睹的暴行的规模，这些持续的野蛮和残暴行径震惊了文明世界的良知。成千上万的儿童在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人民发动的残酷行动中被杀死，而数以万计的人则时刻生活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恐惧中。国家监狱使用酷刑，桶式炸弹在大街上爆炸，而且炮弹不断落入他们的家中：这些最严重暴行并未放过叙利亚儿童。

在也门，沙特主导的联盟继续对医院、学校和清真寺等民用目标实施广泛和有系统的袭击。去年有将近2 000名儿童被杀害或致残。仅沙特主导的联盟就造成了大约1 200名儿童伤亡。

2015年西非各地有44起自杀式爆炸是由儿童实施的，在这些儿童中，四分之三是年幼女童。这就是儿童在二十一世纪被当作牺牲品的毁灭性现实。这些就是诸如Fati这样的年幼女童所面对的匪夷所思的现实，Fati是数百个被“博科圣地”绑架、监禁并被逼结婚的年幼女童之一。Fati描述说，这些被关押的女孩整天提心吊胆，饥肠辘辘，且每天遭受性暴力，为了逃离这样的生活，她们在绝望之中自愿充当自杀炸弹手，主动将炸弹绑在自己身上。Fati活着逃了出来，但是，无数的儿童仍然每天生活在这样的噩梦中。此类侵害儿童的野蛮和残忍的行径不仅令人撕心裂肺；而且它们还在撕裂一个又一个社区，摧毁整个社会的结构。

在以色列，我们太清楚与有系统地将儿童用作战争武器者作斗争所意味的一切。在北边，国际社会公认的恐怖主义团体真主党把黎巴嫩南部的所有村庄都变成了恐怖前哨。他们将火箭弹发射器置于儿童玩耍的幼儿园旁边，并将导弹存放在儿童放学后要返回的住房之下。多年来，以色列一直警告安理会注意黎巴嫩南部非法走私武器及其不断积累所带来的威胁，但是，安理会对我们的警告置若罔闻。

在加沙，恐怖主义团体哈马斯让年幼的男孩为他们挖掘用于实施恐怖袭击的地道，并让各个年龄段的儿童与其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一道充当人盾。哈马斯明知故犯，故意将其恐怖基础设施藏匿在加沙的学校、医院及平民街区中，将自己的儿童置于险境。没有儿童应该在一个兼作火箭弹发射场的校园里玩耍，而且没有儿童应该将他或她的夏天花在接受如何发动及参与战争的训练上。

哈马斯违反儿童的一切基本的国际法定权利，每年开展军事训练营活动，招募的儿童数以千计。

在那里，加沙儿童不是在学习游泳或踢足球，而是被教导如何组装自动武器以及操作肩射导弹。但是，哈马斯不仅在利用自己的儿童，而且还在教他们将每个以色列儿童视为潜在的目标。足以使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是，就在上个月，加沙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了以色列斯代罗特镇的一所幼儿园。幸运的是，这一次没有人受伤，因为学童们刚在这枚火箭弹爆炸前不久离开了这栋建筑。不幸的是，我们知道，为使我们的儿童时刻生活在对下次袭击的恐惧中，哈马斯将继续把我们的住所和学校作为袭击目标。

世界各地领导人有责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儿童免遭战争的蹂躏，使其在一个受保护的环境庇护下茁壮成长。不幸的是，巴勒斯坦人未能履行这项至关重要的责任。巴勒斯坦儿童不仅没能用他们对光明未来的梦想来为其青年时代提供滋养，反而在学校所学的课程、清真寺听到的布道以及以恐怖分子命名的大街小巷中，被持续灌输对以色列的仇恨以及对暴力的歌颂。

正如“四方机制”最近发表的报告所指出，

“实施恐怖袭击的巴勒斯坦人常常被公然美化为‘无畏的烈士’。许多广为散发的犯下恐怖行为的个人的照片上印有鼓动暴力的口号，而（这）对青年有着特别的影响”。

我们正在为这种美化今天以色列大街上的恐怖行径的行为付出代价。

以色列自去年10月以来一直在与恐怖浪潮作斗争。在以色列人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继续遭受一次又一次的袭击时，有40人被杀害，另有500多人受伤。在当前的这波暴力中，有47起恐怖袭击——以利器捅刺、枪击或驾车袭击——是由不满18岁的巴勒斯坦青少年实施的。他们袭击、打伤甚至打死各个年龄段的男子和妇女，包括22名以色列儿童。

就在上个月，一个17岁巴勒斯坦人刺死了一个13岁以色列女孩，就在她的床上，当时她正在家中

睡觉。设想一下一个在床上睡得正香的年轻女孩被一个只比她大几岁的孩子残忍地反复捅刺的情景。儿童杀害儿童：这就是巴勒斯坦社会中儿童被灌输恶毒仇恨的直接后果。为了和平，为了双方的儿童，国际社会必须向巴勒斯坦领导人发出明确的信息。儿童是我们最珍贵的礼物。他们理应成长于这样的社会——这个社会培育希望愿景，并提倡实行一种宣传和平而非仇恨，宣传容忍而非暴力，以及宣传相互理解而非殉道精神的教育。

最后，我要指出，本月早些时候，世界失去了一位真正有良知者和一个捍卫人性的声音。伊利·威塞尔在孩提时代经历了大屠杀的种种可怖情形，并在成年后始终不忘警告人们，面对邪恶，如果不能挺身而出，就可能面临各种危险。威塞尔的一句名言是：“爱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冷漠无情”。

世界各地的儿童正在大声疾呼，要求我们表明他们没有遗忘。我们不敢对这些呼声无动于衷。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联合国观察员国罗马教廷观察员发言。

卡萨斯主教（罗马教廷）（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谨感谢安理会轮值主席马来西亚召开本次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重要会议，并对马来西亚作为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已经并将继续从事的工作表示赞赏。

对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而言，2014年据称是最糟糕的一年。但是，正如秘书长2015年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S/2016/360）所述，2015年受困于武装冲突的儿童人数以及侵害行为的规模和严重性令2014年的恐怖清单相形见绌。如秘书长在该报告第4段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未能共同防止和结束冲突对儿童造成了严重影响，本报告强调指出，若干武装冲突局势中的严重侵害行为愈演愈烈。这些侵害行为与冲突各方藐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有直接关系”。没有人可以忽略这一证据确凿的观察意见。在近代记忆中从未有这么多儿童承受

如此残酷的暴行：儿童充当士兵、自杀式炸弹手、性奴隶以及在最危险军事行动中用后即弃的情报收集者。蓄意破坏他们的学校和医院已成为一种战争策略，完全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报告中的意见，即对住宅区进行空袭和使用具有广域作用的爆炸性武器，加剧了陷于武装冲突中的儿童所面临的危险。必须以最强烈的措词谴责这些罪行。

罗马教廷向来是联合国的伙伴，不仅反对征用儿童作为战斗人员，而且反对针对武装冲突中儿童的许多其他形式的暴力。天主教会通过其在多数冲突地区活动的各种机构，积极参与照顾这种暴力受害者。这些年来，罗马教廷机构和无数天主教机构与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和机构进行合作，帮助减轻武装冲突中儿童的痛苦并分享处理这一持续祸害的最佳做法。罗马教廷对在该领域中工作的所有人表示深切赞赏，同时希望，武装冲突中儿童的困境将会唤醒良知，导致回心转意，并激发各方放下武器，走上对话的道路。

此外，尽管国际社会发挥了支持各国承担保护其公民的首要责任的重要作用，但是它也必须同那些受到针对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暴力之影响的地方社区进行互动，以便各种解决办法和方案能够有机地产生，并同时促进地方自主性。为了解决武装冲突中儿童，特别是儿童兵的困境，需要体谅地寻找办法让这些儿童重新融入自己的社区。

尽管我们看到儿童兵也犯下了任何人难以想象的野蛮暴行，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儿童受到剥削和操纵才落到这种地步。因此，虽然为使他们重返社会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可能犯下的暴行，但我们也必须开辟咨询与和解的途径，以期完全实现我们所寻求的重返社会。

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制止针对武装冲突中儿童的野蛮行径。更具体而言，安理会有义务呼吁各国制订和执行保护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更有力措施，并

确保联合国维和行动严格遵守这方面的所有法律和措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危地马拉代表发言。

桑多瓦尔·科胡伦先生（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感谢马来西亚代表团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并提出概念说明(S/2016/662, 附件)，其中包含了聚焦我们讨论的有用的指导方针。我们也感谢今天上午通报人的宝贵发言。

我们赞同加拿大代表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

本次辩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一方面纪念格拉萨·马歇尔报告(见A/51/306)的20周年，以及随后监测和报告机制的建立，另一方面不偏不倚地审议需要作出多大努力来防止对儿童犯下的恶劣罪行，因为这种罪行是对我们人性的冒犯、使我们的儿童无法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并给受害者、其家属和他们生活的社区带来灾难性后果。

我们认识到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作出的宝贵贡献，谴责对武装冲突局势中儿童犯下的6种严重罪行。我们强调，必须适当执行她的任务，有系统地收集有关严重侵权罪行的准确、公正和及时的信息，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领导，以便能够在实地收集数据，尤其是通过维和行动和联合国各机构收集数据。

值得强调的是，监测和报告机制应有助于问责，以及在国家政府的合作下确保严格遵守国际法律标准。它们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不能受到政治压力。正如秘书长今天指出的那样，重点应当是保护儿童。

我们对儿童遭到逮捕、大规模绑架以及死于反恐行动表示谴责。我们强调，必须停止未经指控拘留儿童的做法。安全部队必须把那些与武装团体有联系的儿童交给儿童保护当局，并通过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协助他们的适当恢复。我们也必须解决儿

童受到的创伤，从而打破冲突循环、确保儿童的最佳利益并尊重儿童作为受害者的基本条件。在这方面，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确保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获得其有效运作所需的资源。

我们欢迎制订各项倡议，以加强国际上对侵犯儿童罪行的谴责。我们认为，“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取得了成功，我们鼓励各国明年按照秘书长的建议加倍努力，充分执行其行动计划。此外，我们认识到《安全校园宣言》及其《准则》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危地马拉正处于正式批准《准则》的进程中。

问责制是防止严重侵权行为的关键，应当成为国家和国际对策的核心。为了确保机构框架和取得可持续的进展，将需要区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和财政支持。这一问责制适用于在实地部署的蓝盔士兵。危地马拉重申其对零容忍政策的充分承诺。安理会必须确保对责任人进行起诉并把他们列为制裁对象，必须加倍努力加强国家的司法能力，并加强国际法律框架。除其他外，我们也必须确保把凶手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我们赞成加强与法院进行的对话以及它在这个问题上授权。

最后，我们谨欢迎乌干达最近批准《儿童权利公约》。我们敦促尚未签署和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的所有会员国签署和批准它们。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斯洛文尼亚代表发言。

马恩先生（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人的安全网”成员国发言。这是一个跨区域网络，由奥地利、智利、哥斯达黎加、希腊、爱尔兰、约旦、马里、挪威、巴拿马、瑞士、泰国和我国斯洛文尼亚组成，南非为其观察员国。人的安全网是一个非正式国家集团，倡导用以人为本和以通盘的方式解决人的安全问题，作为对较为传统的国家与国际安全理念的补充。

我感谢今天各位通报人的通报，感谢主席国马来西亚召开今天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公开辩论会，这是人的安全网一直优先关注的问题。

格拉萨·米歇尔关于武装冲突对儿童影响的报告（见A/51/306）发表二十年后，人的安全网愈益关切地注意到，受武装冲突和其他局势负面影响的儿童人数不断增加，如秘书长的最新报告（S/2016/360）和今天各位的通报所述。

数百万儿童继续陷入武装冲突，不仅成为旁观者，而且被招募参与，或成为多种暴力行为，诸如袭击学校和医院、绑架、残害和性虐待，以及利用饥饿、疾病和剥削为战争工具加害的对象。我们也关切地注意到，根据秘书长的最新报告，2015年，攻击学校和医院及相关人员的现象普遍发生，这要求我们给予立即和集体关注。在这方面，我们呼吁执行第2143（2014）号决议，其中包含确保和保护儿童受教育权利的重要规定。

按照国际法规定义务，在所有情况下保护儿童仍然是每个国家的责任。加强国家问责机制，确保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肇事者，包括非国家武装团体成员、国家武装部队成员和维和人员被绳之以法必不可少。所有国家都有责任调查和起诉侵害儿童的责任人，对肇事者施压和支持处理这些侵犯行为的必要措施。

联合国有必要与有关国家政府密切合作。在许多非国家行为体犯有令人发指的罪行危害儿童的武装冲突中，联合国必须充分认识当地的敏感性，以及需要与这些国家政府密切合作处理局势，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援助。

在这方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也可发挥重要作用。必须根据当地事实公正、客观地确定存在武装冲突中严重侵犯儿童的行为。对在武装冲突遭到强奸和杀害的所有受害儿童，国际刑院的定罪量刑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国际刑院认为，强奸是一种战争武器及指挥责任概念。

监测与及时准确的报告是关键，以确保追究肇事者违法的责任。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建立的监测和报告机制是联合国保护儿童任务的重要机制。该机制的完整性和公信力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的权威必须得到加强和支持，特别是通过与会会员国沟通和使用客观、准确、可靠和可核查的信息，从而保证公平和根据证据制定肇事者名单。

人的安全网还强调应重点防止今后的侵犯行为，并通过医疗和社会心理护理，帮助受冲突影响的人康复和重返社会。

我们重申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的2016年5月呼吁，希望各国普遍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我们仍然对所有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安全深表关切，因此敦促所有会员国使儿童问题及其福祉继续成为国际议程的重要事项。

现在请允许我以斯洛文尼亚代表的身份补充几句。

斯洛文尼亚赞同欧盟观察员的发言和加拿大代表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斯洛文尼亚一直关切袭击学校和医院的问题。2016年4月，我们支持奥斯陆《安全学校宣言》和《关于防止武装冲突期间将学校和大学用于军事目的的吕桑准则》。我们鼓励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支持和执行《吕桑准则》。

我们认为，教育是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社会心理康复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支持斯洛文尼亚人道主义非营利组织“增强人的安全问题国际信托基金”和其他斯洛文尼亚非政府组织正在执行的若干项目，以便解决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乌克兰儿童的需要。

去年秋天，许多人包括儿童到斯洛文尼亚寻求避难。我们高度重视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它们为这些儿童提供了社会心理和其他援助。

秘书长的最新年度报告提醒我们，我们保护冲突中儿童免遭严重侵犯的努力尚未成功。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报告涉及的20个国家中，许多国家的局势实际上进一步恶化。我们呼吁增强保护最脆弱群体即最年幼者的努力，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丹麦代表发言。

尼尔森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北欧国家，即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和我国丹麦发言。

我们感谢主席国马来西亚在对世界各地儿童如此重要的关键时刻举行本次公开辩论会。我们感谢秘书长的开场白，赞扬特别代表的不懈努力和为儿童展开的重要工作，以及儿童基金会所作的同样重要工作。

儿童不应经历战争，成为受害者、见证人或士兵。因此，我们将继续努力，防止儿童陷入交火之中，成为武装团体或部队成员。秘书长的2015年年度报告（S/2016/360）提供了一线希望。去年，与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有力沟通导致8000多名儿童获释。随着苏丹的加入，我们欣见被确定安全部队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所有国家政府现在均已加入行动计划进程。我们期待与苏丹政府密切合作，帮助执行行动计划，包括通过由瑞典和加拿大领导的地方之友小组。在哥伦比亚，我们欣见哥伦比亚政府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准备把保护儿童纳入和谈。报告指出，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缅甸政府承诺在冲突中保护儿童方面取得进展，这也显示局势可能发生变化。

然而，报告的许多内容读来令人心碎。仍有许多列名冲突方严重侵害儿童。有数千名儿童在叙利亚内战五年中被杀害。阿富汗去年死亡和受伤儿童人数最多，破纪录。索马里儿童面对无法承受的局

面。在也门，冲突不断升级，对儿童造成毁灭性影响，严重侵犯儿童的行为急剧增加。

让我明确指出：所有各方都必须尊重保护平民的国际法律义务。必须把儿童保护问题纳入所有结束冲突谈判。鉴于侵权行为绝大多数都来自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如“达伊沙”、青年党和“博科圣地”组织，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新的介入形式。我谨强调对北欧国家尤其重要的三点。

首先，必须维护监测和报告机制及特别代表办公室和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本身的完整性和公信力。公正、客观地核实及确定在武装冲突中严重侵犯儿童之事至关重要。列名和除名都必须以实地调查结果为依据。

其次，必须确保儿童特别是女童在战争和灾难中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教育是冲突中保护儿童的关键部分。上学可在混乱的局势中给人一种生活正常的感觉，令人对更美好的未来抱有憧憬。2009年至2013年，至少70个国家的教育机构遭到袭击。从那时起，此类袭击进一步升级。我们必须加大努力，维护受教育权，即便在冲突局势中也应如此。我们今天让学校变得更安全，就是在保护未来。

最后，也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三点是，对文职和军事人员开展儿童保护培训具有关键意义，特别是对于避免发生任何针对儿童的性剥削和凌虐事件来说。我们认为，在这些领域对联合国工作人员开展的部署前培训应当是强制性的。瑞典武装部队国际中心提供一个基于联合国儿童保护课程的儿童保护课。我们还需要保护联合国特派团中的儿童保护顾问，以便妥善记录并核实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

我们需要让儿童这个名称名副其实。我们面临的挑战要求我们采取行动。在这方面，我们重申，我们全力支持特别代表及其办公室以及儿童基金会等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在实地开展的重要工作。我们全心全意支持“儿童不是士兵”运动。自发起该运动以来，我们取得了显著进展。此外，我们现在应当更多关注儿童保护问题，使之成为和平

谈判的一部分。遗憾的是，正如今天辩论会表明的那样，我们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立陶宛代表发言。

雅库博内夫人（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我本国立陶宛发言。我们三国代表团赞同以欧洲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我将作缩略发言。发言全文可在我们三国代表团网站查阅。

我要首先感谢马来西亚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感谢所有通报者的介绍。我们还愿赞赏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和儿童基金会在这方面开展尽职尽责、热情饱满的工作。

在具有开拓意义的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发表20年后，在保护身处武装冲突的儿童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0）描述了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悲惨处境。整个中东和非洲以及欧洲的无数儿童继续遭受冲突引起的暴力。

近年来，极端主义团体直接对儿童施暴，包括屠杀和残害、劫持、酷刑和残酷的性暴力。儿童除了沦为极端主义暴力的受害者之外，还常常被用来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战争罪行或危害人类的罪行。

在很多冲突局势中，学校仍然受到袭击或被用于军事用途，被当作军营、拘留设施和武器储存设施。所有会员国都必须履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确保学校受到保护。将学校作为袭击目标或将其用作军事用途会严重危及儿童生命，使其无法获得教育。

卷入武装冲突的儿童首先是受害者。无论他们起到了什么作用，他们作为证人、各种虐待行为的受害者以及被迫的参与者，都遭受严重暴力。因为据说他们与武装团体有牵连，就对其实施行政拘留和起诉的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受冲突影响的儿童难以在社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连其所在的当地社区也常常会对其加以污名化和拒绝。应当制定妥善的长期全面方案，使受冲突影响的儿童恢复正常生活和重返社会。必须为儿童及其家人提供必要的心理、医疗和法律援助，确保其顺利回归日常生活。我们还需要使用一切现有工具，增强儿童参与政治进程并确保其融入社会。

必须通过进一步部署儿童保护顾问，就儿童保护问题对所有特遣队和联合国工作人员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的儿童保护工作摆在优先位置。特派团领导发挥作用对于确保特派团所有部门将儿童保护视为优先事项至关重要。应当拨出适当经费，确保顺利履行任务授权。

我们感到关切的是，尽管对联合国和相关工作人员实施的各种形式的性剥削和凌虐采取了零容忍政策，但维和人员的性凌虐行为仍是一个系统性挑战。尽管取得了进展，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才能确保侵害最弱势群体的人在维和特派团无法存在。

最后，防止儿童遭受严重罪行的侵害和防止此类罪行，与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和确保犯罪人被迫追究责任是相辅相成的。虽然有很多犯罪人，但针对他们的案件和判决依然很少。我们需要加倍作出努力，增强国家司法能力和加强国际司法框架，包括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加强该框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也门代表发言。

耶马尼先生（也门）（以阿拉伯语发言）：我祝贺马来西亚就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谨向秘书长及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表示，我国代表团感谢他们的通报。我也感谢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今天给予我们在安理会发言的机会表示感谢。

在过去18个月中，在胡塞民兵伙同前总统发动政变后，也门经历了其现代史上最悲惨的时刻。这

一时期是也门儿童及其家人最悲惨的时候。政变部队对儿童和人类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蓄意针对居民区的袭击和狙击手的袭击导致成百上千名儿童丧生，也有很多平民受伤。此外，袭击造成很多人残疾。另外，这些武装部队将儿童以及学校和医院等民用基础设施作为袭击目标。我们仍可以通过当时很怕死去、高喊“不要埋我！”的 Farid Shawki 的声音，听到殉难儿童发出的呼喊。

胡塞民兵的军队和前总统萨利赫的共和国卫队将亚丁和其它地区的很多学校作为袭击目标。它们是教育和科学的敌人。这些军人占领了大学，将其变为军营，并在大学校园里埋设地雷，以此报复代表着也门未来的学生。民兵头领继续访问中小学校和大学，招募儿童当兵打仗。因此，儿童在胡塞民兵所招募的士兵中占到最大比例——不仅从战争开始和未遂政变时起是这种情况，而且自胡塞民兵成立以来就是如此。

我们就秘书长报告（S/2016/360）发给秘书长的信件重申，我们愿与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合作。我们表达了对该报告——包括其所载的关于也门的某些情况——的看法。我们认为，这些段落没有提供充分细节，我们非常想知道使用了什么方法来核实列入报告的事例。按照报告第2段的说法，编写出的这份报告是会员国之间广泛磋商的成果。对也门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在报告公布之前，我们并没有收到讨论报告内容、特别是报告中与也门相关章节的要求。这种做法不符合联合国采用的程序，特别是涉及此类报告的程序。

报告第165段指出，由于安全局势和进出受限，难以核实有关信息。在这方面，我提请安理会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正如许多发言者已经提到的那样，报告所载信息的准确性没有得到核实。在涉及数字和数据的问题上，必须做到客观、公正。因此，这份报告不可信。报告作者没有采取公正的方法。

报告第166段称，各地人民委员会剥夺了183名男童的自由。人民委员会正在为解放也门而斗争。报告提及的183名男童是胡塞武装人员，我们之所以逮捕他们，是因为他们在前线参加战斗。报告指出，我们拘禁了这些男童，尚未释放他们。正如我们已经告诉特别代表的那样，今天我们要重申，也门合法政府并没有拘禁任何儿童。我们向联合国提供了数据，我们已经释放了所有这些儿童。此外，我们还释放了盟军移交给我们的所有其他男童。当然，我们愿意与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合作。

也门政府当局为这些儿童提供了一个安全环境，以便在交换囚犯之后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遗憾的是，这些儿童再次被迫上前线参加战斗。在这方面，我注意到，这份报告只字未提民兵分子控制下的许多地区和城市。这些城市几乎没有一个儿童。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我必须指出，一些城市已经空无一个儿童，因为他们已被招募成为战斗人员。

报告的作者承认，某些事例难以核实，但是，报告在任意作出指责时口气却非常坚定，其中大部分指责单挑阿拉伯联盟。有鉴于此，我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办事处与也门合法政府之间的合作。

在第175段，报告的作者并没有说为何没有与也门政府及其代表进行协调，以便找到最佳办法来执行2014年5月我们与儿基会一起通过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按照这项计划开展工作。

在报告附件一中列出了招募儿童、杀害儿童或致残儿童的有关当事方，但是，在第三点中，涉及也门的部分中有一个错误。按照此部分内容所述，也门政府部队招募儿童兵。但是，我们知道，共和国卫队多数成员及特种安全部队藐视也门合法政府，并且支持政变领导人。因此，他们是对儿童犯下的所有罪行的帮凶。此外，报告提及第一装甲师，但是，这个师已经不复存在，已于2014年解散。令人遗憾的是，今年秘书长有关武装冲突中儿

童问题的报告被政治化。证据非常清楚，因此，这份报告并不客观。

最后，我要重申，也门政府将通过“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同联合国以及非政府组织一道作出努力，制止政变分子和武装团体的侵害行为，并且保护儿童免受这些既不尊重国内法、也不尊重国际法的犯罪团体的影响。也门政府负有道义、法律和宪法责任执行一项战略计划，以处理战争对我们儿童产生的心理影响。儿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因此，也门政府正在努力减轻儿童的痛苦，并且制止这些侵害行为。我们将设立一个中心，帮助遭法西斯政变派别招募入伍、强迫战斗，然后获释的儿童复原。这是也门政府重建国家和帮助儿童重新融入正常生活，使他们能够重新接受教育的努力的一部分。

此外，我们为残疾儿童提供特别支助，并呼吁所有人齐心协力，确保追究有招募儿童入伍行为的所有实体的责任。也门已于6月30日在科威特签署了和平计划，因此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向政变分子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接受并签署《科威特协议》、放下武器，以及承认也门合法政府。我们希望和平，而民兵分子却叫嚣死亡。民兵分子想要所有人死亡，而我们在为生命奋斗。也门政府想要加强和平与宽容，而那些发动政变者却偏爱暴力。宽容将战胜一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列支敦士登代表发言。

纳迪先生（列支敦士登）（以英语发言）：秘书长的年度报告（S/2016/360）表明，儿童继续在武装冲突期间受苦受难，包括遭到强行绑架和性虐待，而真正积极的事态发展在报告中却寥寥无几。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和根据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授权设立的列名机制仍然具有相关性和重要性。根据第1612（2005）号决议设立监测和报告机制以记录侵害儿童行为，是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工作的一个

关键要素。记录工作的基础是准确性经过核实的信息，以使将犯罪者列名的工作可信、循证。

同许多其他发言者一样，我们深感关切的是，某些方面对秘书长施加压力，要求其篡改特别代表编写的报告。这种压力不仅严重危及上述机制，而且还严重危及联合国建立的其它机制的完整性。这还正中其他犯罪者下怀，使他们有理由声称监测和报告工作不可信。此种干涉会破坏任务授权取得的进展，特别是与所有犯罪者相关的进展。施加压力还给人一种印象，即只是要求追究那些对联合国系统来说无权无势者的责任。我们要表示，我们坚决支持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的任务授权及其独立性。

秘书长的报告表明了暴力极端主义与武装冲突中儿童之间的关系复杂。一方面，儿童沦为恐怖行径的受害者，这些行径意图造成最大程度的平民伤亡；另一方面，极端团体利用儿童的脆弱性，招募他们从事暴力活动，对他们进行利用。在许多此类情况中，决定加入暴力极端团体是出于一种被排斥感和无望感。因此，关键挑战首先在于减少促使儿童加入恐怖组织的因素。

一个通过青年外联方案和社区项目等措施促进更加包容儿童的社会的预防性方法，可在这方面发挥十分有益的作用。单纯的军事和安全方法将无法消除导致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相反，我们必须侧重于消除冲突和危机的根源：缺乏善治、贫困以及社会经济前景黯淡。这样做将有助于消除使儿童激进化的拉力因素。冲突停止后，让这些儿童重新融入社会和恢复正常生活应该成为一项优先工作。在这方面，心理支助和教育方案是有用的工具。最为重要的是，必须始终尊重儿童的人权，在国家将与暴力极端主义有关联的儿童视为安全威胁进行处理时，更应如此。

秘书长的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中针对儿童的性犯罪和性虐待案件数量之多，令人担忧。我们对南苏丹正在恶化的局势表示关切，尤其根据最近的报

告，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在一个联合国营地外发生的对妇女和女童实施的性犯罪。我们欢迎安理会在第2272（2016）号决议中采取措施，遣返其成员犯有此类罪行的部队。这是一项亟需的措施，但仍不能满足全面追究责任和有效终结有罪不罚现象的需要。

儿童在武装冲突期间遭受的苦难，大都归咎于对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遵守逐渐减少这一令人不安的现象。安理会作出持续政治承诺确保国际人道主义法得到遵守，以及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对国际法的遵守，就能够大大有助于化解这场国际人道主义法危机。同样，我们必须作出坚定承诺保障难民儿童和移徙儿童的人权和安全，并为他们提供生计和获得收入的机会。因此，我们坚定致力于9月19日关于处理大规模难民和移民流动问题的高级别全体会议的筹备工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克罗地亚代表发言。

梅丹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安理会主席国马来西亚召开这次辩论会。克罗地亚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以及加拿大代表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名义将要作的发言。我愿以我国代表的身份发表几点意见。

我谨感谢秘书长和儿童会执行主任坚定努力推进该项议程，并特别感谢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不懈地强烈提倡全球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权利和福祉。她积极参与采取逐案处理的做法，为将保护儿童纳入若干建立和平活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我们看来，她的作用是无可争议的，其独立性，权威性及公正性必须得到完全支持。

今天，武装冲突期间侵害儿童的暴力行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性质不断变化的武装冲突格局的一部分。我们看到的是使用儿童作为自杀炸弹手的做法，以及袭击学校和医院的事件增多。所有这些行为都是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行

径。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全球有数百万儿童因武装冲突流离失所，其中很多儿童孤身一人，或与家人分离，这只会进一步加剧他们遭受许多如绑架、性暴力、虐待及伤害等严重侵害行为的危险。

虽然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防止招募儿童，确保武装团体释放他们，但我们也必须同样集中精力有效执行相关政策，帮助儿童兵成功重返社会，并满足他们长期的心理和社会需求。我们也应该为难民儿童和流离失所的儿童提供一切必要的支助服务。我们的工作特别侧重于保护女孩，因为她们在武装冲突中尤其脆弱，容易成为强奸、性暴力、性剥削以及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受害者。

各会员国必须确保其军警人员坚持最高人权价值观，接受符合联合国标准和特别注重儿童保护工作的部署前培训。因此，我们应在联合国特派团中加强应对性剥削和性虐待的措施，并要求在各级全面追究责任。我们绝不能容忍的是，前去提供保护的人反而自己成为肇事者。

克罗地亚完全支持“儿童不是士兵”运动，支持其在今年年底之前终止和防止政府武装部队在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的目标。我们尤其欢迎由秘书长确认在其安全部队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的各国政府现在加入行动计划进程。我们也借此机会再次呼吁所有国家签署《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

我们愿再次重申坚决支持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并坚决支持为监督和追究各方严重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的责任确定的各种工具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在联合国大会订立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任务授权20周年之际，我们必须对在这一问题上制定了一个坚实的规范性机制框架感到自豪。但我们也必须终止招募和使用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并解决所有严重侵犯儿童问题上确定新的前进方向。

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是，第1612(2005)号决议所设监测与报告机制须保持公正与客观，并继续以实地事实为依据，详细记录存在

的严重侵犯儿童行为。这样，我们将加强问责，确保遵守国际法律标准，以及在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上取得更多成功。

为此，我们今天在此保证，我们全力、明确地支持最终弥合承诺与实际做法之间的差距，以确保每个人能有一个没有恐惧和暴力的童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科威特代表发言。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马来西亚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并感谢你在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所作的努力。我也要感谢秘书长、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以及儿基会执行主任的通报。我们也要感谢联合国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的努力，该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我们正在看到武装冲突中平民的痛苦惊人地不断增加。我们看到儿童失去了天真和过有尊严生活的权利。科威特政府非常关切那些虐待、剥削、绑架儿童并对其实施性暴力和性剥削的武装团体的做法。国际社会必须确保消除这些危险，并确保这些团体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

每当我们着手处理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时，我们必须特别考虑巴勒斯坦儿童的处境。因为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的侵害行为持续不断。以色列一直在毁坏学校和娱乐中心，并实行种种限制，如设立检查站和建造隔离墙等。我们看到这些措施正如何加剧那里的人道主义局势并剥夺巴勒斯坦儿童的权利。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呼吁安全理事会负起责任，处理这些侵害行为，并确保这些儿童能够对他们的合法权利将得到捍卫抱有希望。最近，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第二十七届首脑会议期间，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陛下宣布，科威特打算主办一次国际会议，讨论巴勒斯坦儿童面临的苦难和以色列违反所有国际公约的做法这一问题。

我现在要谈谈也门境内的危机。我们赞赏秘书长决定将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盟军从犯有侵害行为的国家名单除名。我们是这个联盟的成员，我们支持这项决定，这是因为该联盟谋求恢复也门的合法机构，而且一直遵守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重申，我们要求联合国派代表团前往利雅得了解我们为保护平民和儿童所采取的各种措施。

根据第2216（2015）号决议，我们致力于恢复也门的和平、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支持正在进行的政治进程。如安理会所知，自2016年以来，科威特一直是关于也门问题和平谈判的东道国。我们希望，各方将达成一项协议，在这个兄弟般的国家恢复和平与安全，以便它能恢复发展，并进行重建。

我们看到，叙利亚境内的局势每天都在恶化。我们对叙利亚境内受害者人数之多感到痛心，我们注意到，尽管国际社会努力缓解平民的苦难，那里仍有超过25万人死亡，其中包括2万名儿童。我要指出，我们已主办三次捐助方认捐会议。2月份在伦敦还举办了一次认捐会议。尽管作出了所有这些努力，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0）注意到，对居民区不加区分的袭击和空袭导致了儿童的死亡。鉴于这一人道主义灾难，安全理事会必须找到一项解决办法，制止这些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最后，我重申，虽然战争和冲突影响各阶层民众，但是，儿童最弱势，最容易受伤害，且最需要我们保护。我们绝不能使他们的希望受挫。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波兰代表发言。

Krzywosadzki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波兰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早些时候所作的发言，以及加拿大代表将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名义所作的发言。我谨以本国代表的身份补充几点看法。

第一，我谨感谢安理会轮值主席马来西亚及时召开本次重要的辩论会。自格拉萨·马谢尔报告

（见A/59/306）发表以来，20年已经过去。该报告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应对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权利问题及其需求。虽然自那以来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由于武装冲突持续不断，数以万计的儿童仍被剥夺基本权利和幸福童年。

在此背景下，波兰深感关切的是，在武装冲突期间针对教育设施、学生和教师的暴力行为增加。我们欢迎并支持旨在制止将学校和大学用于军事目的的各项倡议。在挪威和阿根廷的领导下、于2014年12月定稿的《防止武装冲突期间将学校和大学用于军事目的的吕桑准则》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为确定我们致力于有效执行《准则》，波兰签署了《奥斯陆安全校园宣言》。我们认为，这项倡议朝保护和促进儿童的权利、尤其是冲突局势中儿童的权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波兰对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招募儿童这一令人愤慨的现象深为关切。有鉴于此，我们确认，诸如“儿童不是士兵”活动之类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还赞赏苏丹政府决定签署保护冲突中儿童免遭侵害的行动计划。我们注意到，秘书长在其最近关于招募儿童问题的报告（S/2016/360）中所列各国政府所作的承诺，而且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及缅甸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

作为关于《儿童权利公约》谈判的发起国，波兰在该公约1989年获得通过以来，一直积极推动落实其目标。最近，波兰加入了“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以重申我们致力于应对这些问题。我们承诺，将积极参与这一重要机构的工作。

最后，我要强调一个简单的道理：虽然儿童不会挑起战争，但是战争对儿童生活的影响伴其终生。不遗余力地加强对所有儿童的保护，使之免遭成年人造成的暴力的影响，这是包括联合国、会员国及民间社会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们仔细研读了秘书长的第15次报告（S/2016/360），该报告由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编写。在这方面，我们愿确认，泽鲁居伊女士终于勉强重点介绍了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胜利阵线”及其它恐怖主义团体的恐怖分子招募儿童有关的少量事实，这些团体至今已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杀害、滥杀及肢解儿童逾5年之久。我们谨发表以下看法，以正视听。

第一，在其调查和陈述中，该报告未揭示我国儿童和女童遭受苦难的主要原因，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极端的沙特瓦哈比意识形态有系统地传播。它在十八世纪由于沙特王室采纳变态的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的杀害、滥杀和侵扰以及奴役妇女的做法，变得冥顽不化。穆罕默德·伊本·阿布多·瓦哈比的这些变态行径目前已到了马斯喀特和卡尔巴拉的大门口。

巴勒斯坦儿童阿卜杜拉·伊萨被凶残杀害的视频震惊了全世界。当时他受了伤，茫然地坐在地上，被一些人类禽兽围住。他们属于一个被一些人视为温和的“转基因”反对派团体。这名儿童后来被残杀，其依据是瓦哈比伊黎伊斯兰国意义的合法性令他们犯下了这一令人作呕的罪行。

但这个罪行是转基因的罪行。Nour Al-Din Al-Zenki团体是一个源自土耳其的温和盗窃团体——理事会能够记得，美国大使在以前一次会议上称其由“反叛战斗人员”组成。这是一个恐怖主义团体，追循变态的瓦哈比思维方式，从沙特阿拉伯、卡塔尔、西方列强和埃尔多安政权得到资金和武器支助；正是这个团体犯下了这个“温和的”罪行。

世界的良知已经认识到，这些瓦哈比政权是如何促进了扎拉市的屠杀中冷血杀害无辜的儿童谋杀行为——屠杀是几个月以前由武装团体在哈马乡村地区一个村子里实施的——以及在叙利亚境内犯下的其他屠杀行为。这些政权与魔鬼立约，实施血

腥的计划，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在学校和医院前杀害无辜的儿童。对于在土耳其的地中海岸边溺毙的叙利亚儿童艾伦，以及对于美利坚合众国为首的国际联盟空袭芒比吉市和阿勒颇省乡村地区之后造成数百儿童死亡，这些政权负有责任。

在安曼的军事行动中心有来自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土耳其、卡塔尔、约旦、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情报人员，现已在我国边境上约旦境内动员了约7000到9000名战斗人员。他们意图在我国同约旦交界的南部边界发动野蛮的温和反对行动，这样它就能够对我们的儿童犯罪，摧毁我们的基础设施，并攻击叙利亚军队。如果这发生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安理会会把这些煽动者称为“温和的武装反对派”吗？抑或会把他们作为歹徒来处理吗？

第二，报告未提及邻国境内难民营内儿童们的苦难，而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在这方面，我不能不对土耳其和黎巴嫩境内难民营中仍在进行的强奸儿童和出现贩卖人奴现象深表关切。还令我们深为痛心的是，这些儿童的人体器官交易的新现象，更不要说对叙利亚儿童和妇女的强奸和性骚扰。土耳其的大众媒体对Nizip等土耳其难民营内器官买卖作了报道。

土耳其的BirGün日报刊登了一则关于强奸30名年龄8至12岁叙利亚儿童报道。此外，青年和儿童被征募加入恐怖主义团体。2016年6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在土耳其，叙利亚儿童必须工作谋生”的文章。这些儿童不是在课堂里接受教育，而是纺织厂整日辛勤工作。有一百多万叙利亚儿童生活在土耳其，其中数以千计的儿童不能读或写，在血汗车间和工厂劳动。

几天前，约旦的Rukban难民营内有两名儿童死于那里的困难条件，包括缺乏医护和水污染。其中一个十个月大，死因是水污染造成的黄热病。

第三，我们强调要求泽鲁居伊女士的团队调查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和拉塔基亚地区被恐怖主义的伊斯兰军、真主独一旅部队和叙利亚自由军分子

绑架的数百名儿童的下落。我们再次向安全理事会和泽鲁居伊女士的办公室呼吁，确定那些儿童的下落。我们向泽鲁居伊女士提供了电子位置，开列了所谓胜利阵线和沙特的恐怖分子阿卜杜拉·穆哈伊希尼招募儿童案件，以及沙特恐怖主义理论家穆罕默德·阿里菲的推特，其中他向温和反对派演讲。我们还请泽鲁居伊女士的办公室向我们提供据报道被政府部队征入民众委员会的五名叙利亚儿童的名字。我们迄今未得到这方面的任何信息。

我们向泽鲁居伊女士的团队重复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报告的作者没有提到强加给叙利亚人民的强制性经济措施？这些措施进一步勒紧了使叙利亚境内儿童窒息的绞索。

第四，报告完全忽视了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由于占领军的行为给叙利亚儿童造成的痛苦、焦虑和恐惧，例如围困和折磨叙利亚民众，进而殃及儿童。以色列占领军在被占马吉达勒沙姆斯市将一名婴儿软禁。他的父亲是大马士革大学的一名学生，妻子来自戈兰，在大马士革生小孩。在丈夫从大马士革大学毕业他们双双返回之后，以色列占领军逮捕了这个只有一年零三个月大的孩子，将他软禁两年之久。泽鲁居伊女士从来没有听到这个故事。

此外，被占戈兰的儿童被强加以色列的教纲；他们受到经济剥削，使他们的成长和整体健康受到影响。不仅如此，被占领叙利亚戈兰有50名儿童成为以色列占领军布下的200多万地雷的牺牲品。泽鲁居伊女士同样没有听到这个故事。

我们也不能无视这样一个道义丑闻：秘书长没有泽鲁居伊女士的报告中列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儿童犯下罪行的事实。

在报告发布之前，有超过953名儿童遇难，超过1 168名儿童受伤。各位代表无疑熟知沙特代表团搞的政治利用，他们通过施加财政压力和扣留对联合国专门机构的资金援助来威胁秘书长。

主席先生，今天每一个在你面前为叙利亚儿童困境而流泪的人都在杀害叙利亚儿童、成人以及平

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许多在发言中谈到我的国家的人实际上正是杀害我国民众的主要同伙。他们为阿勒颇、伊德利布流泪，却是这些罪行中的同伙。现在，他们正煽动从约旦边界反叙利亚行动的火焰。这是一起精彩的犯罪。

主席（以英语发言）：由于仍有很多人没有发言，我谨提醒各位发言者将其发言时间限制在四分钟以内，以便安理会能够快速开展工作。

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穆尼尔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并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的发言将不超过四分钟。

我们感谢秘书长的发言及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以及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的重点突出的通报。我们还赞扬特别代表坚决努力，以保护和促进被困于武装冲突的儿童的权利。

正如秘书长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儿童是武装冲突的首要受害者之一。不幸的是，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冲突局势的结果是，儿童继续遭到屠杀、伤残、绑架以及性暴力，而他们既没有造成冲突，也没有选择冲突。在冲突的肆意破坏中，无数儿童丧命，梦想破碎，希望破灭。儿童还为冲突导致的民众被迫流离失所付出最沉重的代价。这些行径对人道主义和人权法的规范框架、特别是儿童的权利构成严重阻碍。

我们肯定过去20年来取得的进展。“儿童不是士兵”是一项创新的活动，它通过强调优先活动、路线图、基准、期限和审查以及列名国家的积极参与来保证进展。儿童与武装冲突的主题还被有效纳入安理会工作的主流。在这些努力的推动下，浮现了这样的全球共识：任何情况都无法为冲突中征召和使用儿童开脱。多项旨在制止征召和使用儿童的行动计划的签署和各种成功的帮助儿童变为社会有用成员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是这种共识的具体表现。然而，仍有大量工作要做。

加强适用于各方——冲突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履约与问责机制对于制止侵犯儿童权利行为和防止复发至关重要。必须通过国内司法系统查明对儿童施暴者，并将其绳之以法，并可酌情使用国际司法机制。建立具有调查和起诉能力的妥善的法律框架对于该目标仍举足轻重。最重要的是，保护生命的目标与防止冲突的目标密不可分。因此，必须处理这些冲突的根源，找到包容性的政治解决。

巴基斯坦高度重视保护和促进儿童权利问题。我们是1990年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六个共同发起国之一，为此感到骄傲。那次会议由加快批准《儿童权利公约》提供了动力。我们还在批准该《公约》《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的过程之中。巴基斯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部队派遣国之一，有着尽心尽力执行保护平民生命、包括儿童生命任务的骄傲历史。

巴基斯坦支持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授权。但是，我们认为，该授权担当不起范畴的扩大。安全理事会决议所赋予授权的法律参数必须受到尊重。在此背景下，我们要正式表示，在秘书长2016年4月20日报告（S/2016/360）中提到的有关巴基斯坦的内容不属于既定的儿童与武装冲突授权的范畴。我们希望在编写今后的报告时铭记这项原则。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发言。

拉塞勒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马来西亚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并感谢它举行本次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辩论会以及该国作为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所做的承诺与不懈努力。

我还愿感谢潘基文秘书长及其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以及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的通报及他们提供的细节。

20年前，世界做出采取行动打击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的承诺。的确，1996年关于武装冲突对

儿童影响的具有开拓性的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的出版导致1997年设立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此后，秘书长每年就该问题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每年该报告的发表提供了一个审查武装冲突中儿童处境的机会，使我们得以通过大会、安全理事会以及人权理事会向国际社会揭示出他们的痛苦。这使我们得以继续将其作为一个紧迫问题加以审议，并且增强各国的权能，通过政治介入解决该问题。

自从设立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以来，成千上万的男女孩童因执行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制止和防止冲突中征召与使用儿童的行动计划而获释。诚然，联合国的年度报告表明，我们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方面取得了具体的进展，特别是通过了保护儿童的国际标准和落实保护受战争影响儿童的战略与方案。然而，儿童仍是冲突的首要受害者。不幸的是，近年来表现出的特点是冲突惊人的加剧与苦不堪言的复发，空前的暴力、毁灭性影响以及暴力极端团体日益可怕的介入使这些冲突变得日益复杂和越来越具有破坏性。

这凸显出千百万儿童的脆弱性。实际上，儿基会估计，约有2.5亿名儿童生活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国家或地区。由于冲突或者人权受到侵犯，2000多万名儿童在邻国沦为难民或在本国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

数百万儿童受重伤或永久致残。根据欧统局提供的数据，2015年1月至7月，已有近13.3万名儿童在若干欧洲国家求得庇护，平均每月为19000名儿童；在寻求避难的人当中，四分之一是儿童。一些报告指出，今天全世界仍有25万名儿童直接或间接卷入武装冲突。这些巨大数字是对国际社会的挑战，促使其审查保护儿童的国际战略。

摩洛哥正在积极开展工作，以确保在摩洛哥和世界各地切实尊重并促进儿童权利。在立法层面上，摩洛哥加入了所有保护和促进儿童权利国际文书。事实上，摩洛哥是最早签署和批准《儿童权利

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以及有关这个问题的《巴黎承诺》的国家之一。摩洛哥也已启动建立来文程序的《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的批准进程。此外，摩洛哥的法律对军队的征兵和录取工作进行管制，按照国际法来采取行动。

摩洛哥已经认真参与国际努力，以便结束儿童卷入武装冲突的情况。同样，摩洛哥一贯支持这一种思想：国际社会有效应对这个问题的努力将得益于采取多层面办法。首先，这种办法通过彻底认识冲突的根本和结构性原因，是全面的；其次，它具有战略性，不仅处理目前的冲突，还把重点放在预防方面；这一办法是贯通的，让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其中；另外，它还是灵活的，顾及武装冲突多样和不断变化的性质及其各自的特点。

秘书长的年度报告（S/2016/360）提到的也门儿童的处境，仍令摩洛哥深感不安。实际上，也门的危险事态发展，包括胡塞派使用武力和暴力，并且不断试图破坏也门全国对话取得的成就，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挑战，需要迅速解决冲突。

面对这些行径及其构成的危险，摩洛哥王国与其它国家一道表示，我们完全与沙特阿拉伯王国站在一起，支持也门恢复合法性，并且加入了在也门的盟军。在胡塞派军事升级，破坏了也门的和平、稳定与安全之后，创建盟军符合《联合国宪章》所载保护平民的权利。

第2216（2015）号决议重申支持也门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勒·曼苏尔先生的合法性，并且要求各方和会员国避免采取任何有可能破坏也门团结、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及国家总统合法性的行动。盟军的主要目标是按照安全理事会所有相关决议，支持也门根据海湾合作委员倡议及其执行机制以及全面全国对话大会的成果，实现政治过渡。

摩洛哥与盟军所有成员一样秉持开放和合作精神，根据安全理事会所有相关决议，盟军将继续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密切合作，以便恢复也门的和平与

稳定，实现政治解决冲突，同时确保保护平民，特别是儿童。

最后，摩洛哥重申，我们愿意与所有伙伴密切合作，制订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多层面办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发言。

伯德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泽鲁居伊和儿基会为全世界受冲突影响儿童作出的不懈努力。自秘书长特别代表开始任职以来，已有约11.5万名儿童获释，证明了他们及其在实地的同事作出的努力。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功，但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0）表明，武装冲突继续对儿童造成不可接受的高度伤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敌对行动中继续被招募和利用，遭杀害、受伤、强奸和绑架，被剥夺受教育和医疗保健。这种情况表明，尽管已经过去20年，但是，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授权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重要。正因为如此，澳大利亚继续予以全力支持。

今天通报的情况十分令人痛心。有鉴于此，我要重点谈三个问题：执行行动计划必要性、解决袭击医务人员和设施问题的必要性和在维和行动加强保护儿童权利的必要性。

首先，今年是“儿童不是士兵”运动的最后一年，当前亟需继续与国家安全部队一道努力执行已制订的行动计划，以便结束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行为。九个完全执行行动计划的当事方已从名单上除名，表明这一举措能够实现真正改变。在秘书长有关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报告中列名的多数团体是非国家行为体，因此，澳大利亚欢迎作出努力，以确保此类团体也避免实施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我们鼓励为此作出进一步努力。

第二，澳大利亚深感关切的是，医疗设施继续在冲突中频繁遇袭，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这对儿童产生严重影响。至关重要的是，必须全面执

行第2286（2016）号决议，包括其中的一个要求，即武装冲突各方应当为医务人员和只从事医疗活动的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畅通无阻通行提供便利。

第三，应作出一切努力来确保负有保护任务的人不会伤害儿童。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作出承诺，禁止多次被列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报告附件的政府部队参与维和特派团。

安全理事会再三呼吁保护儿童免遭冲突影响。尽管如此，仍有太多儿童继续受难。我们必须做更多工作，以便结束对儿童的严重侵害——冲突并非由他们而起，他们却承受苦难。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哥伦比亚代表发言。

鲁伊斯·布兰科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马来西亚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倡议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并且散发相关概念说明（S/2016/662，附件）。我也欢迎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发言，并且欢迎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和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的情况通报。

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发表20年之后，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挑战继续存在，仍旧要求采取行动。《马谢尔报告》是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方面的里程碑，概述了走向建立管制框架和制订国家政策的各个要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哥伦比亚希望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将是一个机会来重申，我们致力落实《报告》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并且致力于在为儿童建设一个更安全世界方面取得进展。

我还想强调由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牵头的“儿童不是士兵”运动的目标是让仍在招募男童和女童进入其国家部队的有关国家承诺取缔这种做法。我们认为，整个国际社会作出承诺至关重要，以便在非国家行为体这方面也取得同样的成果。

哥伦比亚拒绝儿童与武装冲突产生任何一类关联。自1999年以来，此种做法在我国已彻底被禁，而且在哥伦比亚刑法下入罪。2007年，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一个最高级别的部门间委员会，以防止在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和青少年。该委员会一直在全国各地开展工作，把确保权利当作预防的基本键因素。

在这次辩论会的框架内，我谨强调指出，过去4年来，各国努力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国内武装冲突，把受害者置于这一进程的核心。因此，我们今天可以介绍在儿童福利方面取得的长足进步，尤其是——正如先前许多发言者提到的那样——商定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营地释放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商定起草一份旨在释放所有其他未成年人的路线图，并起草一份关于5月份提出的照料这些未成年人的特别综合方案。

我还要突出强调，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宣布不再招募人员，并建立一个由监察员（一个独立于公共权力部门的机关）为首的技术委员会，以及人权事务总统理事会，以加快释放参加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儿童并确保充分恢复其权利。我们在进行这些努力时，得到了联合国的支持，尤其是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办公室的支持，我们非常感谢泽鲁居伊女士作出的承诺。

哥伦比亚在采取措施，恢复儿童作为冲突受害者的各项权利方面历史悠久，我们可以为其他面对相同情况的国家提供这些措施，以及我国在这一领域开发出来的各项专门技能。从1999年到现在，在哥伦比亚家庭福利机构的领导下，有6 000多名儿童通过帮助儿童从武装团体复员的专门方案接受援助。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设立渠道，以便从自身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上取得了进展，确立了使来自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营地的儿童重获权利的最佳途径，并确保他们得到各项国家给予的服务，包括赔偿。我们希望，我们很快就能宣布释放所有男女儿童。

哥伦比亚认为，各国担负起保护境内儿童的首要责任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确认，需要持久加强机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国发挥了关键作用。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0)无疑是其中一项重要工具。安理会成员尽可放心，哥伦比亚将在这项努力上再接再厉。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根廷代表发言。

加西亚·莫里坦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马来西亚代表团通过你提议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感谢分发这份为我们的发言赋予灵感的概念说明(S/2016/662, 附件)。我们还要感谢秘书长、泽鲁居伊女士和莱克先生的通报。我们也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就秘书长报告及其附件(S/2016/360)所做的工作。

阿根廷坚决支持安全理事会开展工作，防止和制止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严重侵犯儿童人权的行为。这一承诺一再得以体现，因为我们是2002年生效的《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的首批批准国之一，我们还支持通过了第1261（1999）号决议和嗣后的决议。

同样，我们强调指出，通过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在儿基会和其他联合国机关的协作下所开展的各项任务之间的协调行动，我们在预防和保护儿童权利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坚决支持并认为有必要商定并落实措施，加大对一贯实施侵害行为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压力，并力求发展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以期释放那些与此类团体有关联的儿童，使他们康复并重返社会。关于最后一点，我们欣见哥伦比亚过去一年在和平协定的框架内取得的进展。此外，我们欢迎各国政府在“儿童不是士兵”运动的框架内作出的承诺并呼吁依照这些承诺，全面落实行动计划。

依照人权办法来保护儿童必须一直是我们的优先事项，因此，在确定维和行动和特别政治任务的授权时，在安全理事会的建设和平行动中，以及在

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中都应考虑到这一点。在这方面，维护并加强维和行动记录并核查侵害儿童权利事件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不断发生的维和特派团针对儿童的性剥削和性虐待案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一局势是严重的，对特派团的未来和联合国的形象构成了终极挑战。阿根廷继续大力支持秘书长在这方面的零容忍政策以及在相关报告中提出的、载于第2272（2016）号决议的各种措施，强调预防和保护受害者的努力极其重要。

我们对于日益将学校用于军事目的并增加对学校 and 医院的袭击表示关切并加以强烈谴责。我们认为，这个问题理应引起国际社会方面的特别关注，因为它极大地影响了全世界成千上万儿童的受教育权和健康权。

在这方面，我们突出强调第2286（2016）号决议的通过，因为它事关保护医院免遭武装袭击。我们重申，大力支持2015年5月在奥斯陆通过的、由阿根廷和挪威提出的《安全学校宣言》。根据这一宣言，各国承诺执行《武装冲突中不将中小学和大学用于军事用途的准则》，从而确保在冲突局势中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对儿童和年轻人的保护。我们紧急呼吁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批准该宣言，以期明年3月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庆祝第二届安全学校国际会议的召开。

最后，我们再次重申，需要采用一项明确的办法来审议与武装团体有关联的儿童问题，这包括那些与暴力极端主义团体有关联的儿童，以及由于武装冲突而流离失所的儿童，他们是受害者而不是施害者，也不构成安全威胁，因为他们被招募、绑架、流离失所、以及被指参与武装冲突或暴力极端主义的其他活动都是被迫的。各国必须以国际人道主义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难民法为基础，努力确保全面保护其人权，并寻求替代拘留的方法，以确保他们能有效康复并重返社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荷兰代表发言。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荷兰赞同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以及加拿大代表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在我国的发言中，荷兰愿谈以下三个问题：任务范围二十周年、当前趋势及公信力问题。

2016年是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范围二十周年。荷兰赞扬现任特别代表及其前任和过去二十年帮助执行这项任务的所有人。特别代表充当联合国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及其福祉的主要倡导者。我们几乎每天目睹战争对叙利亚、也门和南苏丹（仅举几例）儿童超比例的影响。

儿童在太多情况下成为冲突的主要受害者。因此，泽鲁居伊女士的工作对我们所有人十分重要。她帮助处境最严峻、最易受伤害的人。我们赞扬她的同情心，赞扬她的努力和能量。如她前面提到，执行特别代表的任务已经取得重要成果。但今年的秘书长报告（S/2016/360）再次直率地提醒我们，没有自满的余地。

因此谈及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到令人担忧的趋势：绑架的数量增加，暴力极端主义的影响，以及被迫流离失所对儿童日趋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趋势显示，需要进一步行动。正如欧洲联盟代表团正确地指出，我们打击和预防暴力极端主义的做法必须全面，应解决其根源。为了防止流离失所及其对儿童的负面影响，冲突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是关键。

在这方面，我谨提请注意叙利亚阿勒颇平民、尤其是儿童特别令人不安的处境。请允许我提及上周末《独立报》发表的由我国外交大臣阿尔贝特·肯德尔斯撰写的一篇编辑评论。对阿勒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应不容置疑，不管民众逃离或决定留下。因此，荷兰王国政府呼吁安理会成员确保就人道主义

事务协调厅提出的定期开通48小时人道主义走廊的建议达成协议。

安理会成员应加倍努力，达成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外交方案。全球的努力应面向打击恐怖主义，利用政治解决。人道主义援助准入、恢复停火和恢复日内瓦和平会谈是第一优先事项。今天报道，伊德利布省发生可怕的氯气袭击，受害者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这突出了局势的紧迫性。

第三个问题是公信力和独立性问题。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和追究冲突方严重侵害儿童的责任，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且可信的监测和报告机制。以往的秘书长报告，包括报告附件，已经证明它有这方面的重要价值。但荷兰关切的是，过去几年反复出现修改报告内容、影响肇事者列名的趋势。这可能导致产生双重标准，可严重破坏报告和联合国的公信力。我们全体尊重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任务范围的完整性至关重要。

荷兰完全支持泽鲁居伊特别代表独立的任务范围，并赞扬她的工作。过去20年已为我们表明，可在任务范围下取得重大成就。今年的报告（S/2016/360）强调任务的持续相关性。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保证其在未来20年的公信力和成功。

荷兰王国参与和平、正义和发展的努力，保护儿童是所有这些层面的关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奥地利代表发言。

基克特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让我感谢你和主席国马来西亚组织今天的辩论会。我们也感谢秘书长对安理会的通报，感谢他对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问题的重视。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确保联合国准确报告严重侵害儿童行为而作的努力。我们非常重视秘书长工作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对任何可能旨在修改其年度报告内容的干预表示遗憾。

尽管有种种挫折和我们今天听到的严重虐待情况，但自20年前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发表以来，联合国有关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方面工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也归功于历任秘书长特别代表的领导、努力和坚持。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感谢泽鲁居伊女士所作的令人钦佩的工作。

19世奥地利作家纪玛丽·冯·爱伯纳-艾森巴克写道：“人若要在世上立足，则须行善”。鉴于每一个受暴力侵害的儿童都有可能受到创伤，因此可能成为未来暴力的来源，我们创造一个更和平世界的工作自然始于儿童。因此，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始终是奥地利的优先事项。按照主席的概念说明（S/2016/662附件），我们谨强调奥地利最近的一些这方面活动。

在减少暴力极端主义对儿童的影响方面，我们开展了多种预防项目，包括举办讲习班提高教师和学生对于宗教和政治激进化、圣战思想、反犹太主义、仇视伊斯兰教和预防战略的认识，以及和平教育和对宗教和族裔多样性包容的教育。母亲学校增强有移民或难民背景的奥地利母亲的权能，通过她们在家中建设性沟通并行使思想权威，防止她们的子女激进化的潜在可能性。在协助因武装冲突而流离失所，尤其是寻求庇护的儿童方面，奥地利建立早期语言支助小组，促进加快以语言为基础的融化，带来积极的长期影响。

奥地利也积极支持联合国系统努力解决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困境。我仅提供两个例子。奥地利支持特别代表2015年5月在奥地利和平与冲突解决研究中心主办会谈，汇集达尔富尔冲突三大反叛团体。这三大非政府行为体同意，需要进一步努力保护儿童，并遵守现有国际标准。我们将继续协助特别代表的这方面工作，进一步推进已作出的承诺。最近在萨尔茨堡举行由萨尔茨堡大学和胡弗汉顿大学与特别代表办公室协作共同组织的第三次“儿童与战争：过去和现在”国际会议，汇集了学者、从业人员、政府、非政府机构代表和媒体。

我们也欢迎联合国致力于改善对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培训，以全面应对涉及儿童的情势。我们一直与维持和平行动部合作，为军事维和人员编制保护儿童培训材料，并为部队派遣国举办培训师培训课程。奥地利将继续为此提供我国的专长和国家基础设施。

最后，我谨重申奥地利致力于与所有伙伴一起，积极推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工作，一一为了我们的儿童的利益，也为了我们星球的利益。让我们始终铭记爱伯纳-艾森巴克的话：“人若要在世上立足，则须行善”。有什么比帮助儿童更有价值。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柬埔寨代表发言。

兑先生（柬埔寨）（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表示，祝贺马来西亚就任安理会8月轮值主席，并感谢你组织这次非常重要的辩论会。我国代表团也谨感谢秘书长编写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年度报告（S/2016/360），并不懈努力改善全世界儿童的处境。我也赞赏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和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就武装冲突中儿童的实际处境作出通报。

柬埔寨赞同泰国代表以东南亚国家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但我愿以本国代表身份作以下发言。

柬埔寨和其它代表团一样，对于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的困难处境感到关切。儿童是未来的希望，然而，儿童一再沦为非国家武装团体实施的暴力行为的受害者。袭击儿童行为呈现升势，似乎没有庇护所可让儿童躲避武装暴力。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对于学校和医院的袭击有增无减，恐怖主义组织劫持儿童的行为大大增多。国际社会不能继续容忍非国家武装团体有罪却不受惩罚，必须迅速、有效地作出反应。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加强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问题的现有法律文书。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慎重行事，确保国际上对于非国家武

装团体作出的反应不会进一步伤害儿童。我们必须慎重行事，确保不会无意之中加剧儿童的痛苦，确保全球反应完全符合国际法并以保护平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为重点。

柬埔寨王国政府决心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保护儿童及其权利。柬埔寨作为《儿童权利公约》缔约国以及该公约2000年《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的签字国，支持联合国采取举措保护冲突中的儿童。此外，柬埔寨王国政府支持《巴黎承诺》，承诺与我们的全球伙伴、会员国和联合国机构合作，努力制止非国家武装团体侵害儿童的行为。

柬埔寨对秘书长报告所载看法，即儿童在难民营寻求安全与和平的过程中被招募为儿童兵、遭受性剥削、被劫持或遭受其它侵害，尤其感到关切。这种情况特别令人关切，它对儿童心理造成负面影响，使其更容易走向激进。

在这方面，应当使儿童的关切成为所有和平进程谈判的一部分。主席先生，你在概念说明（见S/2016/662）中正确地指出，就儿童保护问题与非国家武装团体开展接触可以带来好处。我们已在世界各地看到了这一点。柬埔寨欢迎这些努力，并支持今后采用此类做法。让儿童顺利重返社会是这方面的一个关键考量。防止激进化固然重要，但也需要制定有效的去激进化方案，处理儿童兵或是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重返和平社会的问题。这将要求把以儿童教育、健康和福祉为重点的重返社会方案摆在优先位置。

在这方面，应当在学校和家庭里处理激进化问题，在儿童还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加入——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加入——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危险。此外，应当使移民儿童切实融入其收容国的学校，从而使他们在陌生的新环境中感到被接纳。

儿童是更美好未来的希望，也是顺利执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的推动力。有鉴于此，我国代表团愿重申其坚定信

念，即只有通过在全世界创造适当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才能够防止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的做法。要确保儿童和青少年拥有光明的未来，我们就必须建设宽容、相互尊重及和平共处的包容性社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比利时代表发言。

比芬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允许我国代表团在本次辩论会上发言。比利时完全支持以欧洲联盟和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并要以其本国名义发表以下看法。我们欢迎秘书长发表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新报告（S/2016/360）。在报告指出的事态发展中，比利时对暴力极端主义对儿童造成日益恶劣的影响感到遗憾。我们赞同秘书长的看法，即该现象是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在这种局面下，我们必须了解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才能切实加以打击。我们只有在始终严格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前提下，处理暴力极端主义的根源，才能取得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斗争的胜利。我国对武装冲突局势中劫持儿童行为深感关切，欢迎在年度报告所附侵害行为清单中增列该现象。比利时认为这些清单是确定和起诉施害者的宝贵工具，因而有助于努力制止此类侵害。比利时也仍对在居民区使用爆炸武器感到关切，呼吁冲突所有当事方都放弃令儿童成为主要受害者的这一做法。我国也敦促尚未批准相关国际文书特别是禁止地雷和集束弹药公约的国家尽快予以批准。我国鼓励所有会员国都加强其努力，确保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比利时也愿强调，应当为受到冲突影响的儿童建立重返社会和恢复正常生活的适当机制。这些儿童的极端经历常常对其重返社会的能力造成负面影响，而这最终也会损害保持和平的努力。因此，应当共同努力，确保受冲突影响的儿童可获益于适当的长期支助。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比利时上个月在纽约举行了有玛蒂尔德王后陛下出席的一个活动，

推动各国就冲突中儿童心理社会复原和重返社会的最佳做法进行交流。

比利时重申，它坚定支持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的授权，并赞赏地注意到她发起的“儿童不是士兵”运动所取得的成果。该运动促使有关各国政府签署了旨在制止国家安全部队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的行动计划。我们大力支持包括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在内的维和行动为此作出努力，以支持有关政府的能力和举措，对据称招募儿童兵的人员进行起诉。

最后，我们支持武装冲突局势中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监测和报告机制工作人员开展细致入微和富有勇气的工作。这种支持体现为比利时是儿童基金会这一方案的主要捐助国之一。我们呼吁会员国也这样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发言。

迪加尼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首先，我对马来西亚召开这次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公开辩论会表示赞赏。

印度尼西亚赞同泰国代表以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感谢潘基文秘书长、莱拉·泽鲁居伊女士和安东尼·莱克先生解释儿童处境，以及冲突对儿童造成的影响，以及数个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这几个行动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对儿童的暴力，尤其是武装冲突中对儿童的暴力。

印度尼西亚尤其关注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这个问题对当事各方和受害者，特别是对儿童的成长、福祉和未来都有严重影响。我们谴责对儿童的任何暴力行为。联合国界定了6类侵害儿童的行为，包括杀害和残害儿童；招募或使用儿童为士兵；对儿童实施性暴力；袭击学校或医院；拒绝为了儿童的人道主义援助准入，以及绑架儿童。我们认为，没有儿童会设想自己被迫成为一名士兵；没有儿童

想参与冲突；没有儿童想要战争。但现实与我们的期望不同，是悲惨的。

儿童被迫作为战斗人员参与武装冲突，这已经非常令人不安了。同样令人不安的是，他们可能被迫进入某些类别的重要岗位，比如间谍、信使、通讯员、后勤和参与其他形式的可能伤害儿童的活动。在战后局面下，参与武装冲突的儿童的心理状况已成为利益攸关方的核心关切，如果不认真处理，有可能在今后引起激进和极端运动。

正如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提醒我们那样，无法逃避冲突的儿童和在和平中长大的儿童所享有的发展的机会是不同的。对亲身经历过冲突和暴力恐怖的儿童来说，其短期和长期影响一定会伴随着他们。在这方面，我们高度重视安理会努力设立和落实各项措施和解决方法，包括监督和报告武装冲突局势中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机制。我们也赞赏秘书长、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所开展的各种参与活动和举措的重要性，它们能提供有用的指导方针，以采取切实步骤，确保儿童能在安全环境中长大，免受任何形式的暴力。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会第70/1号决议）通过后，我们有了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和平的共通平台，令各国和各国人民能享有经济和社会平等，也使我们所有人都能发挥保护地球的能力。通过这一框架，不让任何人掉队和为子孙后代实现可持续和平的想法让人觉得更为近切。

国际社会处理冲突和暴力问题时，人们更希望能把更强有力的战略重点放在预防上。最为重要的是，应该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保护儿童的心灵和精神，使其免遭冲突暴力的污染。此外，作为预防措施的一部分，应该认识到冲突的根源和诱因，这往往和贫困、边缘化、以及年轻人缺少自身发展的机会相关。

因此，对儿童的暴力问题无法通过各自为政或时有时无的方法来结束。单纯的军事和安全办法已证明是无效的。我们必须采取全面的方法来确定实

际行动，以解决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包括通过社会、经济和政治办法，以及制定重返社会和康复的长期战略计划。这种战略应基于可信和无倾向性的信息，考虑到会员国所作的努力，并与各国的责任和权力相一致。

创造有利环境，执行确保保护儿童的众多国际承诺同样重要。印度尼西亚再次鼓励尚未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及其《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以及其他相关公约的国家这样做。印度尼西亚还鼓励会员国通过儿童保护方面的立法、教育、培训和提供资源，支持努力落实儿童的基本权利，以确保服务于儿童的最佳利益。

让我们再次加倍努力。这关系到世界的未来和今后许多代人。儿童理应享有和平。儿童有权健康发展并享有幸福与和谐的生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葡萄牙代表发言。

门多萨·穆拉先生（葡萄牙）（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各位通报者今天所作的介绍。我还要借此机会感谢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的通报，并利用这个机会赞扬她的工作，赞扬她努力在当前武装冲突的局势下确保保护儿童。

葡萄牙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但我要强调对我国来说极为重要的一些方面。

过去20年，自从格拉萨·马谢尔女士提交关于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的研究报告（见A/51/306）以来，安理会在保护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儿童，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已做了许多工作。葡萄牙坚定致力于促进和保护人权，致力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实际上，1998年，安理会举行的关于武装冲突中的儿童问题的第一次辩论会就是由葡萄牙推动的（见S/PV.3896）。我们那时已深信，正如我们今日仍深信，该问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有着严重影响。

尽管我们已取得重大进展，建立了强有力的规范框架和监督、报告和应对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机制，但我们注意到，正如秘书长最新报告（S/2016/360）突出强调的那样，尤其因为冲突性质不断改变、旷日持久的冲突、暴力极端主义和被迫流离失所事件频发，我们仍面对巨大挑战。

武装冲突对儿童造成的有害和广泛的影响，以及对持久和平、安全和发展造成的长期后果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儿童是脆弱的，他们不仅直接承受武装冲突和社会结构解体造成的后果，而且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成为强行招募、流离失所、杀戮、性暴力、残害和绑架，以及其他令人发指的暴行的对象。极端主义非国家武装团体的行为和大规模被迫流离失所使这一局势更加恶化。

葡萄牙认为，安理会必须继续努力寻找最佳方法，促进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并更好地应对对儿童实施极其残忍的暴力行为带来的严重挑战。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需要考虑到某些要点。

首先，行动计划是与武装团体和非国家武装团体交涉的重要工具，在制止侵害儿童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令我们日益感到关切的是对学校 and 医院的频繁袭击以及将其用于军事目的。政府和所有其他行为体必须保护学校和医院，维护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规定。

第三，我们必须处理有罪不罚问题。虽然会员国负有履行其国际承诺以确保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首要责任，但安全理事会起着政治和道义上的作用，应发出虐待儿童不容接受的明确信息，并且通过行动打击对侵害儿童的暴行和虐待儿童行为负责的交战方的有罪不罚意识。当国家当局不采取必要步骤确保问责时，安全理事会可酌情发挥更加主动的作用。葡萄牙重申，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震慑作用，补充国内和国际一级法庭的作用。在这方面，国际刑

院与安全理事会之间进行更多的机构性对话至关重要。

关于维和行动，葡萄牙大力支持把儿童保护顾问纳入任务授权，并且强制进行儿童保护方面的部署前培训，以确保在各种和平特派团中通过促进宣传、主流化、培训、监测以及报告，充分处理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处境。我们还支持有效筛选维和人员，以确保曾犯有严重侵害儿童行为者不再为联合国服务。

我们不能继续对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行为无动于衷。我们感谢马来西亚发挥领导作用，努力整合安理会处理当代最恶劣祸患之一的各种机制。保护儿童免遭战祸是一项道义任务，也是一个关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最后，我愿回顾格拉萨·马谢尔的话：

“我们必需接受一种把儿童置于各项议程之核心——这才是他们的归属之地——的新的道德观。保护儿童不受武装冲突的影响是各方——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以及民间社会各要素——的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拿马代表发言。

Quiel Murcia夫人（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日本在其最近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的出色管理与领导。鉴于被卷入武装冲突和受其影响的儿童人数众多，我国代表团还愿感谢主席国马来西亚举行本次及时的辩论会，处理一个我国十分敏感和关切的问题。

巴拿马赞同斯洛文尼亚代表团以人的安全网的名义所作的发言，并愿以我国代表的身份发表几点意见。

我国代表团对秘书长报告的内容表示关切，因为它表明，儿童继续受到不合比例的影响，沦为武装冲突的受害者。我们还为秘书长所称的

“我们未能共同防止……侵害行为[这一情况]与冲突各方藐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有直接关系”感到不安。(S/2016/360, 第4段)

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人数越来越惊人。他们成为卑劣可耻的性剥削和性暴力行径的受害者,当负责保护其权利的本组织工作人员自身成为侵犯者时,情况则变得更为糟糕。儿童受到残害,流离失所。他们在对学校和医院的袭击中死去。他们成为战区绑架与征召的受害者。他们容易受到袭击,其人权易于遭到践踏。

儿基会的统计数据也毫无令人鼓舞之处。数据显示,世界各地多达30万名儿童被卷入武装部队和各种不同职能的团体,从而成为这一祸患中的主角与受害者。儿基会还敦促处理冲突的起因,秘书长的报告及其本人今天上午也是这样做的。儿童享有各种现有的权利,要确保这些权利,我们需要社会各界基于“共担责任”一起参与。这项任务要求我们确保其各项权利,避免其受到威胁,或者立即恢复他们的权利。

尽管这看似一个主要影响世界某些地区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协调统一应对的重要性。否则,从当前移徙者和难民的动态来判断,我们大家都将受到今天这些受冲突影响儿童后果的危害,因为明天他们可成为调教不当的成年人。

在庆祝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20年之际,我们欢迎并且强调已通过的旨在监测和报告严重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的各种决议与机制,它们对于提高对该严重局势的认识,促进对受影响儿童的保护、包括制裁的可能性至关重要。

我国代表团愿强调泽鲁居伊特别代表的工作和“儿童不是士兵”运动,该运动推动各方作出政治承诺,禁止在武装冲突中征召和使用儿童。巴拿马特别重视莱克执行主任的领导及其为最需要帮助的儿童所做的专注工作。我们还以鼓励的方式,赞扬哥伦比亚在其和平进程中支持旨在保护儿童的努力。

巴拿马重申,它致力于作出国际努力,确保所有领域的儿童权利得到充分保护,特别是应对武装冲突这一祸患和暴力极端主义带来的挑战。我国准备与各种以确保儿童福祉和保护儿童为主要目标的国际倡议、方案以及预防机制积极合作。因此,我们欢迎秘书长今天上午发出的呼吁,即:安理会及其各成员国须尽一切努力,用保护儿童免遭冲突祸患的行动来支持他的呼吁。巴拿马批准《儿童权利公约》25年之后,我们重申,我们决心共同努力,以捍卫在任何情况下均保障儿童最大利益的原则。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斯里兰卡代表发言。

佩雷拉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愿热烈祝贺安全理事会8月份主席国马来西亚,并赞扬主席举行本次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问题的极其重要的辩论会。我们尤其重视马来西亚为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现任主席这一事实。我们还注意到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的工作。

鉴于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可怕威胁,我们欢迎本次辩论会特别强调两个专题领域,即减少暴力极端主义对儿童的影响和冲突中流离失所的儿童。

已有6 500多万民众因为冲突和暴力逃离自己的家园,而其中约一半受影响者为儿童。作为会员国,我们必须把保护这些被迫流离失所的儿童、确保其享有保健与教育作为己任。

斯里兰卡赞扬秘书长为编写2015年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年度报告(S/2016/360)而作出的努力。我们还欢迎他今天上午的通报。

我们继续听到在各地——从也门到尼日利亚到叙利亚,从阿富汗到索马里到南苏丹——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对儿童所造成影响不断加重的同样恐怖事例。我们十分关切地注意到,儿童遭受的暴力极端主义影响最严重,而且他们常常是蓄意造成最大平民伤亡、恐吓整个社会的行为的直接目标。

在过去一年里，针对学校和医院的袭击十分普遍，而且根据记录，在20个冲突局势中，19个局势中发生了此类袭击。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空袭及爆炸性武器的情况越来越多，对学校和医院造成了破坏性影响。

在《巴黎原则》——即关于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一整套原则和准则——签署十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作为会员国，在应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时候必须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同时也解决贫困、边缘化以及不满的根源问题，那些问题也是儿童遭到杀害、残害，被迫流离失所和/或激进化的原因。秘书长已经提出一种关切，即在当前行动中，儿童被有系统地视为安全威胁，而不是受害者，其中包括仅仅由于儿童据称与武装团体或武装部队有关联就将其拘押。除非儿童确实被控犯有明确罪行，否则不应将其拘押，而且也只能根据青少年司法标准和国际法规则进行处置。斯里兰卡曾经历过将近30年的暴力冲突，这种冲突破坏了我们的国家结构。在那段时期，斯里兰卡目睹儿童兵遭受不堪忍受的恐惧，他们被非国家武装团体用作战斗人员。那些无辜受害者被称为“婴儿旅”，那些儿童中有40%是女童。其中很多儿童被强制带离村庄或学校，充当战斗人员或担任辅助角色，例如厨师、脚夫等。在战争迷雾中，很多儿童成为冲突的受害者。

在2009年5月武装冲突结束时，总共有594名12至18岁儿童战斗人员投降。斯里兰卡将这些儿童视为冲突受害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这些前儿童战斗人员康复并重返社会，为此提供教育、娱乐设施和职业培训，此外还提供心理支持，以帮助他们摆脱以往经历的阴影。所采取的策略和所开展的活动包括通过精神、社会心理、人格以及领导能力培训，改善其身心状态，其后提供职业和技术培训，以使他们在生活中能够有最好的机会成长为有所作为的公民。

当时很重要的是重建他们对前去保护他们的人的信任、对社会的信任以及对他们自己的信心。由

于斯里兰卡所取得的那些积极进展，联合国于2012年将斯里兰卡从秘书长关于儿童兵的报告附件2名单中除名。自2015年1月以来，由于本届政府做出的积极改变，斯里兰卡得以进一步做出努力，探寻一条真正和解与正义的道路。

我国关于前儿童兵复原和重返社会的倡议与计划一直是近来此种性质项目中最成功的一些例子。但是，使儿童脱离非国家武装团体及随后帮助他们复原并重返社会的过程总是充斥着复杂的因素。要解决这一问题，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但是，同情、善意和理解必须作为我们所有行动的共同主线。斯里兰卡认为，可以采取三个有效的办法来减少招募儿童兵现象：第一，对违规行为方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第二，为复原项目调集资源；第三，消除那些引诱儿童加入诸如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等团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及意识形态因素。

但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必须拟定一份准确可靠的名单，列出犯下秘书长所述六种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犯罪方。我们需要加强实地针对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的监督、汇报和应对措施；执行联合国与秘书长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年度报告附件所列武装部队与团体达成的现有行动计划；一致呼吁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内部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我们都知道，儿童是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最容易受伤害。儿童被非国家武装团体所利用。儿童深陷战争泥沼。虽然他们容易受人影响，但年少的儿童会观察，会学习并根据我们的行动塑造我们的未来。我们当中做决策的人不仅应该树立正确的榜样，还应竭尽全力让我们的儿童用书本而非枪支来武装自己，让他们在沙盘里玩耍而非躲藏在沙包后面。

最后，斯里兰卡谨表示感谢联合国各机构，尤其是儿基会及其精力充沛的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我们还要感谢我们的双边合作伙伴在斯里兰卡武装冲突期间为我们应对儿童兵方面的挑战和问题提供协助和支持。斯里兰卡坚定不移地支持全世界

的儿童，并随时准备与其他会员国开展合作，尤其是分享我们的经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观察员国巴勒斯坦观察员发言。

拉希德女士（巴勒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本月主席，并感谢你召开本次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的重要辩论会。这个问题仍是巴勒斯坦国面对的最优先、最紧迫问题。我也想同其他代表一道，感谢潘基文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以及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今天上午通报情况。

毫无疑问，格拉萨·马谢尔在1996年报告（见A/51/306）中发出的行动呼吁以及国际社会其后作出的努力帮助我们在维护儿童权利及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和成就。然而，正如本次辩论会各位发言者所证实的那样，当今世界在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方面面临着新的、严峻的挑战。因此，对数百万儿童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和持久后果要求国际社会立即、认真地作出回应，或者发出新的行动呼吁，以克服儿童面临的空前、持久的挑战。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秘书长报告（S/2016/360）将若干武装冲突局势中严重侵害行为的加剧同不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的行为直接联系起来。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所作的评估。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生活在以色列占领之下，生活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子女经历了令人震惊的人类痛苦，他们的权利被暴力剥夺，国际人道主义法持续遭到占领国以色列的践踏。

尽管国际法对于保护遭受外国占领平民作出了清晰的规定，但占领国仍在完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杀害、伤害和恐吓得不到保护的儿童。秘书长的报告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事实上，以色列侵害巴勒斯坦儿童的行为不仅在继续，而且自2015年10月以来，随着占领军开启新一轮针对包括儿童在内全体

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略、挑衅和煽动行为，此种行为还有所加剧。可悲的是，自此之后，超过40名巴勒斯坦儿童被杀害，其中很多被法外处决。

正如报告中提到并经许多国际人权组织证实的那样，以色列占领军过度使用武力而且非法杀人，尽管没有迹象表明被杀害的儿童对以色列占领军构成立即或直接的威胁。除了这些儿童遭到杀戮外，我们也想指出，自2015年10月开始，由于以色列使用实弹攻击手无寸铁、无防御能力的巴勒斯坦儿童，超过2 600名儿童受伤，其中很多伤势严重。

我们面前的报告还指出，在报告所述期间，以色列占领军逮捕和拘留的巴勒斯坦儿童人数增加，其中包括许多目前遭行政拘留的巴勒斯坦儿童。仅在被占领的东耶路撒冷，就有860名巴勒斯坦儿童被捕，其中包括136名年龄在7-11岁的儿童，他们尚未达到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必须回顾指出，大多数、或许所有被关押在以色列监狱或拘留中心的儿童都受到了各种形式的心理和身体折磨。

此外，在以色列占领军的保护和守望下，定居者对包括儿童在内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暴力和恐怖活动继续有增无减。报告指出，至少有20起定居者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儿童受伤。这包括2015年7月31日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当时定居者恐怖分子烧毁了Dawabshe一家位于被占领西岸杜马村的房屋，杀死了18个月大的婴儿阿里，其父母受致命伤。阿里四岁的哥哥艾哈迈德被严重烧伤，是唯一的幸存者。上星期他刚出医院，进了一处康复设施。

占领国以色列除了实施这些侵害行为外，还继续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全体巴勒斯坦平民实施有系统的集体惩罚，这对我们的儿童造成严重影响。其中一个例子是占领国继续其非法行为，惩罚性地拆毁房屋，使数百名儿童及其家人无家可归。这份报告还指出，占领国对学校 and 受保护人员的袭击，以及普遍的暴力、骚扰和胁迫环境继续对巴勒斯坦儿童接受教育造成影响。尽管按照国际人道主

义法，医院和学校应受到特殊保护，但占领国还在继续袭击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医院。

被占领的加沙地带上的巴勒斯坦儿童也成为占领国持续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受害者。在过去6年三次加沙战争中逃过一死或身体没有受伤的儿童，其心理受到了严重和巨大的影响。许多儿童失去单亲或双亲，一些儿童甚至成为了大家庭的唯一幸存者。此外，因为房屋在2014年的加沙战争中被毁，4.4万多名巴勒斯坦儿童仍流离失所。在这场战争中，占领国在国际社会的眼皮底下实施包括战争罪在内的严重侵害行为，但占领国却不承担后果，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没有得到伸张。

此外，以色列长达十年的非法封锁还在继续，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集体惩罚形式等同于战争罪，是无数违反人权行为的根源。这种持续的非法封锁正在加剧贫困、粮食不安全、健康问题以及其他许多与儿童相关的经济和社会弊病，包括50年来加沙的婴儿死亡率首次上升，其原因是，由于以色列施加限制，医院一直缺少足够的基础设施、基本药物和用品。

所有这些侵害行为必须停止，必须迫使以色列遵守国际法，因为对我们的儿童犯下的这些罪行令人无法容忍，是不可接受的。我们重申，不能将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儿童排除在保护平民免受暴行和公然违反法律行为的责任之外，因为他们不仅仅是统计数字，而是生活常常被残暴的占领者打碎的人。事实一再证明，该占领者完全无视巴勒斯坦儿童的生命和权利。

因此，我们呼吁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国际社会担负起责任，为巴勒斯坦儿童提供必要的援助和保护，将违反国际法、尤其是违反旨在保护儿童权利的各项法律的人绳之以法。巴勒斯坦儿童生活在占领之下，每天感受恐慌和羞辱，他们理应有更好的生活，理应生活在自由、和平、尊严和安全之中。只有当他们摆脱占领，生活在以东耶路撒冷为

首都，属于自己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一切才能实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代表发言。

努塞贝夫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我代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祝贺马来西亚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主席。

我们认为这次辩论会极其重要，并纪念儿童与武装冲突报告20周年。我们参加今天的辩论会是因为我们长期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地有需求的儿童。在我们这个地区，为冲突中儿童提供保障的工作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迫切。正如我们一整天来在这里以及从秘书长特别代表的通报中听到的那样，我们这个地区虐待儿童的行为尤其令人痛心疾首。在叙利亚，儿童至今已有6年无学可上，与此同时有数千名儿童被杀害。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数十年来，有几代儿童被剥夺了基本自由。达伊沙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体广泛招募和利用儿童作为战争工具，此种行为同样令人憎恨，必须加以制止。

今天的辩论会也谈到了也门的话题。因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参加了应哈迪总统的要求组建的在也门恢复合法性联盟，我将着重谈谈这个话题。截至目前，有79位埃米尔为也门献出了生命。因为付出了这种牺牲，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本联盟所有成员采取非同一般的措施，在我们参与活动的任何地方保护儿童权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感到遗憾的是，本联盟起初被列入2015年报告(S/2016/360)附件，但我们感谢秘书长决定将本联盟从这一附件中除名，并决定参与前瞻性审查，以保护报告的完整性并加强其机制。本联盟作为国际社会坚定执着的成员，目前正在调查所有指控，并将以负责任和透明的方式向安理会提交结论。出于在冲突区保护儿童的共同利益，我们将以自身经验为基础，提出一些程序性和实质性建议，以加大今后报告的影响。具体来讲，我们提议通过以下政策。首先，定期与各国政府协商是第1612（2005）号决议所提指导原则

规定的任务授权，是确保报告所含信息准确并经过核查的关键，会员国与联合国应秉持诚意，进行合作。

其次，关于重新审议附件列表的效用，具体而言，就是重新审议将负责任的会员国与非国家行为体和恐怖主义团体并列的效用，该附件必须与保护儿童的具体成果联系起来。在这方面，将一个国家联盟列入名单的做法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有问题，不应该成为一种惯例。

第三，我们应建立清晰透明的机制，以系统而公正并且大家都清楚的方式衡量报告使用的标准。

我们不轻易冒险在任何军事区交战，而且我们继续设法尽量降低行动对平民的影响。因此，我们直接与秘书长和特别代表接触，详细告知本联盟的接战规则，这些规则完全符合国际法以及已经建立的审查机制、预防制度和纠正措施。此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其联盟伙伴欢迎进一步进行沟通，通过联合审查互通信息，交流汲取的经验教训。此外，我们重申，本联盟邀请联合国专家小组访问位于利雅得的联盟总部，以进一步参与审查进程。

请允许我提醒在本会议厅就坐的各位，创建这一联盟是为了保护包括儿童在内的平民，使其免遭胡塞叛军和得到境外支持的其他极端主义团体的侵害。应也门合法政府的请求，本联盟的目标是保护也门人民的利益，通过恢复合法政府来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同时阻止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和达伊沙等极端主义团体的扩张。然而，我们都知道，旨在实现稳定的持久解决方法不能单靠军事行动。正因为如此，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及其国际伙伴正通过扶持该国政府、建设社会支持基础设施、建立法治和发展经济等途径，在也门建设长期的机构能力。

此外，我们将继续满足实地迫切的人道主义需求，提供并协助发放援助物资。自2014年3月行动开始以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捐助共计9亿美元。

最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联军所有成员都坚定致力于也门内部谈判，作为当前和平进程的一

部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完全支持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努力把各方聚集在一起，以便实现政治解决冲突。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深切赞赏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及联合国其它相关机构，特别是儿基会所做的工作，我们与这些机构建立了强有力的全球伙伴关系，以便保护世界各地的儿童。对我们和其它负责的国际社会成员来说，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的任务授权是正义的，具有普遍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完全支持特别代表行使授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博茨瓦纳代表发言。

恩科洛伊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们祝贺马来西亚担任安理会8月份主席。我们还要感谢秘书长今天上午作通报并提交报告（S/2016/360），同时也感谢儿基会代表和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

博茨瓦纳重申，我们重视保护和促进儿童权利，包括在武装冲突环境下这样做。因此，国际社会负有道义责任集体关注儿童的福祉，不作任何区别。

我们坚决支持作出一切努力来防止儿童在武装冲突期间遭受各种形式暴力的侵害，包括支持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授权和工作。

我国代表团欢迎“儿童不是士兵”运动、《防止武装冲突期间将学校和大学用于军事目的的准则》、《安全学校宣言》等举措。我们认为，这些举措是及时的，将对补充当前努力，以便结束武装冲突中使用儿童兵的做法，并且保护学校和医院等设施起到巨大帮助。

冲突的性质和特点随时间推移发生改变，无辜平民日益成为目标，承受了难以言述的恐怖、剥削

和虐待行径。卷入冲突的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增加，使本已复杂的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这些事态发展，特别是冲突国际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需要安理会紧急果断采取行动。安理会在采取行动时，首要目标必须是确保在每个地方保护并促进儿童权利，包括在武装冲突期间这样做，并让儿童能够在安全和有保障的环境中学习。

博茨瓦纳深感关切的是，侵害儿童行为——包括绑架——不断演变发展，性质十分严重，此类行为开始以惊人速度出现。秘书长的报告表明，在过去，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大规模绑架平民，包括儿童的做法主要是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但今天，这些行为本身成为目标，主要目的是制造恐怖和恐惧。

我们遗憾地注意到，有许多儿童遭到处决，此外，还发生了许多儿童致残的事件，报告明确记录了这些情况。对这个问题的报道已有一段时间，我们真诚希望，作恶者终有一天将被追究责任。

我们必须保证充分保护儿童权利，使他们能够不受干扰地上学，享受有助他们的发展、健康和福祉的所有社会服务，这样，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充分潜力。

博茨瓦纳坚信，国家对保护本国人民免遭一切形式侵害行为负有主要责任，其中包括保护儿童免受战争威胁。在这方面，我们要强调，当务之急是加强政治意愿和承诺，以便预防并解决武装冲突中儿童的不幸困境。

我们鼓励把侧重点放在国家自主和责任上，与各国政府和有关武装团体接触，以便建立问责制框架，并且有系统地监测承诺执行情况，因为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是重中之重。

因此，我们呼吁安全理事会继续努力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强力执行问责制，包括对侵害儿童行为惯犯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在侵害行为已经发生并得到核实的情况下，必须把这些行为移交国际刑事

法院处理，刑院则必须无一例外地结束有罪不罚现象，把犯罪人绳之以法。

博茨瓦纳认为，加强全球努力，以便结束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的做法应与促进和执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决议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并且形成补充。

在我们继续寻求国际和平与安全解决办法时，我们的战略必须以实现持久和可持续和平的愿望为导向。我们应解决冲突的根源问题，如社会排斥、经济不平等、性别歧视以及族裔关系紧张等等。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若干国家作出重要努力来执行安理会各项决议，包括第1612（2005）号、第1998（2011）号、第2068（2012）号、第2143（2014）号和第2286（2016）号决议，我们认为，应继续积极开展这些努力。

我们赞同这一看法，即应当支持此类努力，以便加强各国的保护儿童能力、调查和起诉能力及问责机制，此外，必须确保设立军队征兵年龄核查进程。

最后，博茨瓦纳重申，我们致力于履行国际法及我们加入的所有其它国际文书规定的义务。博茨瓦纳认为，十分清楚的是，在一些重大冲突和危机肆虐的国家中，国家当局显然没有尽到自己保护平民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在国家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保护本国民众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必须介入，以便捍卫人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菲律宾代表发言。

纳蒂维达德夫人（菲律宾）（以英语发言）：菲律宾赞同泰国代表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要感谢主席国马来西亚再次把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作为我们议程上的头等要务，特别是值此世界各地冲突继续有增无减，对儿童和其它弱势群体造成最严重影响之际。我们也感谢秘书长提交报

告（S/2016/360），并且感谢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儿基会介绍情况。

菲律宾坚信，要为我们的儿童提供最大保护，我们就必须继续努力结束冲突，创造有利于儿童成长和不受阻碍学习的环境。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菲律宾新一届政府致力于启动与各武装团体的对话，并最终与其缔结和平协定。

菲律宾对通过《班沙摩洛基本法》的态度仍然坚决，其基础是2014年3月27日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签署的《关于班沙摩洛的全面协定》。

上个月，菲律宾总统批准了一项全面和平路线图，目的是解决班沙摩洛问题，并与菲律宾共产党、新人民军和全国民主阵线恢复和谈，由此实现和平与发展。我国国会将必须通过一项执行该和平路线图的法律。

菲律宾仍然致力于执行《儿童权利公约》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儿童福利委员会继续努力落实针对严重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的监测、对应和报告制度。地方政府单位参加了一系列关于MRRS程序概念的概况讲习班，以便他们能够积极监测、报告和应对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事件。儿童福利委员会在4月设立了一个监测、应对和报告热线，将专门接听关于在武装冲突局势中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来电，并立即对受害者作出反应。

与此同时，和平进程总统顾问办公室已经编制了一份对冲突敏感的促进和平手册并使其主流化，它将成为国家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单位的指南，确保以和平眼光起草政策和执行实地的方案和项目，包括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方案和项目。

国防部方面在2月份发出了一份通知，规定了保护儿童免遭武装冲突伤害，以及防止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武装冲突期间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政策和程序。一项专门保护武装冲突局势中儿童的法案和另一项关于在地方政府单位设立永久疏散中心的法

案，正在等待菲律宾国会的通过。这两项法案将确保在武装冲突期间和之后继续提供教育。

除了我们本国的努力之外，最后我要重申，菲律宾致力于同我们的国际伙伴一道努力，在我们尽力解决冲突和实现持久和平之时，为我们的儿童提供最大的保护。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发言。

加塔·马维塔·瓦·鲁夫塔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谨就马来西亚担任8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你表示祝贺，并感谢马来西亚倡议召开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困境的本次辩论会。我谨赞扬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并告诉她我们非常珍视其对全世界儿童事业的承诺和奉献。最后，我要感谢秘书长潘基文阁下、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以及我前面的所有发言人所作的很有启发性的发言。

在继续发言之前，我要就提交安理会的报告（S/2016/360）中涉及我国的部分发表一些评论。

报告提出了关于我国儿童并状况的一些统计数字。正如我们始终强调的那样，有必要提醒安理会，刚果国家军队中今天不再有儿童兵。我国军队交给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联刚稳定团）的儿童来自武装团体。

回过来看我们刚提到的统计数字，我们要提请安理会注意，正如联合技术工作组每次都指出的那样，这些统计数字是有问题的，因为联刚稳定团提出的统计数字不一定与儿童基金会和欧洲联盟的国家解除武装、复员、重返社会方案的数字保持一致，后者都是技术工作组内部不断演变的机构。在技术工作组的讨论中，这些机构始终坚持认为，只有欧洲联盟的国家复员方案所核准的统计数字才应得到考虑。在这方面，向安理会简短通报以下几点看来是有益的。

关于报告第46段中提到的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中发现的10名儿童的状况，国防部下令军队参谋长对此进行调查，他随后向32军区的司令下达了调查令。后者在核实事实情况之后，把被控的肇事者拉马扎尼上校和卡姆莱特上校绳之以法。

至于在Angenga监狱中被发现的22名儿童的状况，他们是刚果武装部队在对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采取军事行动期间被捕获的后者的成员。在查明其身份并通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之后，立即把他们交给了儿童基金会戈马办事处。应当指出，这些儿童中有5人在很早以前已被戈马的儿童保护机构宣布为成人。

关于报告第47段中提到的据称被刚果武装部队打死打伤的29名儿童和被警察打死打伤的9名儿童。联刚稳定团没有提请联合技术工作组注意这一案件，工作组是交换信息和协调各方意见的适当场所。刚果武装部队和刚果国家警察不承认这些事实，除非是在与武装团体的战斗中，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最后，报告第50段提到把学校用作军事目的。刚果武装部队不容忍这一做法，因为数年来国防部的指示禁止这样做。应当指出，我国军队各单位的士兵现在接受国际人道主义法培训。此外，自从政府与联合国签署行动计划以来，已经开展了宣传运动，并且该计划的内容被列入我国所有军事学院的课程。为了表明我们决心永远不把学校用作军事目的，我国批准了《奥斯陆安全学校宣言》。

在作出这些解释之后，我要指出，我国政府对儿童兵问题感到关切，在国家元首的领导下，政府已决定禁止我们的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招募和使用儿童。为了把这一政治决心化作行动，国家元首成立了一个有关打击性暴力和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机构。负责管理该机构的国家高级官员与军方、司法机构以及性别、妇女与儿童部的主管当局密切配合。

我可以引证政府在这场斗争中采取的下列行动。我们有一项通过建立生物特征数据库来确定军事人员身份的业务工作，该数据库管理士兵的个人资料，尤其是其年龄。已经同联合国签署了一项行动计划，其中包含一系列关于军队停止招募和使用儿童以及暴力性侵儿童的承诺。为了总结已有的进展，每6个月在各个伙伴的合作下做一次情况评估。国防部长和国家情报署副署长已签署了两项重要命令。第一项是对武装部队的命令，指示军事培训中心的指挥官协助联合国儿童保护问题国家工作队以及儿童保护机构为核查目的出入军营。

这项指令授权各级部队领导实行纪律处罚，将其属下的任何严重侵犯儿童权利的军人绳之以法。该指令还要求在全国所有军事驻地展开宣传活动和培训，帮助所有军事人员熟悉行动计划及由此产生的义务。

第二项指令适用情报部门。根据这项指令，允许联合国应对小组和儿童保护机构人员在不受情报部门阻碍和情报部门提供透明度的情况下开展工作。该指令还授权释放与武装团体相关的任何男女儿童，并把他们移交给儿童保护机构。此外，我们还设立了两个协调机构，负责监测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被认定侵犯儿童权利的高级军官和警官已被判刑。

我们已经开设新的法庭，授权惩罚侵犯儿童的严重罪行。政府已经决定，不允许任何被认定在冲突时期严重侵犯儿童权利六次或六次以上的人继续留在军内。

2015年8月24日至25日，国防部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助下与联刚稳定团开展伙伴合作，在金沙萨举办了一个研讨会，起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打击招募儿童的优先事项路线图。研讨会汇集了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国家警察和全国各省民间社会人员。已经在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地区，即北基

伍省、南基伍省和东方省设立了一个联合技术工作组。

此外，正如秘书长的报告所强调，刚果民主共和国继续开展由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和儿基会发起的联合国“儿童不是士兵”运动。我国还采取主动行动，执行第2143（2014）号决议界定的运动目标。

我国在打击军队和情报部门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斗争已经取得不可否认的进展。作为这场斗争的一部分，已有46 087名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联系的儿童复员，其中约15 365人已被学校接受，目前正在208所学校接受正规教育，其余30 722人在417个专业学徒架构内接受职业培训。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但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只要存在武装团体活动，这种问题就将持续存在。因此，我国政府仍然决心继续努力，彻底解除武装团体的作战能力，从而结束这一现象。

我必须表示，我国感谢联合国和其他诸多国际伙伴始终支持我国努力打击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特别是，我国感谢日本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大量财政支持，没有这种支持我们难以取得今天的成就。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加拿大代表发言。

布朗夏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我高兴地代表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发言，这是一个代表联合国所有五个区域集团的40个有关会员国组成的非正式网络。

之友小组谨重申，我们大力支持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和努力促进世界各地武装冲突中儿童的权利的联合国机构。

在今年大会建立这项任务规定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欣见一个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更有力的规范性机构框架的形成。今天，我们有反对在

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有力规范和越来越多的工具监测和处理所有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

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1612（2005）号决议建立的监测和报告机制是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成功的关键要素。该机制旨在记录严重侵犯儿童的行为，加强问责制，与各国政府合作，确保遵守国际法律标准。重要的是，该机制能够根据当地事实公正客观地记录存在的严重侵害儿童行为。因此，联合国必须部署适当资源，以落实儿童与武装冲突的任务和机制。在这方面，之友小组呼吁维持专项资源、领导能力和专家知识，以支持联合国和平行动和该机制各组成机构的保护儿童工作。

之友小组欢迎秘书长所列政府部队曾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所有8个国家、包括最近的苏丹都签署了行动计划。我们也赞扬秘书长特别代表通过“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开展的努力。我们敦促各国政府和非国家行为体充分及时地执行行动计划，以制止和防止侵害儿童。

尽管有这些成就，但之友小组遗憾的是，2015年录得多个冲突局势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程度加剧。特别是，我们对使用极端暴力的武装团体的抬头及其招募和使用儿童深表关切。对儿童的影响将延续数代。我们必须更好地考虑如何防止激进化和招募儿童，如何使儿童脱离这类团体并重新融入社会，如何解决对幸存者的长期心理和社会影响。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铭记，应该把这些儿童作为受害人而非犯罪人处理。此外，攻击和为军事目使用学校和医院的现象普遍，仍然令人深为忧虑。之友小组呼吁各方保护学校和医院，维护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规定。

之友小组对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流离失所潮对儿童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我们鼓励各国政府采取紧急行动，尊重因冲突而被迫流离失所的儿童的权利，与国际社会合作，确保对他们的保护，确保他们有机会获得卫生保健和教育，以及确保他们的家庭获得有尊严的生计。此外，今天的武装冲突给儿

童造成新的身心障碍，可能使他们变得更加脆弱，增加他们成为暴力、歧视、虐待和忽视的受害者的风险，为此需要采取协调对策。

最后，之友小组最强烈地谴责继续发生对儿童的性剥削和性虐待行为，特别是联合国部队和工作人员犯下的此种行为。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加倍努力打击这一祸害，欢迎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最近努力防止此类严重侵犯行为并为受害者提供支助。

（以法语发言）

我现在谨以加拿大代表的身份补充五点。

第一点是陈述事实。使用极端暴力以及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武装团体的出现令我们极为震惊。

第二，我们呼吁会员国坚定支持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泽鲁居伊女士落实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泽鲁居伊女士是不知疲倦的实干先锋。她需要我们的政治和资金支持。

第三，正如我们今天多次听到的那样，儿童占到全世界6000万流离失所者的半数以上以及2300万难民的半数以上。我们要想帮助这些儿童，最简单的办法之一就是尽快为其提供一个欢迎他们的地方。所以，加拿大对于去年重新安置近3万名叙利亚难民感到非常骄傲。这也是我们感到必须欢迎更多难民的原因。奥巴马9月份主持的峰会将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各国可以作出欢迎更多难民的承诺，从而帮助更多儿童。

第四，联合国必须在和平行动中做更多工作，帮助武装冲突局势中的儿童。联合国必须加倍努力，消除针对儿童的性剥削和凌虐祸害。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的承诺，即禁止其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附件所列政府武装部队向维和行动派遣部队。

（以英语发言）

第五，会员国应当加强推动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加拿大正在纽约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的成就基础上，支持之友小组在阿富汗、菲律

宾、苏丹和日内瓦建立当地分支。我们希望此类小组能够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提高认识、交流看法、协调在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上的援助。

总之，需要做许多工作。然而，仅对所实施的侵害行为进行谴责还不够。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在国内外尽其所能地支持武装冲突中的儿童。加拿大愿意发挥自己的作用，支持这项非常重要的事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希腊代表发言。

布拉夫人（希腊）（以英语发言）：我愿祝贺安全理事会主席国马来西亚提议召开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本次公开辩论会。我还愿感谢潘基文秘书长及其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的关注和承诺，以及他们就此问题所作的非常深入的通报。

希腊赞同欧洲联盟的发言。我愿以本国代表身份补充如下。

希腊高度重视武装冲突局势中严重侵犯儿童行为监测和报告机制。近年来，我们看到该领域的挑战越来越多。的确，在旷日持久的冲突、人道主义危机、强迫流离失所和暴力极端主义中，儿童直接受到影响并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受害者。秘书长提交的最新报告（S/2016/306）对于克服这些挑战至关重要。我们高度重视报告的公正性，全力支持秘书长发出的各方与特别代表密切合作的呼吁。

然而，需要做更多工作，进一步加强旨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国际努力。必须确保儿童能够在安全环境下成长，不受剥削以及任何形式的虐待和暴力。希腊批准了关于保护儿童的相关国际规范性框架，大力鼓励各国签署、批准和充分执行《儿童权利公约》及其第一项《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在希腊，自2011年以来，武装冲突中招募儿童的做法就构成国际刑事法院《罗马公约》规定的战争罪行，因此会受到国家司法系统的惩罚。希腊是最早支持2015年年5月《奥斯陆安全校园宣言》的国家之一。该宣言要求武装冲突当事

方不得将教育设施用于军事用途，或是将其定为袭击目标。我们认为《安全校园宣言》为各国即便在武装冲突期间致力于保护儿童教育提供了一个具体办法。

希腊主管当局目前正在拟定一项儿童权利行动计划，将在难民危机中保护儿童定为优先事项。我国深受规模空前的难民潮影响，不遗余力地提供帮助以及保护逃离武装冲突的儿童的权利。我们的头等要务是在海上搜救行动中挽救成千上万儿童的生命，以人道方式收留他们。单在2015年，希腊海岸警卫队就在大约2 500次海上行动中解救了包括数千名儿童在内的15万多人。

最后，我愿重申，希腊仍承诺切实确保将尊重和保护儿童基本权利作为我们各国社会未来的关键保障。在这方面，我国完全赞同以下呼吁，即加强国际和区域努力，在制止世界各地武装冲突局势中儿童遭受的严重侵害行为方面增进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苏丹代表发言。

穆罕默德先生（苏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首先感谢并赞扬马来西亚召开本次重要会议，处理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我也愿感谢秘书长4月20日的报告（S/2016/360）。我们还感谢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以及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奥·莱克先生向安理会所作的翔实通报，感谢他们谈到苏丹和联合国为保护苏丹冲突区儿童所作的共同努力。我们谨就秘书长报告一些段落向安全理事会作出说明。首先，第135段提到苏丹武装部队人员和联盟民兵实施的有记录的强奸案。我们在这方面指出，苏丹有关民事和军事法律对经证实的侵害行为规定了最严厉的惩罚。案件会被移交给司法当局，由后者迅速开展调查，而无论被告身居何位。同样值得指出的是，独立专家Aristide Nononsi先生就苏丹2015年10月至2016年6月人道主义状况发表了报告。报告表明强奸案降至所有冲突区有记录的最低水平。这

是受权在我国开展监测和监督工作的一位官员的证词。

第二，第136段指出，两所学校和三所医院遭到苏丹武装部队袭击，但未说明医院名称，尽管在达尔富尔，就像在苏丹和全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医院都会被清楚地标出来，并为人所知。

报告也没有提到袭击发生在何时，或者造成多少伤亡。此外，报告没有引述其消息来源，也没有指出消息是否来自联合国、或者反对派部队，还是在冲突地区活动的22 740个非政府组织。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会员国越来越关心引述消息来源，以达到完全透明和明了。在这方面，我要提及埃及、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王国以及其他国家代表在本次关于一个重要问题的关键会议上的发言。

报告第140段提到，苏丹武装部队在西达尔富尔招募了4名男孩。我要澄清以下几点。

首先，自苏丹国防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建立以来（这比我们取得独立的时间还早），我国制定了法律法规，禁止招募18岁以下儿童。征兵表又名5-A表，其中有一段就申请人的年龄作出规定，并且要求提供出生证或年龄估测证明，作为核实信息的进一步证据。我们快速支援部队的征兵程序依据的则是每个个案的具体情况。同样，我们要求提交出生证或年龄估测证明。申请人还要经过体检，让我们确信快速支援部队队伍中没有未成年儿童。

其次，报告第140段中所称之事没有得到核实。因此，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要把未经核实的信息纳入报告。此外，在Goz Dongo和Fanga战斗中被俘的儿童是武装运动征募的。现在，武装运动队伍之中仍旧存在儿童，他们继续遭到这些运动利用。苏丹政府根据国家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来处置这些儿童。我们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人道主义和心理支持。我们制定了计划，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和复原。我们要重申，我们已经在实地并在最高一级采取措施，释放被拘禁的儿童。我们很快将向安理会提供

有关已采取措施的信息。我谨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泽鲁居伊与我们全面合作，取得了出色结果。

报告第145段谈到，正义与平等运动、苏丹解放军/明尼·米纳维派和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领导人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承诺停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我们认为，这只是为了掩盖他们实际上对儿童犯下的侵害行为。从他们在武装冲突中强行招募并虐待儿童的行为中可以看出这一点。这份声明没有任何分量，无法积极改变武装运动的政策和行为，也不会影响我们结束招募和使用儿童兵行为的坚定不移承诺。

秘书长的报告指出，我们与联合国签署了一项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联合行动计划。特别代表于今年3月访问苏丹，这是苏丹政府与联合国携手合作，努力保护儿童的一部分。7月11日在总部举行了一个高级别活动，主题是“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康复和重返社会：分享心理康复和重返社会最佳做法”，儿基会执行主任在活动上赞扬我们签署了行动计划。这表明在儿童与武装冲突局势方面取得了积极发展。

我国代表团要借此机会重申，我们致力于执行行动计划，达成这项计划归功于特别代表值得称道的努力。我们还借此机会感谢对我们签署行动计划表示赞赏的各个国家和国家集团。我们认为，这些积极评价是对我们委以重任。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愿意承担这一责任，以便能够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在这个领域开展合作。我们重申，必须支持技术合作，以便实现保护儿童免遭各类侵害行为的崇高共同目标。

报告相关段落还谈到阿拉伯盟军在也门的侵害儿童行为。我们要再次强调，在军事行动升级，破坏该国和整个地区的安全、和平与稳定之后，这些部队在恢复也门境内合法性和保护平民，特别是保护儿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我们强调，阿拉伯盟军的崇高目标是按照安全理事会所有相关协议实现也门政治过渡。很简单，恢复合法性意味着

恢复和平，进而意味着对也门儿童的可持续和充分保护。

最后，我国代表团将继续与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及其团队开展合作，以便保护儿童权利，并且为提供正确、精确的信息和数据创造条件。我国还要重申，我们致力于执行与保护儿童权利有关的所有区域和国际文书。我们已经加入所有此类文书。我们还重申，我们致力于执行与联合国签署的保护儿童行动计划。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孟加拉国代表发言。

穆明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女士，孟加拉国代表团要与其他发言者一道感谢你在担任主席期间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并且提供了一份简明扼要、内容翔实概念说明（S/2016/662，附件）。我们感谢秘书长和其他通报人在今天上午作了令人信服的发言。

在孟加拉国，我们常常看到首次人道主义音乐会的偶像性海报，这场音乐会是已故的乔治·哈里森和拉维·桑卡尔在1971年我国解放战争期间，在纽约举行的。海报呈现一个棕褐色形象，一个难民儿童呆望着看似饥荒的景象。这一形象充分说明问题——在战争中，不计其数的儿童死于武装袭击、酷刑、流离失所、饥饿、疾病、失踪以及遗弃。我们独立斗争中有许多这样的篇章尚未得到解释，因此，我们仍有待实现作为一个国家的和解。

在世界各地，儿童继续遭受武装冲突的不成比例的影响。最近迟来的消息是，在中部非洲博科圣地组织控制下的地区，儿童面临近似饥荒的状况，表明我们的全球遍及仍然有限。

儿童在白沙瓦或尼斯发生的卑鄙的恐怖主义袭击中被杀死的情景，藐视我们对人类理性的信仰。恐怖和武装团体绑架、奴役和残害儿童，以及使用儿童作人肉盾牌和自杀炸弹手等行径至少可以说是令人发指的。去年那些在地中海和安达曼海坐船和游泳上岸的不幸儿童的图像，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旷

日持久的武装冲突的可怕现实以及社区因其长相和信仰而遭到系统清洗的情况。

然而，正如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0)所显示的那样，我们有理由感到宽慰。正如我们刚才听到的那样，“儿童不是士兵”运动在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内的国家中获得稳定的势头。联合国赞助的不让儿童参加作战行动的行动计划，时常在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支持下基本上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最重要的是，致力于解除儿童武装时常为冲突各方之间进行进一步包容性对话铺平道路。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赞赏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及其团队所做的辛勤工作。

冲突造成流离失所儿童人数越来越多，这是对我们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真正考验。为履行我们不让任何人掉队的承诺，我们必须致力于保护和改善这些儿童福祉这一共同责任。我们设想为保护难民以及安全、正常和有序迁徙所缔结的全球契约，必须把儿童事业，包括混合迁徙流动中举目无亲的未成年人放在各自议程的核心位置。

暴力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潜伏的阴影无处不在地笼罩着我们儿童的生活，决不允许它成为新常态。必须加强家庭和社区固有的复原力以保护我们的儿童安全，并使他们有所作为。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的资源把我们的儿童培养成真正的全球公民，使他们牢牢铭记要尊重宽容、多元化以及批判性思维。一个开明、解放思想的人也许是我们对抗破坏势力的最佳对策。

许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展示出提高了对让儿童退出武装训练及行动的意识，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我们将大部分这些成果归功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致力于其事业的许多基层组织所做的工作。必须鼓励具有可靠的专门知识的民间社会行动者与国家当局和地方当局密切合作，以加强和扩大对受武装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影响的儿童恢复正常生活、

重返社会、为其提供咨询、法律援助以及理疗和心理社会支助的能力。

我们原则上支持停止对学校、医院及其他关键的儿童基础设施的定向袭击的呼吁。越来越多地宣传要避免把包括维和人员在内的武装部队驻扎在校舍，这一做法确实是积极的。作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部队和警察派遣国，孟加拉仍然致力于遵守这些广泛适用的规范，并确保在更广泛的保护平民授权范围内保护儿童。在本区域背景下，我们仍然愿意通过交流思想和良好做法来推进关于这些问题的对话。

我们认识到，对侵犯儿童权利行为进行循证和可信的监测、分析及报告是一项挑战，在武装冲突期间尤其如此。秘书长的年度报告及其附件的确是提高全球对于严重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的认识以及促成采取补救措施的一个有力工具。因此，至关重要是，报告必须力求从客观角度看待具体局势，以便在知情的情况下就犯罪行为及被指控侵害行为的严重程度作出结论。

在孟加拉国，我们的国家儿童政策和相应法律措施禁止在武装冲突中招募和使用儿童。我们缅怀千百万在我国解放战争中丧生的儿童，希望继续参与未来任何旨在改善受武装冲突和暴力极端主义影响儿童境况的具体倡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林代表发言。

Matar夫人(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马来西亚组织本次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公开辩论会。我也感谢秘书长在辩论会开始时所作的通报以及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和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分别作的通报和他们对儿童的承诺。

我们看到近年来武装冲突期间针对儿童的犯罪案件数量剧增，尤其是在非洲和中东地区，令人震惊。这些冲突是造成战区内许多家庭长期苦难的根源。鉴于儿童更加脆弱，这导致了对儿童的权利的

侵犯。虽然国际社会已经确认战区不是儿童呆的地方，但是我们仍然看到持续不断而且有系统的侵犯儿童权利行为。儿童既是受害者，也是士兵。他们在轰炸中丧生。极端主义武装团体，例如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境内的达伊沙和基地组织以及也门境内的胡塞民兵——所有这些团体都从事侵犯儿童权利行为。这些极端主义恐怖团体不但破坏地区稳定，而且还绑架儿童，以招募他们加入其队伍并利用他们来实施自杀式炸弹袭击，而这已在所有那些冲突中成为常态。

以色列占领者也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侵犯儿童的权利。

因此，巴林王国谴责暴力极端团体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谴责他们的所有行为，尤其要谴责那些针对儿童的行为。

今天的辩论会是在评估消除严重侵犯儿童权利行为工作迄今所取得进展方面迈出的关键一步。因此，我们欢迎把旨在重建也门合法政府的联军从秘书长年度报告（S/2016/360）附件中除名。我们谨提请安理会注意一个事实，即：联军实际上邀请了一个联合国工作组访问利雅得，以观察联军在人道主义和军事方面所做的工作。

最后，我们重申需要做出认真努力，以消除针对儿童的此类行为。我们吁请国际社会尽力采取必要措施来消除这种现象，特别要通过提供合作和技术与后勤支持来确保那些犯下此类罪行的人不会逍遥法外。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索布拉尔·杜阿尔特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和主席国马来西亚召开本次重要的辩论会。我也感谢秘书长特别代表莱利娅·泽鲁圭女士和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所作的通报。

1996年，在格拉萨·马谢尔报告（见A/51/306）发表之后，安全理事会认识到儿童是武装冲突的主要受害者，由此订立了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任务授权。在马谢尔报告发表20年之后，国际社会的参与行动产生了与冲突方进行接触和解决侵犯儿童权益行为的强大框架和具体工具，然而，武装冲突继续对儿童造成可怕影响，甚至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人权。

巴西再次强烈谴责招募和使用儿童以及所有其他侵权和虐待行为，包括杀戮、致残、强奸、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袭击学校和医院、绑架以及拒绝人道主义准入。根据秘书长最近的报告（S/2016/360），今年儿童伤亡人数达到1509人，是2009年开始记录以来在6个月内被打死打伤儿童人数最多的一次。这一残酷事实提醒我们战争对儿童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影响以及保护他们的紧迫需要。

世界各地成千上万儿童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联系。男女儿童不仅被用于作战，而且也扮演支持角色，或成为性奴。一旦脱离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许多儿童患有严重的心理障碍。提供重返社会的机会不仅是一个道德和法律义务，而且也是维持和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秘书长报告还强调了到处存在的犯下极端暴力的武装团体。这些团体对儿童犯下暴行，并对国家当局和国际社会的应对能力提出考验。尽管我们认识到各国在处理这类武装团体的威胁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但是，不符合国际法的应对措施很可能对平民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并帮助各国政府设法打击的那些武装团体。我们重申我们对一些惊人报告所感到的关切，即秘书长报告的附件中可能省略了某些在战争中侵犯男女儿童权益的方面。

我们赞扬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和儿童基金会发起的“儿童不是士兵”运动迄今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我们也赞扬乍得制定了该倡议中预计的所有措施，并鼓励那些面临着政府军招募和使用儿童问题的其他国家效仿它。这场

运动所产生的势头，也创造了与非国家武装团体进行接触的机会。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承诺停止在哥伦比亚招募儿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冲突也导致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的增加，其中几乎一半是儿童。不能以国家安全为由忽略原籍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义务。正如秘书长报告所述，即便在把招募儿童定为刑事罪的国家，追究暴力侵犯儿童罪责的情况仍然极为罕见。保护儿童免遭严重罪行，与解决有罪不罚现象和确保追究肇事者责任，是并行不悖的。在这方面，《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发挥了关键作用。巴西骄傲地成为其签署国之一。

在学校被毁和教师被杀的冲突环境中，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未获尊重。这种攻击对教育产生的影响会带来长期后果。教育机构的军事化也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以国家安全为由实行拘留，是对当今冲突中成千上万儿童造成影响的另一个问题。令人不安的是，尤其是在反恐行动中，据称与武装团体有联系的儿童日益被当作安全威胁而不是受害者。

预防冲突仍然是避免包括儿童在内的所有平民陷于战争困境的最道德和有效的方法。建设和平委员会能够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冲突后国家提倡各种政策，促进社会凝聚力并减少儿童和青年的脆弱性，以免受到招募和虐待，包括恐怖团体的招募和虐待。绝不能剥夺儿童的童年和未来。巴西继续完全致力于这项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哈基姆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感谢马来西亚代表团作为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和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召开本次辩论会。

伊拉克感谢并赞扬日本上月担任主席。我们也感谢莱拉·泽鲁居伊女士及其团队为执行这样一项重要任务作出的不懈努力。我们感谢并赞扬那些支

持伊拉克的国家。我们欢迎上周在华盛顿特区召开向伊拉克提供援助的会议。

秘书长报告（S/2016/360）极为关切地注意到世界各地暴力极端主义的后果，特别是对儿童造成的影响，这导致千百万无辜受害者流离失所，其中多数是儿童。我们与秘书长一样感到深切关注，因为我们是遭受外来极端主义及其对我们文化和悠久文明的影响的最大伤害的国家之一。就是这种极端主义创建了在同一前提下运作和抱有同样目标的达伊沙和其他恐怖组织。达伊沙对儿童犯下了暴行，它把儿童当作达到其罪恶目的的手段。

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指出，有1 000多名伊拉克儿童被绑架，19名儿童被招募为士兵和自杀恐怖分子。达伊沙把学校变为训练营，从而剥夺了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这些学校已成为拷打和谋杀拒绝教授达伊沙课程的教师的场所。在公共卫生领域，儿童是最早受到达伊沙行动之害的人，达伊沙处决了数十名拒绝执行其命令的医生。

此外，在住宅、街道、学校和医院放置的炸弹，使人很难向达伊沙围困下的儿童提供人道主义和医疗援助。受到极端主义恐怖团体剥削的受害儿童，尤其是遭到强暴和遭受身体和心理暴力的年轻女孩，值得我们绝对的保护。我呼吁国际社会支持伊拉克履行其解决恐怖主义和恢复受害儿童健康的责任。

我们非常重视联合国，支持联合国，并在日内瓦、巴格达和纽约与联合国合作。同时，我们吁请联合国在其报告中要尽可能具体。我们要求联合国核实其报告所引信息来源。我们断然拒绝在这次报告中提出的有关人民动员力量和伊拉克国家安全部队的指控。

我们认为信息来源不可靠。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何提供这种信息。有些来源甚至不在解放区或战场。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表示，无法确保报告所用数字的准确性。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坚称，不准确信

息对寻求抵御最残酷的恐怖主义团体、捍卫本国领土的国家带来负担。

因此，我们拒绝报告指控，即有12名儿童被征招加入人民动员力量。他们隶属伊拉克总参谋部，因此接受与其他武装力量相同的规则，不能征招18岁以下儿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智利代表发言。

巴罗斯·梅莱特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谨感谢马来西亚召开本次辩论会和领导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非正式工作组。

我们欢迎秘书长的建议，赞赏莱拉·泽鲁居伊女士、安东尼·莱克先生及其团队的工作，努力防止和消除儿童在冲突期间和冲突后遭受的残暴侵害行为。

我们赞同加拿大代表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之友小组的名义和斯洛文尼亚代表以“人的安全网”的名义所作的发言。智利是这两个团体的成员。

我们强烈谴责安全理事会认定的六类最恶劣侵害行为。我们各国肩负打击有罪不罚现象、起诉和惩处暴行侵害儿童罪罪犯的首要责任。如果我们没有能力或不愿意这样做，国际刑事法院有责任起诉《罗马规约》所涵之罪。国际刑院最近裁定让一皮埃尔·本巴犯有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包括强奸罪，确认其指挥责任，构成这方面的一个先例。

我们呼吁通过为此目的设立的信托基金为此类暴行的受害者，包括儿童，提供赔偿。为受这些严重暴行侵害的男女儿童提供多学科康复及其重新融入社会，必须是联合国系统及调解与和平努力的核心。在这方面，哥伦比亚和平进程提供了一个好的范例。

同样，我们必须加强国家和本组织的能力，以便为其提供必要的工具，严格遵守法律并考虑到女孩的特别需要，保护受影响儿童，使之重新融入社会。首先应该承认他们是受害者。在这方面，我们

呼吁加强特派团人员的部署前培训，以确保儿童保护顾问可直接向特派团团长请示汇报，但不混淆他们与人权顾问的作用。

至关重要的是，有关该问题的报告和本议程项目下严重侵害行为责任人名单必须以经过核实、及时、公正的信息为根据，以免在编写过程中出现双重标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工作组和整个系统响应保护儿童的需要。

智利关切地注意到，把学校和医院用于军事目的，包括储存武器，以及攻击此类设施的事件日趋频繁。我们呼吁有效执行第2143（2014）和第2286（2016）号决议（智利是共同提案国），及关于防止武装冲突期间将学校和大学用于军事目的的《吕桑准则》和奥斯陆《安全校园宣言》。

儿童不仅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他们也是暴力极端主义、宣传和煽动仇恨的受害者。我们必须加倍努力铲除这种现象，实施有效的保护措施，采用广泛、不仅是军事的做法解决根源问题，促进和平文化以建立预防性措施。

“儿童不是士兵”活动成功还不够，同时还必须在相关伙伴的支持下有效地执行已作承诺国家的行动计划。为此，我们坚持必须继续努力，确保所有违反者承诺防止和消除此类侵害行为。

最后，智利表示，我们赞赏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人员（其中有些今天在座），他们坚决努力消除此类侵害行为，通过审议这一安理会议程维护数百万受冲突影响的儿童的童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土耳其代表发言。

Begeç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马来西亚担任安全理事会8月轮值主席，并感谢该国代表团召开本次辩论会。

安理会去年开会（见S/PV.7414）通过由土耳其联署的第2225（2015）号决议，为加强儿童与武装冲突议程迈出了果断的一步。然而，正如秘书长

指出，2015年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工作始终面临严峻挑战，旷日持久的冲突对儿童的影响有增无减。土耳其在其邻近地区活生生地目睹这一情况，特别是在数百万流离失所儿童的眼目中。随着地中海盆地大规模难民流动的出现，难民儿童的数量也急剧增加。

遗憾的是，国际社会未能制止攻击和空袭造成成千上万儿童伤亡，这些打击往往不分青红皂白针对学校、医院、市场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只要这种不可接受的行为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现象继续存在，儿童被迫流离失所的问题就不会停止。今天，处境严峻的阿勒颇儿童更是如此。此外，非国家武装团体参与侵犯儿童基本权利的现象日趋严重，也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在这方面，必须强调诸如达伊沙和“博科圣地”组织等恐怖组织所犯罪行。

然而，联合国为减少武装冲突给儿童带来的风险而正在开展的努力也有积极的方面。特别代表办公室带头开展的“儿童不是士兵”运动仍在围绕该问题创造政治势头。

一些重要会议和首脑会议——包括世界人道主义首脑会议——处理了与冲突和紧急事态中保护和帮助儿童有关的问题。

今后，展现共同和坚定的政治决心以及采取协调行动将是我们处理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最重要工具。应当支持联合国努力向儿童提供必需的援助，支持监测和报告职能以便促进更好的规划、保护和应对。

继续执行秘书长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实施的性剥削和凌虐所采取的零容忍政策仍至关重要。我们还应铭记，消除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要求采取全面做法，而其中就包括青年教育。

面对本地区近来的流离失所浪潮，土耳其对逃离持续冲突的叙利亚人采取了开门政策。土耳其赋予叙利亚人临时保护地位，实施了多项措施，来缓解成人和儿童的艰难处境。

冲突期间约有156000名叙利亚儿童在土耳其出生。我们向叙利亚儿童提供了免费保健，让其在土耳其学校就读，并提供了心理社会辅导的特别措施。此外，对于在土耳其完成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叙利亚学生，还有通过土耳其政府提供的奖学金和土耳其大学的招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叙利亚儿童的教育仍摆在我们议程的最高位置。有83万名叙利亚学龄儿童，其中半数以上没有上学。亟需国际社会提供支持，使这些儿童享有更多教室和教育机会。

我们期望会员国在9月19日关于人口大规模流动问题的高级别会议上审议这些问题。

我愿强调，土耳其在继续作出全面努力，让本地区内外受恐怖主义影响的儿童恢复正常生活。土耳其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与保护儿童有关的所有国际和区域努力。

我没有占用安理会的宝贵时间，来回应叙利亚政权的代表所作的无稽指控。只要说我们支持叙利亚人民，我们正在与我们的伙伴和国际组织合作开展人道主义努力就够了。

最后，我要引用秘书长报告（S/2016/360）第154段关于叙利亚的以下节选内容：

“对平民住区和民用目标的空袭、滥打滥杀及复合袭击是导致儿童死亡和伤残的主要原因……政府部队和支持政府的国际部队对平民住区的空袭和炮击共造成531名儿童伤亡，包括滥杀滥伤的桶式炸弹造成的133起伤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约旦代表发言。

Albatayneh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请允许我首先祝贺马来西亚就任安全理事会8月份轮值主席。我还要感谢各位通报者。

秘书长关于世界各地武装冲突中儿童遭受侵害问题的报告（S/2016/360）非常清楚地表明，那些侵害行为仍在有系统、大规模的实施，我们在为儿

童提供必要保护方面面临严峻挑战。该现象日益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或许是，未能为平民特别是儿童提供必要保护，以及缺乏提供保护的法律框架。因此，我们认为，为了向受影响的儿童提供必要保护和支持而需要开展的工作中，一大部分应当通过采取国内、区域和国际措施的方式进行。

在国家一级，我们仍认为，国家有责任保护本国平民特别是儿童，需要立法、法律和司法改进，以及制定处理武装冲突中侵害儿童行为所需的政策；要向此类侵害行为的实施者问责；要制止有罪不罚现象，因为有罪不罚和缺乏问责制在此类罪行的蔓延方面起到主要作用并令实施者认为他们可以逍遥法外。

在区域层面，应当促进国家间合作，以便制定共同政策和战略，处理招募儿童的越界武装团体的问题，并通过促进国家间——特别是在平民成为此类侵害行为受害者的国家间——交流安全和军事情报，来处理该问题。

在国际上，在安全理事会和其它法律实体的框架内，区域当事方或一国内部当事方都绝对不能以其它重要问题——比如追究犯罪人责任的问题——为代价来达成任何协议或开展任何和解进程。联合国应当监督此类进程，确保它们不会不惩罚对平民特别是儿童犯下罪行的人。

约旦仍对不隶属于联合国的维和人员和其它国际部队人员实施的某些侵害行为特别是侵害儿童行为感到关切。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第2272(2016)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在有明确证据表明军事或警察部队实施侵害行为的情况下必须将其遣返回国。我们敦促对所有参与此类侵害行为者追究责任。

我们也支持秘书长的建议，即为便于提供此类保护，在维和行动中成立保护儿童股，并使之成为维和行动的一个主要方面。

关于叙利亚政权代表在我们今天的会议上所作的无稽和不实指控，我们愿强调，这只是企图分

散人们的注意力，旨在掩盖以下事实，那就是该政权未能承担起保护本国人民的责任，以及制止杀害儿童及其流离失所的责任。这些指控与实际情况不符。在支持区域各国家及其人民方面，约旦是一个颇有公信力的国家。自叙利亚危机开始以来，我们对叙利亚人民给予了支持，其中130万人——包括数十万儿童——因叙利亚政权实施屠杀和毁灭，为寻求庇护所而逃到约旦。

在这方面，约旦继续尽全力为叙利亚儿童和难民提供享有更美好未来的机会，给予他们最大程度的保护和照顾。这在伦敦捐助者会议上得到了体现，约旦政府在会上向国际社会提交了一份含有八点内容的文件，阐述了其政策，那就是为所有难民儿童提供教育机会，使其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继续与联合国专门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协调，以建立专门照护中心，为儿童提供必要的教育、保健以及保护性环境，帮助他们获得他们需要的服务以及他们理应得到的心理和社会支持。

最后，关于联盟为恢复也门境内合法性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对于就也门境内可能发生侵害儿童行为提出的所有问题所作的答复，我们希望能设立一个工作组以调查并核实这一问题所涉各种情况。正如秘书长报告(S/2016/360)所陈述的那样，安全理事会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一直在审议它面前的各种案件，联盟已经几次邀请工作组前往该地区，核实迄今收集到的事实情况。这方面的工作仍在进行中，约旦支持就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所开展的各种努力。我们感谢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扎鲁居伊女士。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缅甸代表发言。

Hau Do Suan先生（缅甸）（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谨对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组织本次重要会议表示感谢。我们也感谢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扎鲁居伊女士，以及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感谢他们

为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所作出的奉献和不懈努力。

我国代表团赞同泰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东南亚国家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感谢秘书长在报告(S/2016/360)中提到缅甸在防止招募儿童兵方面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缅甸在2012年与联合国签署联合行动计划后,加紧了制止招募儿童行为方面的努力。从那时起,总共有774名前儿童兵被释放,并重新融入他们的家庭和社区。对违反征兵规则的包括73名军官在内的382名军事人员采取了行动。在被释放的774名儿童中,553名儿童已从缅甸政府提供的教育、职业培训、工作以及家庭补助等支助项目获益。剩下的儿童大多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取得联系。

缅甸与联合国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儿基会、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了全国性的“儿童不是士兵”运动,以提高人们对防止招募儿童兵的认识。目前已设立特别热线,以受理有关招募儿童兵行为和前儿童兵重新融入社会问题的投诉并展开调查。关于防止招募未成年儿童以及有关日内瓦四公约的法律咨询会和提高认识活动也一直在进行。与此同时,还定期举行与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的每月会议,以核实涉嫌招募儿童案件。监测人员获准进入兵营和其他军事单位进行核查的次数增多。

最近数月中,政府也已经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找出全面遵守和从名单除名方面依然存在的差距。5月份根据总统令设立了一个防止招募未成年人入伍的12人委员会。该委员会被责成实施包括严格执行征兵流程在内的措施,并负责加强与联合国机构的合作。其后,该委员会与联合国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签署了一项新的联合行动计划。在去年7月特别代表进行的成功访问期间,我们对与联合国合作解决这一问题的坚定承诺再一次得到了展现。

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正确指出的那样,可持续和平是减少与冲突相关流离失所并缓解冲突中

儿童所处困境的唯一途径。和平是确保可持续发展和长久民主与人权的一个先决条件。本着这一点,缅甸政府已将和平与民族和解作为国家议程中最优先的事项。我们目前正在认真筹划安排于本月底召开的联邦和平大会,并且已经邀请所有武装团体出席。政府、各政党、各族裔和民间社会代表都将会出席这次和平大会。会上将讨论并争取实现全面、包容和持久的和平,以及建立一个民主联邦国家。我们有信心很快将看到缅甸迎来一个新时代:武装冲突将不复存在,和平将遍及全国。所有的儿童都将享受完全的自由权利与受教育权利,而且有机会享受其理应拥有的更美好未来。在枪声沉寂下来后,他们不会再成为武装冲突的受害者。

由于缅甸政府作出了坚定承诺并付出了不懈努力,防止招募儿童、释放儿童兵并使其重返社会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有了所有这些积极发展,缅甸军队(缅军)仍未从联合国报告中除名。因此,鉴于缅甸政府同联合国持续合作并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希望该报告很快会把缅军除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越南代表发言。

阮女士(越南)(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马来西亚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并感谢其作为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发挥的领导作用。我感谢秘书长提出了报告(S/2016/360)并通报了情况。我也感谢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莱拉·泽鲁居伊女士及儿基会执行主任安东尼·莱克先生提出了见解。

我国代表团赞同泰国代表早些时候以东南亚国家联盟名义所作的发言。

儿童与武装冲突一直被明确摆在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议程的重要位置。这方面已经取得实际进展,特别是“儿童不是士兵”运动促成了强劲的势头。数千名儿童被武装团体释放。有关国家正在实施安理会规定的各自行动计划。儿童保护政策

现已纳入维持和平行动。民间和社会组织正积极为这些努力作贡献。

但是，这些努力依然远未达到我们的希望与期望。儿童继续在武装冲突中和冲突后被剥夺基本权利和基本所需。儿童发展受到的长期影响也同样令人严重担忧。越南谴责针对儿童的持续杀戮和暴力，包括性暴力，以及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现象、绑架行为和针对学校和医院的袭击行为。我们呼吁冲突各方首先通过遵守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终止这些残暴无耻的行径。

我们谨强调指出，必须采取预防性战略，消除武装冲突的根本原因，促进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实现民族和解，在国家 and 国际两个层面实行法制，促进和保护人权，以及促成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复原并重返社会。

在满足儿童需求方面存在着诸多挑战，不仅冲突期间如此，冲突结束后也是如此。我国代表团认为，在冲突后局势中，应优先考虑儿童，而且联合国机构应拨出更多资源用于实施针对儿童的教育、身心健康等领域计划，并消除儿童尤其是女童和残疾儿童所受到的长期影响。

我国几代儿童在毁灭性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痛苦，即使今天仍在遭受战争造成的苦难，因而越南坚定致力于捍卫和促进儿童、尤其是受冲突影响的儿童的最佳利益。

越南正在尽一切努力照顾和保护因战争遗留爆炸物和橘色剂/二恶英致残的儿童。越南是最早批准《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之一，并且已批准了它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的《任择议定书》。越南在2008-2009年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召开了一次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公开辩论会（见S/PV. 5936），并与安理会其他成员一道通过了第1822（2009）号决议。

最后，我谨重申，越南将继续同安理会和国际社会一道保护受武装冲突影响的儿童并改善其生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卡塔尔代表发言。

Al-Hadaifi 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女士，首先，我谨就马来西亚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向你表示祝贺。我们感谢你召开本次会议，讨论一个对社会最脆弱群体——儿童——极其重要的议题。卡塔尔赞扬贵国代表团作为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主席所作的努力。

安全理事会目前对这个议题的审议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保护儿童的重视，这是因为国际社会认为，要建设安全和稳定的社会和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全，首先要保护儿童并为他们提供安全和健全的环境。尽管在管理冲突方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框架内作出了意在保护武装冲突中平民的承诺，并且尽管国际人道主义法坚持认为在战争中必须尊重平民生命，但鉴于武装冲突对个人和社会的毁灭性影响，尤其是对儿童的影响——他们作为最脆弱、无助和受影响最大的受害者付出了最大的代价——我们都看到了战争对武装冲突中儿童的认知、身体和心理发展造成的严重影响，以及因此给社会带来的后果。

国际人权法和文书以及安理会的决议都规定了对儿童的保护，尤其是按照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提供的保护。1977年《第一号议定书》第77条规定，

“儿童应是特别尊重的对象，并应受保护，以防止任何形式的非礼侵犯。冲突各方应向儿童提供其年龄或任何其他原因所需的照顾和援助”。

同样，获得所有国家批准的1989年11月20日《儿童权利公约》第三十八条规定了对武装冲突中儿童的保护。

卡塔尔相信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对儿童在没有暴力和极端主义的情况下健康发展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我们相信，受教育的权利和相应的责任不能因为武装冲突而消失。因此，必须保护儿童权利。卡塔尔国非常重视在危机时期确保儿童的教育。教育

高于一切基金会的成立体现了这一关切，它设法为冲突和贫穷社会提供教育机会。基金会制定了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合作执行的“教育一名儿童”倡议之类的方案。我们向冲突局势中的儿童提供教育并加强其权能。

我国还支持去年在奥斯陆会议上在“保护教育设施不受袭击”主题下通过的《安全学校宣言》。我们继续注重这个问题，并且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期间与卡塔尔教育高于一切基金会和几个常驻代表团合作举办了一次高级别会议，以加强儿童权能并提倡把他们纳入发展努力。会议的目的是向儿童提供技能和知识，保护他们不受剥削，并保护他们享有体面生活标准的权利。

儿童必须生活在安全的环境中，没有恐惧和流离失所。因此，我们正在为此采取措施，执行一项联合行动计划。

另一个我们想要强调的问题就是冲突方确保向儿童提供援助的责任，这是一个关键义务。《日内瓦第四公约》规定，即使与敌方有关系的平民也应享有自由获取医疗用品和包括食品、疫苗和药物在内的其他物品的权利。在这方面，卡塔尔国对于继续影响到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叙利亚境内儿童受害者的违规行为感到关切。直到国际社会能够解决这些冲突为止，儿童将继续受到伤害和受苦。在这方面，安理会必须在处理这些事物时把保护儿童作为优先事项。

宽容的伊斯兰教法在制定保护儿童免受武装冲突危害的规则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任何从事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专业人员都知道，正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表的一些研究报告和文献所证实的那样，伊斯兰教法的规定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关于在冲突中保护儿童的国际文书。因此，支持也门法统的国际联盟煞费苦心地保护那里的平民，向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按照国际法和宗教法特别小心地对待儿童。

卡塔尔决心坚持其原则立场和承诺，以维持它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确保不仅在武装冲突期间，而且在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况下创建一个有利于保护儿童的环境，以便儿童能够在一个培养他们的潜力并使其成为和平缔造者的健康和健全的环境中成长，从而给他们的社会和全人类带来希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塞拜疆代表发言。

马迈多娃女士（阿塞拜疆）（以英语发言）：我谨祝贺马来西亚担任8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赞扬它召开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我们也感谢并赞赏所有通报人的宝贵发言。

阿塞拜疆赞扬安全理事会把这个议题放在其议程的优先位置，并赞扬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所做的工作。

秘书长的报告（S/2016/360）再次描绘了在武装冲突中受苦的儿童的灾难性状况。我们特别关切地注意到绑架儿童趋势的增长。在这方面，我们重申对第2225（2015）号决议的支持，该决议认定，绑架是各方在秘书长年度报告中列名的新标准。

暴力极端主义对儿童的影响，尤其是利用因特网和社交媒体对儿童洗脑和招募为战斗人员、自杀炸弹手和行刑者，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我们赞同报告的评估：即单纯军事和安全的办法是不够的。要有效处理这个挑战，我们应该侧重引发暴力极端主义的因素，更有力地支持教育，作为对抗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工具。

武装冲突造成流离失所儿童的问题是阿塞拜疆极为关切的另一个事项。我们完全赞同秘书长在第222段中的提出的建议，即安全理事会在其决议和辩论中要突出强调预防流离失所、冲突中流离失所儿童的权利。

显然，迫切需要更持久的努力和新的决心，来以更坚决的方式打击有罪不罚。国家当局应该对

武装冲突局势中对儿童犯下的一切暴行和虐待行为进行调查和起诉，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并以此确保充分问责，从而向全世界所有肇事者发出有力的警告，他们十恶不赦的罪行绝不会被姑息或者得以逍遥法外。国际社会也应该在保障问责和法制方面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鼓励负责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继续同各相关制裁委员会分享信息。

邻国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发动的战争已经夺取了数以万计的平民，包括儿童的生命。安理会在其相关决议中谴责了在冲突中所犯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包括攻击平民和轰炸有人居住地区。然而这些施暴者，包括亚美尼亚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的成员，继续逍遥法外。这一局面是对于确保可持续和平、公正、真理与和解的严重挑战。

最近在四月份，亚美尼亚实施了大规模的、包括针对阿塞拜疆平民人口的攻击，造成儿童死亡，一些学校、幼儿园和医疗设施严重受损。在这方面，我们赞成秘书长的建议，即冲突各方应避免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确，如果各方都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就可以大大减轻儿童的苦难。

大多数针对儿童的暴行归罪于非国家武装团体。国际社会应尽其所能支持有关各国剿灭此种武装团体的斗争。秘书长的报告中谈到，联合国需要同非国家武装团体接触，以便有效地保护儿童。我们在承认这一问题的人道主义层面的同时坚信，同非国家行为体的任何接触都只可在此类团体活动的领土内合法政府认可的情况下进行。否则，我们就冒了发出暴力有利可图的错误信息的风险，并且赋予那些破坏联合国成员国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的团体以特权。就安理会而言，它不仅应该谴责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势力的行径，它还应该对其采取和实施零容忍政策，以便为儿童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

谈到积极的一面，我们欣见报告所述期间在减轻冲突局势中儿童苦难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签署了各项行动计划来结束征召和利用儿童的现象，而且数千名儿童已经从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获释。我们欢迎“儿童不是士兵”活动取得的进展。阿塞拜疆支持特别代表的任务授权，并鼓励她注意一切武装冲突局势中儿童蒙受的苦难。

最后，我要强调迫切需要在世界各地解决冲突，这是结束儿童困境和苦难的最有效办法。我们呼吁所有成员国和国际社会为此加快它们解决冲突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再次发言。

Qassem Agha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我对延长会议表示歉意。我知道每个人都想休息，但我要回应约旦和土耳其政权代表的言论。

关于在我国北部和南部地区严重侵害叙利亚儿童，以及关于沿约旦与叙利亚边境调动卡塔尔、约旦和沙特情报部队的说法，这些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会真相大白。每当我们处理一个特定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在我们的战略分析中心收集证据并记录在案。如果像约旦大使所称，约旦政权在这些指控面前是无辜的，那么时间将予以证明。

关于约旦难民营内与儿童有关的信息以及令人遗憾的人道主义局势，特别是关于那里两名儿童死亡的故事，这是约旦自己的媒体机构报道的。充满残害、杀戮及流离失所的土耳其难民营的情况也是如此。

下午6时50分散会。